

彭桂芳著

云南边疆
史地叢書

彭桂芳

題



雙江

雙江一瞥

彭桂華著

目錄

序

第一章 緒言

第二章 輿地鳥瞰

(1) 名稱

(2) 沿革

(3) 位置

(4) 疆域

(5) 地勢

(6) 形勢

(7) 地質

(8) 山脈

雙江一瞥

52632

雙江一瞥

(9) 冲流

(10) 氣候

(11) 物產

(12) 風景

第三章 民族檢討

(1) 人口

(2) 種族

(3) 語言

(4) 生活

(5) 風習

(6) 宗教

第四章 社會設施

(1) 區劃

(2) 縣城

(3) 政 酒

(4) 財 政

(5) 武 備

(6) 教 育

(7) 經 濟

(8) 交 通

第五章 地方展望

(1) 猛 猛

(2) 猛 庫

(3) 那 賽

(4) 蠻 糯

(5) 得 勝 街

(6) 其 他

第六章 結 語

雙江一瞥

雙江一瞥

序

雙江在雲南之史地情形，彷彿雲南之在中國也。余嘗於秋晴登高之時，望雲山萬里，與天際相接，四排山雄峙於西，與耿馬土司地天然隔絕，北望天生橋大山，橫亘霄漢，蜿蜒東走，南及滄源境界，成一大弧形；蓋弧之裏卽爲猛猛、猛庫壩子，弧之表卽爲上改心地，當滿清咸同之際，在瀾滄視此一髮青山，殆卽中外之天然界綫，非有強兵駿馬，不能輕易越雷池一步也。及平麗年用兵，瀾滄遂入版圖，置鎮邊廳，改謙禧爲下改心，設大吏，屯軍兵，瀾滄漢人，多湖南籍者，半皆戍卒之流屬也。改蠻糯爲上改心，置縣佐以控制之，變叛無常，復由緬甸方面用兵者，前後歷數十年之久，始獲稍稍安定焉。吁！拓土開疆之業，當其創始之艱難險阻，有非後世所能想像者也！瀾滄一縣，縱橫千餘里，上下改心之相距，亦六七百里，呼應不靈，變叛多起於上改心，上改心距緬甸僅一山之隔，嘉光之際，僱黑張秉權之亂，危及緬甸境界，震動滇西，岑真勳公由西路調大軍平之，上改心仍歸鎮邊廳統轄。鎮邊廳近屬普洱道，遙受臨沅鎮節制者也。限於管轄之制度，上改心竟成邊患之重心，而數十年無可如何，以今視昔，何其甚也！

光緒二十九年，上改心李三三等復叛，緬甸協何秀顏檄縣紳彭公耀南平蠻糯，再進至猛庫四

排山，事平號六屯，繼設四排山縣佐於猛庫，與上改心縣佐相隔弧形之大山，成分治夾擊之形勢。是役也，雲樓府君，以緬寧協專誠千總之職，與彭公統兵出征，大敗李三明於三台坡，駐兵上改心者半年餘，奏凱旋緬寧，竟於是年之冬，瘴發不治，棄養任所，追溯前助，不知卹之橫流也。

彭公耀南，駐兵那賽，再進駐兵南棚，入民國而上改心四排山之少變亂者，彭公安撫瑣獄之功爲不鮮焉。民十二緬寧縣長周汝釗倡合上改心，四排山、猛猛、猛庫兩分縣一土司地，成爲一縣，彭公之長子伯常先生，方任緬寧副務，實贊其行，輾轉至民十七而成立雙江縣，余友徐昭武適任思普道尹，毅然剛斷，而彭氏父作子述，抑何其雄也。雖然，山川所限，亦有不能盡如人意者，是爲後起者之責耳。

雙江一縣三分之局面，雖歷劉臣彝、方際熙、黃源靜、丁保琛四任之細救彌縫，揚湯止沸，欲蓋彌彰，余不幸，奉命於民二十五設立雲南省立簡易師範學校于雙江，收生三班，開學數日，而長雙命下，支離殘破，名爲一縣，宛然秦越，盜匪盈野，道路阻塞，危難滋多，逐時輾轉，前任借蓋縣府以塞上蒙耳目，延土木工程以展緩爪代，加重人民負擔，提高待遇，以見好于同僚，已則破產敗衣，以示廉潔，士民不察，舍本逐末，邊吏之計遂大售，查其用心，亦良苦也。余也不

才，一反其虛矯之行，正心誠意，先求人和，進講地利而抗天候壓迫，迂遠直切，固知非一蹴而可至，然而半年以來，固不乏鞭節中流之輩。從事于澄清之業者也。

省師與各省小之設施展布，校刊一書，略載端倪，縣政措施，歷次會議紀錄與公書文告，另有別集，惟雙江之所以爲雙江，亦有不可不持以告之於國人之關心邊地者，此雙江一瞥之所由作也。作者彭君桂萼，亦耀南公之後裔，種密後起之秀傑也。幼穎悟，承家學，長入雲南大學，畢預科業，服務地方中學教育五年，造就男女青年百餘人，成績斐然，課餘嘗以所作問世，矍然一純潔之青年作家也。二五年就聘省立雙師級任教員，兼本校校刊編輯之責，爲時半載。出稿十餘萬言，是誠以利口槍筆，苦幹於燈烟瘴雨之鄉之戰士，不獨雙江府校之益友，殆亦西南邊庭之健卒也，是書所載，舉凡史地、物產、社會、政教諸大端，無不旁徵博引，並蓄兼收，上至歷年之積卷，下至輿夫走卒之芻蕘，無不廣取精擇，摭以新穎之心思，出以鋒利之筆墨，而就中尤以猛猛教堂一端，有絕大之貢獻，藉供將來收回主權之理由與證據，誠乎難能可貴耳。

統觀全書，而知夫雙江人材之偉健，天然之形勝，出產之豐富，實一大有爲之縣境，是在主其權者，能否以人力而勝天工爲斷也。因此之故，初謀以該書印爲本校叢書之一，繼思不可獨享，乃於雙十節第三次縣政會議，提出討論，美玉精金，有目共賞，公決由財局指印費三百元，疏

雙江一瞥 序

四

付鉛印，以廣流傳。嗟乎！是舉也，豈余初料所及哉？尙冀雙邑人士學子，凡讀是書者，知雙江初爲山川所限，繼獲人力之隸舉，近誤於執政者之舍本逐末，日趨愈下，幾幾乎不可收拾，吾人不幸，適當其衝，自諒不足以步彭氏之前輝，又不屑依樣而道誤，翹首八荒，冥思六合，欲揭一腔赤誠，與雙邑豪俊共圖補救，敦聘賢良，將整個之雙江，貢獻于國人之前，以求大雅宏達之鑒策指教，不敢望人和地利天時，自不敏而逐步實現，勿冉蹈過去之覆轍，是則余於是書之印也，不能自己于言之區區苦衷耳。廿五年雙十節，嵩明李文林於雙江。

序

雲南邊疆與英緬法越接壤數千里為吾國土宇之西南極邊向來均視同荒服未暇措意近年因積極

籌施政教始覺邊地地文
人文各項概況有待於調
查與研究者孔多問管管
擬輯為函云南邊疆史地
叢書也藉供有志者之參

考近以內地教育同人前
往邊地各處分佈服務者數
逾百方餘人均多予方款
勉呼為就地實查寫成
專書以備輯刊彭君桂

葛子任教者立雙江師校
能以三月之力本諸參稽
故紙親歷實地之所得者
為以書彙彙分明記述翔
實使吾人身在內地者茅

此書編訂於當地風土人
情悅水目覩其有貢獻於
政教後施與夫學術研究者
誠不少也平云南自遼疆出
地業取書之輯當以以此為之

嗜矢其欣快為何如哉爰
不辭不文援筆而為之序

龍其自知

世五十九月

於昆明



雙江一瞥

第一章 緒言

民國二十五年春，竹村校長奉命率伴到雙江籌設省立簡師。在奔走宣傳，開會
緒，收生二班以後，由他親手擬定了一個「雙江社會調查報告」的目錄，發交簡師級全班學生，
叫他們各盡所知，提供出材料來，以作寫述的一部分參照；這目錄是如此的：

1. 緒 言
 2. 沿 革
 3. 疆 域
 4. 地 勢
 5. 山脉河流
 6. 交 通
 7. 氣 候
 8. 人 種
- 雙江一瞥



雙江一瞥

9. 物產 勸積礦

10. 教育 附省立雙師

11 武備

12 設 治

13 縣行政設施

14 人 口

15 區 分

16 風俗習慣

17 教 會

18 對於雙江社會建設之建議

19 結 論

一輪血紅的朝日由東山上升的一個暮春的早晨，我已辭退緬寧縣中校長職務，帶了一擔書籍飛到那賽山頭來了，校中首先給我戴上的便是校刊編輯的帽子，而且首先拿出學生搜集好的「雙江社會調查報告」的責任。厚冊資料，要我來負責整理編纂「雙江社會調查報告」的責任。

這是一件繁雜的工作，在我。

因為我雖然生長在緬寧，地接雙江，但終是「不出門」的「秀才」，對雙江的史地人文社會諸方面是缺少考究的；而且這麼一來，免不了要把雙江的本來面目赤裸裸托露在大家面前，說不定視雙江為秘密區的人會說這是多事呢。于是我躊躇起來了。

但躊躇的暗幕終于被我撕毀了，因為在這國家民族達到了絕大危機的時代，這類對邊疆調查研究的工作是十分迫切而必要的！你想：東北四省已被日帝國主義者無條件的擄去了，而整個華北又在朝不保夕的厄難中；片馬、江心坡已被英帝國主義者搶去了，而班洪的警鐘又震動我們特怔的心靈；邊疆問題，是何等的危急而嚴重呵！然而過去我們對於邊疆實在太漠視了：政府固然沒有餘力來謀建設，人民更少埋起頭來加一番研探，以致某件邊疆事件發生，最初雖然聽見夢囈似的「反對！反抗！」的幾句呼聲，而三分鐘過去，又復消散在遼闊的太空裏，坐看帝國主義者有計劃地按步侵略下去。說起邊地情形來，我們竟沒有外國人知道得透闢；寫起邊地問題來，我們反而要去外國人書中求參考，這不是很可慚痛的事嗎？

我們認清要洗刷國恥，復興民族，則已失的土地應力圖收復，而未失的土地更須堅守不放；我們覺得內地人不明邊地情形不足為怪，若身居邊地還不備邊情實大該愧疚；我們確信要建設邊

庭應以教育開其端，而以政治促其成。雙江、他是雲南西南邊境的一部分，現在政府已下了決心，視作騰、龍、車、五、之間的國防重鎮，指撥專款，把邊教機關奠立于新，並進而以政治力量繼其後，則早露出此地的自然、社會、民族諸實況，以作實施政教的參考，使政府與社會人士對牠不致漠然棄置也不致希望過奢，向着必要與可能的限度內發展前去，正是我們身居此地的每一個人應盡的使命！

所以我就不揣固陋，取定「雙江一瞥」為題目，把原來的目錄另加改訂與增刪，搖動這枝三寸筆來描這一幅雙江輪廓圖。

雖然免不了要有錯誤，但寫出來了，總是聊甚于無的；而且以後還可以一次二次十百次地來修正增刪的。

雖然說不定有人要謬為是多事，但本着「公正不私」為而不有的毫無作用的純學術的客觀立場來「美醜兼收」「瑕瑜並舉」地寫述，想來是可以博得任何人的同情的。

至于所根據的原料，主要的有以下的三類：

第一是學生的直觀的報告：本校有學生三班，合共百五六十人，大半生長于雙江原地或雙江周圍的景谷、耿馬、緬寧各縣。他們對於雙江雖說不上有什麼正確的認識，但由他們那純真的直

觀的眼裏貢獻出來的資料，一部份是很可依據的。所以在我初到時便由備師級學生提供了很厚的一扎，而自我到後又發交訓預兩班學生寫交了百十多份。

第二、是縣政府的大部分文卷與族祖彭伯常先生編的雲南通志雙江材料；前者較為紛亂，揀出參照者有戶口調查，風俗概況，教堂交涉……等卷；後者較有條理，上冊為各種記載，下冊為軍政沿革。

第三、是自己的觀查與探究：當自己進來時，由天生橋踏進了雙江的領土，便把經過地——撥氣塘、小那賽、里皮金、猛庫城、公龍、甸頭、屁拍寨、七鍋寨、新寨、那賽——的所見所聞雜亂地記在筆記簿裏；到後，又在陰雨漠漠的街期率領學生到猛猛縣城及教堂去觀查；在校，又不時找學生及當地居民來東問西問；最後，便把平時各方所得採集攜來，使成一有機的整體。

但雖有了以上的材料供吸收，有了月餘的工夫來醞釀，而操筆寫述時，仍感到滿腹的空虛與滿眼的荒涼，這固由自己的識見太微薄，而錯誤也就難免了。讀者能懇切地給以指正，除心中銘感外，當在第二次付印時一一加以改訂。

爲使讀者預先得一個概括的印象計，在邊說了本文產生的動因經過與結果以後，我想先撮下一幅輪廓式的「雙江小照」在這兒，然後才分開來部分的寫述。

雙江，是滇省西南極邊，接近班洪的一個三等縣，合兩山（四排山，上改心）兩壩（猛庫、猛猛）而成。說是山，真的是高可插天的大山；說是壩，其實只算是一個鍋底（猛庫）和一條狹窄（猛猛）因爲山與壩形成如此懸殊的形勢，再加以其中之壩居苗民不講衛生，於是遂造成一個瘴烟瘴雨之鄉。兩條大江（濶滄、小黑）波濤洶湧地滾滾流來，把它環圍成險要的天壘。猛庫的茶，遠供省內外的食用，不惟雙江居民賴此得以營生，就是政府也得就此在緬寧設了一個茶消費稅局，年收五六萬元的稅款。灣柯的鐵，供應了鄰近各縣的日用鐵器。就其地土之肥沃與天然富源之豐富而論，也說得上是一塊值得經營的土地。

這裏面的居民，除了流寓的漢人而外，還有五六種之多，其中比較進步而佔多數的是白面黑齒的擺夷，但近來已成了一羣沒有頭子的亂蜂子或亂螞蟻的形勢，過着走頭無路的生活。概觀這兒的生活式樣，其複雜可說包括着好幾個世紀的特點：論武器，有十子槍，洒七開，也有銀皮長刀，彎弓大弩；論服飾，有陰丹旗袍，腰腸褲子，也有羊皮領掛，鈎漏花鞋；論住屋，有高房瓦屋，雕梁畫棟，也有雞單籠，茅草蓬，論吃喝，有八寶飯，海參席，也有牛撒撒，豬麵果；論醫

樂，有西法針水，也有咒語符章；論婚姻，有媒妁之言，也有自由戀愛；總之，有原始時代的茹毛飲血，也有資本主義時代的科學文明。這其間，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耶穌這個天神已驅逐了苗民腦筋中「孔明阿公」的地位，教堂應以好幾個「十」字來計算，而教民也有到數千餘名之多！

自改設縣治以來，縣長已換了五個，時間也快要滿十年了，但其一切設施，還只達到初具雛形的階段，正是百端待理，而結果却莫展一籌。這因為這地方原是合澗滄、緬寧的兩分縣及一土司地而成的，地域之見，竟沒有澈底打破。地方人士，明大體，愛家鄉，熱心公益，認真幹事的固然也多，而行爲不檢，只知圖個人方便的也就難免。於是負有總責的人，把握一經疏忽，處置偶有失當，即有無謂的麻煩會接踵而生。所以截至今日，局所機關雖因陋就簡的立起了幾個，而實際則辦公的房舍也沒有相當的着落，即使有熱心努力的服務人員也施展不出顯著的成績。一條縱貫猛庫、猛猛的大河也只有掠起衣褲來過水，連橋也沒有道；而四五十名常備隊也僅有保障縣府所在地居民的力量，顧不到各地各區了。所以今後要望雙江照着一個縣治應有的設施走去，須地方人士精誠團結，先達到人和，再進而謀克服天候的辦法，更進而謀地利的發展，才會日臻上境哩。

補白 (一) 三猛誌

順寧附境、有猛猛、猛撒、猛緬、所謂三猛也。猛猛最強、部落萬人、時與二猛爲難；其地田少、多射獵爲業。猛緬地雖廣而人柔弱、部長賜冠帶、最忠順。猛撒微弱、後折入於耿馬云。

見雲南叢書備徵志卷九七十二頁

補白 (二) 莊躑

楚襄王時、遣將軍莊躑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沂沅水、出且蘭、以伐夜郎。夜郎既降、引兵牽滇池、池方五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躑乃以兵威略定滇地、使部將小卜、引兵收滇南諸蠻、歸報楚、會秦奪楚、黔中道塞不通、因復還滇、始築且蘭城居之。以聲教誘服諸彝、彝人皆悅、共推躑爲君長。躑聽服從其俗、以其秦王滇、及秦滅漢興、莊氏因世有其土。至漢武帝時、滇王常光、躑之後也。

見雲南叢書備徵志

第二章 與地鳥瞰

(1) 名稱

翻開雙江縣的輿地鳥瞰，首先應該述說的，是縣名「雙江」的由來與意義。

雙江，由兩分縣與一土司地合成，兩分縣都係高山，土司地則為平壩。在東面的分縣，屬瀾滄，因從前任民多為傣黑，故原名傣黑山，後又改稱上改心；在西面的分縣，屬緬寧，名那養，又因排山綿亘，故亦稱四排山；這兩者間的平壩，稱曰猛猛。因全縣人種複雜，且多屬不開化的夷民，所以在隣縣的農大哥和村大姐口裏，也有籠統地稱它為夷方地的。這可說是設縣以前的雙江的一些乳名與綽號。

民國十二年，昆明周汝釗志緬寧縣知事，乃應紳民之請，呈請劃四排山，上改心、猛猛三處地方併設新縣；民國十三年，緬寧瀾滄兩縣縣長奉令籌劃，乃開聯席會議于猛猛，根據各地屬主與山水形勢，于呈覆時擬定了「專滄」與「雙江」二名候核選用；到民國十六年普洱滇尹徐為光手內，實現了合併設縣的事，于是「雙江」這一個正式的縣名便由刊發的那類木質印信上決定下來了。

因縣境有瀾滄江縱貫於東，小黑江橫亘於南，在東南角上滙為一流，故名曰雙江，也就像「

元江縣」之因「元江」而得名，「瀾滄縣」之因「瀾滄江」而得名一樣。

(2) 沿革

記述邊疆地理文物雜，敘述邊疆的歷史沿革更難。因為邊地自來被視為無關緊要的化外荒陬，尚不到修史先生的青睞，在筆下佔有一席之地，即便偶有記載，不是以訛傳訛，循環互錄，就是西爪東麟，紛雜混亂。但人類社會的路徑，總是由過去演變成現在，由現在又推演成未來的，若不明過去，怎會知道現在更進而推測未來呢？這裏，我且以一般傳說與零碎記載為參照，加上社會進化常識的補充，把雙江的歷史沿革分做三個時期來談。

(一) 統一時期：這個時期，包括明初洪武以至清中乾隆的四且多年。當時，兩山兩壩完全在猛猛土司的大一統之下，雲南備徵志有「：：：：順寧附境有猛猛、猛極、猛撒、所謂三猛也。猛猛最強，部落萬人，時與二猛為難。其地田少智多，射獵為業，：：：：」的記載，可以想見當時氣勢之盛。政府對之，完全採一種懷柔政策，拿些官職或花翎之類的蜜指頭給他們的首領合起，只要他們莫滋生事端，莫與內地為難就算了，這時，因地廣人稀，生活還容易掏混，故能相安無事，現出承平的景象。

在這以前，記載與傳聞都沒有可資考証的，但憑常識推測起來，大致是這麼一種局勢：自

土人文隨着元明疆土的開拓輸入本省以後，文化落後的土著苗民不能不山腹地推向邊荒，散布在氣候比較可居的山頭一帶，過其射獵的原始部落生活，俾黑卡瓦等，就成本地的土著民族。及至播弄民族山通緬一帶向北遷移接觸以後，因擺夷耐熱耐瘴且較優秀，于是便擁居平壩，居然雄長了各族，當然，這期間是還少有漢人擠進來的。

猛猛酋長，就在這樣一種情形之下，由一個與耿馬土司同支名罕甸者于明初建創起來的。數傳至罕竟，時當萬曆二十七年，因從征建功，政府給以印信，頒授猛猛土巡檢職。以後經滿清入關，康熙乾隆間，咸因投誠納貢，咸因建立軍功，先後均有冊封，世襲下去。

(二) 分化時期：這個時期，包括清嘉慶起至民國十五年止的一百二十年以內。在這期間，因掀起了無數次紛擾動亂的波濤，原來承平的大地上，只見卡瓦的藹箭高飛，深居巖殿的土司已無力消此亂雲，經過嘉慶至光緒共七八十年的醞釀，于是大一統的江山竟成了分崩割裂的局面去了。

這幾次的叛亂，社會的原因是這樣的：第一。土司的一切享用，都係派諸人民，世襲的年代一久，駢奢的慾望越高，苛權雜派自然加重；而另一方面却又政令衰頹，日就削弱，給傑卡以叛亂的機會；第二、漢人漸漸遷入，人口日愈增密，而居民又不能改進生產，只圖坐享天然，于是

生活資料，漸感恐慌，造成易起叛亂的因素；第三、遷居漢民中有多數係惹禍逃逸的，見土著俾黑已不堪壓制之苦，而且驍勇强悍，愚蠢易煽，因而觸起鼓吹的念頭。這樣一來，俾黑便聯絡起小黑江內外的卡瓦，揭竿而起，翻出雙江歷史上騷動的一頁來了。

最初叛動，起于光慶初年，首領爲俾黑李文明，漢人銅巾和尚。由俾黑山起事，連年滋擾，外侵孟連，內攻猛猛，徑雲貴總督勒保、宮綱、書麟、伯麟等迭次用兵，先撫後剿，此仆彼興，延至十八年，才算把張輔國（即銅巾和尚受招後之賜名）戡定，同時並剿俾黑山緬緬密，名曰上改心。但自光緒七年以後，上改心俾黑張秉權、張登發、張任良、楊定國等又繼續叛亂，聚衆數千，攻擾猛猛與緬緬邊境。光緒十三年，經制軍岑毓英奏請提督蔡標進剿，委副將陸春，尉遲東鴻山緬密與猛受兩路圍攻。誅平俾黑後，乃設鎮邊直隸廳于圈樛而以上改心屬之，並置巡檢一員治其地。這就是上改心設治的情形，亦即猛猛分割的發端。

光緒二十九年，小黑江內外俾卡復由張秉權之孫張朝文及僞仙人羅扎布李三明等領導而暴亂，佔據猛猛猴庫，四上改心巡檢，進擾緬密的臨安一帶，耿馬與鎮邊，亦非常危迫。經順雲協副將何秀顏統率緬密總團彭錕進剿，除收復失地外，還攝服了遠近卡瓦，不復叛亂。事畢，劉猛庫、困角、邦協、公龍、四排山、猛峨等六屯歸緬密，由緬密移設巡檢駐之。這就是四排山設治的

情形，亦即猛猛土司地的再分割。

民國以來，改心與拂山均各改爲瀾滄兩縣分縣，一設縣佐公署于蠻橋，一設縣佐公署于那賽，編制團保，倡辦學堂，作征服以後的積極設施；而猛猛土司，則保守着殘餘的猛猛壩，這樣一直延至民國十六年，分割開了的兩山一場又才併合起來。

(三)併合時期：這時期係指民國十六年到現在的十年而言。原來瀾滄滄距上改心有六站之遙，緬寧距四排山亦在三站左右，治理甚感不便，而猛猛土司，又復不能振作，故改設縣治，在民國初年即有彭潤南先生倡議，只以時機還未成熟，未能實現。直至民國十六年，省垣有「二六一六三四」等次政變，不暇顧及邊疆，而普洱海道尹徐爲光手敏心靈，根據緬瀾官紳歷年併設新縣的呈請，于開設車五佛各縣治之餘，毅力把兩分縣與一土司地併合起來，創設了雙江新縣，隨得省府認可，就四排山縣佐公署掛上了「雙江縣政府」的招牌，于十七年一月正式開始辦公。從來分崩割裂的地方，放射出統整的光焰，而土司世襲的制度，也變成了漢官流治的局面了。

改治至今十年，縣長山劉臣堯而方際熙，由方際熙而黃源靜，由黃源靜而丁保琛，由丁保琛而李文林，共經五任。舉辦了的事，經其大者提綱說來：教育方面，開辦了三校高小，一班短期師資訓練班，一班鄉村師範，教育經費也整頓獨立起來；在建設方面，蓋了一所十餘間的縣政府

，修了幾條境內的村道；財政方面，解解過二萬五千元救國基金，釐訂過上改心的田賦；設置方面，建立了教育局，建設局，財政局，參議會，文獻館，衛生事務所；自治方面，劃定區域，選送學員，編制鄉鎮；縣政方面，則積谷填倉，編聯保甲，解放纏足，收容癩瘋，修築碉堡，人車登記等等，都是最近以來才向整理，建設的道路上走着。

(3) 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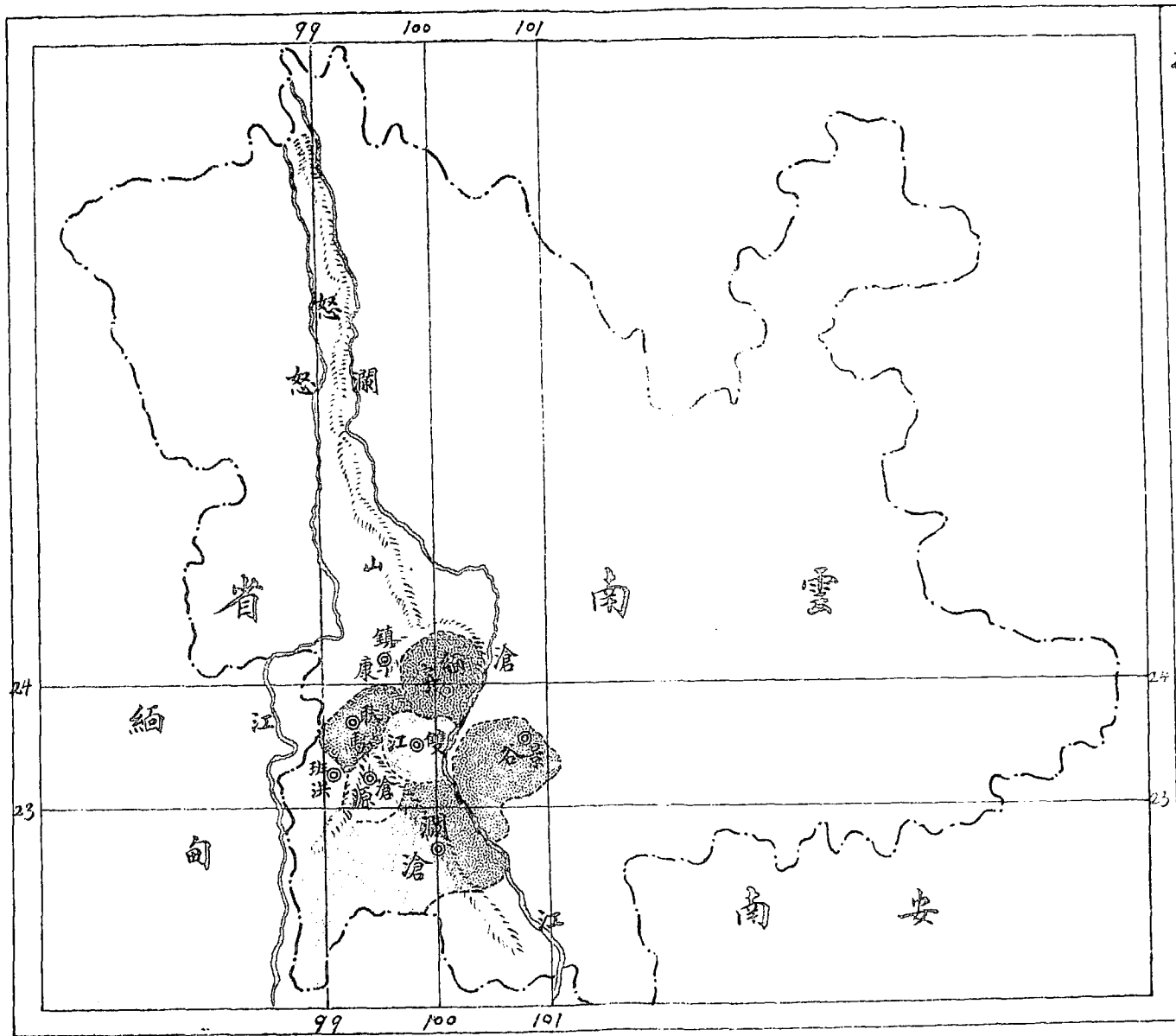
從國際地勢來找雙江的位置，它在暹羅的正北，安南的西北角，緬甸的東北角，

從本國的地位來找雙江的位置，它在西南極邊的雲南省的西南的極邊，在緬甸之南，景谷之西，耿馬之東，瀾滄之北，班洪、滄源之東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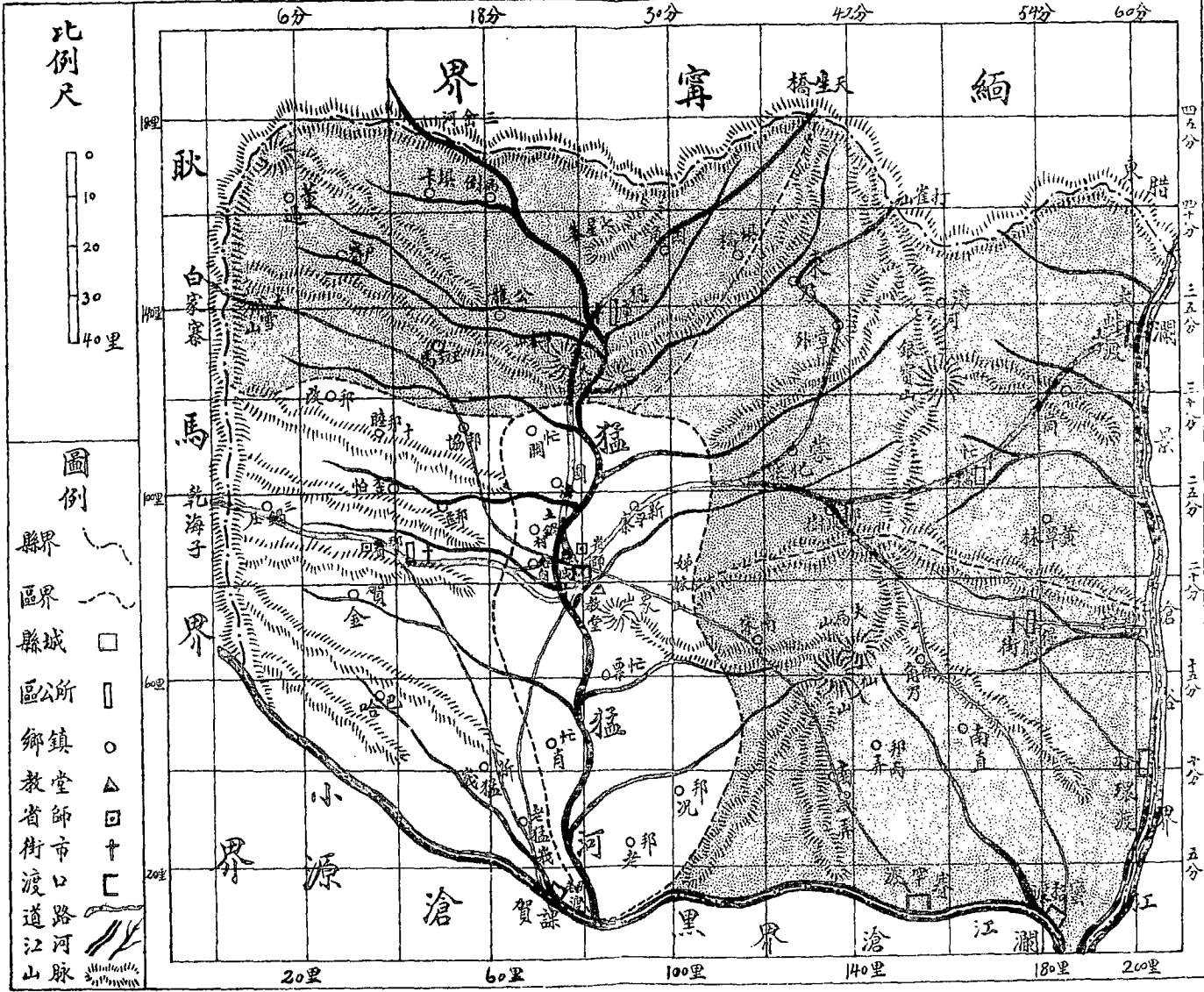
從山川系統中來看雙江，它在北緯二十三度與二十四度之間，在東經九十九度三十分至一百度三十分以內。就其縱的位置說，恰與中甸、劍川、洱源、漾濞、永平、順寧等縣左右不遠；就其橫的位置說，恰與景谷、墨江、箇舊、碧白、文山、西畴諸縣不相上下。

總之，雙江之在雲南，其位置與地位恰如雲南之在中國——雲南是中國的西南邊省，雙江是雲南西南的邊縣，雲南是接近緬越的國防重地，雙江便是接近緬越的省防要地。

插圖(一) 雙江的位置



插圖(二)雙江縣畧圖 (香農師製稿)



雙江的四面交界，東南兩面以大江，西北兩面以山嶺；東面有瀾滄江作分界線，由本屬的大蚌灣起至雙江渡止，與景谷東部猛戛交；南面有小黑江爲分界線，以本屬的寨罕渡至雙江渡，與與瀾滄北面上允的水塘交；西面以四排山嶺爲分界線，由磨刀河至大雪山後與耿馬土司東部地大海子白家寨毗連；北面以五台坡天生橋山脊爲分界線，由瑞卡後山越瘴氣塘至南看止，與緬密西南兩區的坡脚、西東等地相鄰；西南角由那批、黨靖兩河交匯處起至邦老渡口止，以猛蚌同滄源設治局的小蠻海，翁拐等地隔江對望。

全縣縱長約壹百八十餘里，橫長約二百餘里，約計面積在三萬六千方里左右。

(5) 地勢

就天然的地勢而論。本省爲高原的山國，本縣爲高原的山縣；全縣山嶺縱橫交錯，巖壑陸峻深幽，平均拔海面約在四千至五千英尺。西北高聳，東南較爲低下。這是就大概情形而言，若專就境內來詳細比較，又可分爲高地與盆地兩部。

高地，在西北東南四方，除正南稍爲低平，遮隔稍小而外，餘三方好像大腸在腹腔裏的位置；西山由身體右下側盲腸部位起，順右手倒向上行，北山接右上角穿肝臟與胃臟之下向左橫走，東山即下行結腸之部，從左上角順左手向下斜插而達于南山的直腸部分。其西北二部，係縱走着

向歐類分界的山嶺，四排山這幹嶺上發脈，把它那一隻隻粗壯的毛脚毛腿橫斜伸下壩子去找樟木吃，成爲單層脊屋脊傾下的形勢；許多小村落與旱地茶山，便潛伏在這幾匹樑子的叢林裏，至東南南方，則又係由天生橋伸下來的那大幹山脈形成瓦屋的脊嶺，向左右各飛出去一大層層片，居民和山田山地，則是布在脊下與那些瓦溝中；其中向左方伸進壩來這一層比較短些，向右伸下江去的那一層則長得多，而且比較陡峻。

夾在這兩嶺環圍成的高地中的，便是盆地。猛庫與猛猛兩壩了。這本是應該連漚貫通的一大個舊槽式的夾弄，但不知是那個大力士把一座埃及塔樣筆峯山（我給他的名字是蔚文山，因它是由平地突然撐起，直沖霄漢的一座很特異的山）擱置在當中，竟把它生生分成了兩個天地：猛庫成一個大鋸鍋底的樣子，猛猛則成一條狹長的平壩，也還像個山明水秀之鄉。兩個平原裏住着的都是黑巾、黑衣、黑裙、黑……的靑一色的擺夷，而且一望無際都是些白堊或灰紅的生熟水田。一條大河蜿蜒地縱貫着，頭也不回的向南汨汨走去。

(6) 形勢

因南北較短而東西較長，故全縣形成一個略扁的方形。又因四周圍有綿亘的山嶺，中間低窪，故也像一個飛在半空的寫家搖動大筆頭寫下來的一個「回」字的模樣；周邊是凸起的。而中心

的部分似乎用力過猛把牠壓回下去了。

這是一個熟了好些人頭才征服奠定下來的地方，戰爭遺跡很多，實際易守難攻的險要處所亦各處都有：東南兩面，鎖有瀾滄小黑兩江，水流急峭，險阻天成，只消有重兵扼守，即可保安全；北部有天生橋，爲綸雙相交高地，可以俯瞰兩猛；東面有二台坡，爲昔年張登發等叛亂據守要隘；南面有三岔路，扼得勝街、南黑弄、猛猛諸方交通的咽喉。西面有那賽營盤，堅固完密，雄踞一方，爲征服卡楔後鐵橋衝要：都是可戰可守，便利軍事的要口。當猛角蓋瀾滄的後盾，爲綸雙、耿馬的屏蔽，舉足輕重，爲敵國防者所不當忽視的。

(7) 地質

周圍高山，爲花崗岩，石灰岩及厚粘土層所構成，花崗岩多在東區東乃及西區磨刀河外一帶，石灰岩多在北區塌卡，塌去，西區猛峨，中區塌尾各處，中部凹地，或係由陷室之泥塘而成，經大河流通其地增積所推砂土，乃成沖積的平野。此外尚有片麻岩，砂岩等。

本省在古生代曾受強烈的橫壓力，構成橫斷山系，故地層基底屬古生代層，表面則屬中生代層。本縣爲橫斷山系中怒山脈伸足，地質的構成自然不會如何例外。

(8) 山脈

雙江一瞥

雙江山脈，屬崑崙山脉南嶺中橫斷山脈的怒山系，在西藏稱唐古拉大山，入西康曰他念他翁山，下部直行夾入於怒滄二江中間，故曰怒山。由德欽西南入滇境，縱貫上帕、保山、昌寧、至順寧西部起大雪山。蜿蜒入緬寧境，山南區坡頭汎西行至雙緬界山天生橋，即爲本縣山脈的的源頭，分西南兩方向進達雙江。

南行的一支，由天生橋先東行，至打雀山轉折而南，成二、三兩區屋脊的形勢，綿延直下。過三台坡，支脈出章外之西插入猛庫，極長，名獨蜡山。主脈南行，在潯河之下，湧頂團欒，稱銀寶山，支山東行爲滾崗山。再下行過忙糯，支脈南行得勝街曰大墳山，主支亘起，名萃華山。行至攪皮樹以下，蔚爲大扁山，高聳寬闊，崗巒起伏，延下至壩尾南馬河後面，孤峯峙轟，狀如昂頭鷹窠，名仙人山，同時由萃華山斜下至平壩，起象山及猛猛縣城；餘則南向南黑弄與邦丙弄，散布于小黑江北岸。

另一支由天生橋西上，連嶺古木參天，構成一系列大箬，上三岔河，至緬寧南美山，奮然矗立，高接雲霄，至東北角轉折南行，分出之支脈構成雙江高原壩卡、扁倒、董過一帶。下經大戶寨、公龍之後，主脈南貫，成爲雙耿界嶺，冲起于班馬後面，不時積雪，爲雙江最高山峯，稱大雪山；綿延而下，發出邦改、邦睦、歪帕、營盤諸四排山，斜伸入壩；而營盤山主峯先鋒營，更雄

的堤防，脊頂遙望，則猛狻不絕，一帶中流，都歷歷在目，避暑的縣府所在地那塔，就躲伏在牠的半腰上。再薄裏面向南伸，過猛狻鑽小黑江，即起爲對岸的滄源境岩帥山脈了。

雙江縣屬山脈與雲縉等處有殊異之點，那就是脈勢極長，灣折很大。譬如猛狻止那寨山頭，出城七八里就上坡，然而上到四十多里，頭等眼花還只達到居民所在的山腰上，沒有登到盡頂，而由那坡過那陸、那歪、達那賽、明明放限就看得到的，但走起來在那些灣拐的坡管上，上一下就會花去了一天的光陰。照一般無聊的子曰先生或風水方的見解，如果在這些地方蓋一場房或建一陰宅的話，那麼在貼「天無忌地無忌」的樓上或寫「鄉評寶淑」的碑上是可大寫上些「龍脈綿亘源遠流長，生斯葬斯，五世其昌！」的話呢。

(9) 河流

境內河流，著名的有潤滄、小黑兩江與猛庫，猛猛大河，不著名的小河，則有二十條以上。這些小河，少數匯歸兩江，多數則匯歸大河。大河歸小黑江，小黑江又歸入潤滄江，故潤滄江可說是本縣河流之領袖。

潤滄江發源于西康北部，順橫斷山脉的他翁山與雲靜山直走。由德欽西南入滇，在雜雨南部歧爲兩支，至順寧東北又復合一。經緬密，下潤滄，貫十二版納，入南海。由緬密的曼里、

馬官、那招東下，至雙江東北角南看入境。以後即南行，環圍整個東邊。中途先後納向東流來諸小河——發源于灣河等的灣河，發源滾崗後山的滾崗河，發源于老余寨的忙犒河，發源攬皮屏的圍控河；愈下愈平，水勢亦漸緩，至縣屬東南角，復匯合小黑江爲一流。有渡口兩個，設有船隻，一在滾崗上，名大蚌渡，一在圍控下，名打環渡。

小黑江、亦稱辣蒜江，共二源；一源爲那批河與黨壩河，源出耿馬地猛撒與耿馬城，向南流；一源爲南董河、猛潞河、南瓦河，源出滄源地猛角董，向東北流；二流會于縣屬西南部巒關入滄江境。沿南部東向流，先後納發源南美山的猛猛大河，發源三公路的南黑弄河，發源新廠管後的岔箐河，至雙江口歸入瀾滄江。因石頭極多，水勢甚急，故自南黑弄以下即異常激响。中有賽罕、邦臘、邦老等渡口，都係繫筏而渡，沒有固定的船隻；在冬春間，天乾水少，且可直接過水。

大河發源於納密西區南美山的南部，由北向南流，先納五台坡腳來的南直河，至猛庫，稱猛庫大河，至猛猛，稱猛猛大河，由猛峨鄉入小黑江。在猛庫以上，東岸先後納發源東來的東來河，發源東弄的東弄河，西岸先後納發源扁倒的塌卡河，發源糯武山的董過河，發源大雪山的戶賽河，公龍河、斑馬河、班丙河。在猛猛境內，東岸先後納發源邦右的銀廠河，發源戶東的南瓦河

，發源伯領的南宋河，發源仙人山腳的南馬河，西岸先後納發源雪山腳的邦改河，發源各村後山的邦陸河、邦歪河、歪怕河，發源菲菜壩的那賽河，發源賀金的賀金河，發源丫口的猛峨河。在上部。因山勢陡險，水流甚急，入庫、猛壩後，即甚緩慢。

雙江河流，最大的是濶滄江。其次小黑江，再次爲猛庫猛猛大河，至這些細微的小河。看似似無關緊要，然而實際却恰得其反！雙江全縣的山田壩田，都賴着這些小河來灌溉，至於大河，因位置太低，雖縱貫兩壩，而除了漁魚以外，對田畝竟沒多大用處，而且夏秋雨季，反成了隔絕交通的障礙物，濶滄江與小黑江，亦僅可供捕魚及保障邊險之用，此外同樣成了來往的阻滯。故結果反被些微末的小河佔了效用上的第一把交椅！

最後還應略加提說的，是幾條比較有名的溝渠：在猛庫，有文渡及坡脚寨新溝，在猛猛，有東山脚彭坪新架的大溝。但成效都沒有大著，尙待大加人工的努力，才能使無用的河水便利農田。

(10) 氣候

氣候通常可分海洋性的與大陸性的二種，前者冷熱相差不大，雨量適度，後者冷熱懸殊，雨量也不調協，雙江的氣候，便屬於後者。

在氣帶帶上，雙江位於北回歸綫，距赤道僅二十三度三十分，恰在北溫帶末端與熱帶開始處範圍上已屬熱帶，實地也是亞熱帶氣候了。但因峯巒交錯，林壑幽深，故盆地與高地相差極遠，因而雙江氣候，可說寒、溫、熱三帶都兼而有之。

東部的潯河，西部的大海子（耿地，與雙界磨刀河鄰），北部的壩卡，扁倒等處，均高出平壩好幾千尺，日間都須生火取暖，遇陰雨時，每每落雪，為雙江極冷區域，可說是寒帶氣候。

東面的東乃，蠻橋，蒙化寨，南面的大墳山，北面的公龍，壩橋，西面的那陸，那賽等處，都在半山腰部，得高嶺與窪地之中，氣候溫和，可說是溫帶氣候，許多不敢壩居的流寓漢民，大半遷居於這些地方，故文化人物，亦以這幾處的較為發達。但變動仍然迅速，一遇陰雨連綿，便居然霜雪天氣。

南部的南黑弄，西部的新寨一帶，氣候已漸酷熱，下至庫猛兩壩，即炎熱達于極點，山頭熱度最高僅能達攝氏八十度上下，而壩內則可昇至九十度以上，可說是熱帶的氣候。因這兩壩地勢最低，四周均鎖有摩天的高山，空氣不易流動，故備極酷熱也。猛庫壩而較狹而欠開展，圍繞諸山又較猛為高，因而猛庫的氣候，比猛庫還多熱着兩三度。這兩壩內，日間與夜間都很懸殊，即以冬春二季而言，前半夜尚森熱如焚，不願蓋被，而至後半夜則凜冽異常，有如置身冰窖。

造成雙江炎熱的原因，除本身位近赤道外，尚有水流與風向二者。因縣居江河多係縱流，一部分熱力可以借水力由南而北，潮流放散；而地勢又係東西北三方高聳，獨留南部較爲開敞，赤道暖風，可以不時將熱力送來。至於雨量，由夏至以迄霜降，即頻頻降，冬春亦不時下降；山頭且較壙西爲多，而且一遇陰雨，烟霧即橫天鋪下，在岩壑間追逐，對面難認人形。夏間由山頭互望，似乎天天都包在雨霧裏，沒有晴明時候的樣子；如果哪家的新嫁娘疏懶成性，不隨時晒晒衣物，那麼打開箱櫃來檢看，她那些紅衣綠褲，包管是霉氣撲鼻。濕氣之重，可想而知。

在猛猛、猛庫壩內，由夏至起，即發生瘴毒，至收穫時的殼撻瘴爲最烈，霜降以後，才漸漸減去。在瘴氣高漲的時期，日間雖有壩外的人敢下去，但入夜即不敢住宿，憑你天生的硬漢，只要在壩內歇着幾夜，沒有不命送黃泉的。因此，除擺夷民族而外，四山已有人滿之患，還沒有任何民族敢下壩居住，以身嘗試。據一般人言傳，都謂瘴氣係久潛水塘的老生動物如蛇，螃蟹，蝦蟇，黃鱉等所噴吐的氣，每當雨後日出，即出洞昂頭大吐，在日光中反射着虹一樣的多巴氣帶，直上高空；一經吸入體內，即感瘴毒，十病九亡。又或夜間噴放，附于草葉，晨起碰着露水，由腳部毛孔傳入，亦同樣致病云云。究竟瘴氣真係何物，含何成分，由何而成，……；回屬尙待化學家醫學家研究的大謎，但就常識推測，總不外成于自然與人爲二因；屬於自然者，因山壩高低

相懸太巨，且又山波起伏，重重封鎖，致外方新鮮空氣不易交流，波浪往復，蠶屬內部的污濁空氣，自然造成惡性瘧疾的症候；屬於人爲者，因擺夷居處不講衛生，人畜雜處，糞便穢積，且又不能利用自然，荒山野壩，腐草死塘，到處皆是，更易構成痘疫瘧病之根基。日積月累，病菌滋生，穢物腐化，滲入地裏，盡含毒質極重的溶液，植物吸之而植物含毒，動物吸之而動物含毒，動物吃植物，人吃動物和植物，輾轉交互，哪還不成了煙瘴瀰漫的世界呢？而當地居民，又復保守性成，積極的不能力求清潔衛生，作掃除痘毒的大運動，消隱的又以爲漢人不敢前來侵佔，完全得力於有瘴氣作保障，要防止「漢到夷滅」的危險，惟有賴瘴氣作唯一的武器：遂使大好良田，長滿荆棘蔓草，廣漠平野，永成瘴雨蠻烟；施政設教，都感棘手無法展布，不是大可惜麼？

(II) 物產

(一) 植物：雙江因氣候炎熱，易於繁殖，故物產尙屬豐富，先就植物而言，計有下列各種：穀類方面，有稻米，玉蜀黍、大豆、蠶食、蠶豆、大麥、蕎：：等，其中最多的爲稻米，猛犸、猛犸兩壩，爲出產最多的地方，足供全縣人民食用。蔬菜方面，有馬鈴薯、芋、落花生、南瓜、茄子、白菜、青菜、芝麻、筍、蘿蔔、蕪菁、辣子、薯、香菌、鷓鴣：：：而最多者爲馬鈴薯、香菌、鷓鴣等，多產于四排山一帶。果品方面，有波羅蜜，屬梅果，屬惡榨，屬柑，牛肚

果，羊奶果，芭蕉，橄欖，石榴，栗子，黃果，梨，枇杷，桃，李，梅，酸棗，鳳梨，……等，最多的爲產於庫、犏壩內的沙羅索和馬梅果，味酸而甜，肉汁極多。木材方面，有松、杉、椿、水東瓜、栗、楓、檫木、檫木、檫木、……等，最多的是松樹，滿山滿谷，大有不可勝用之概。薪材方面，有沙參、柴胡、蘇木、茯苓、貝母、升麻、當山、……，而最多者爲產於三區內的沙參。此外尚有茶、棉、甘蔗、麻、菸、鴉片、藍、竹、藤、子梗、蕨子、……，而最多者爲茶，每年出產在萬担以上，產于西北兩區，爲雙江最大產物；其次爲棉，產于小黑江邊南黑弄，猛峨等處，每年也有五六千斤之數。

(二)動物：因雙江包括寒濕熱三種氣候，動物便于按冷熱而遷徙，故數量極豐，同時體格也比較肥壯，茲分五類述之：家畜類，有黃牛、水牛、山羊、豬、騾、馬、狗、貓、……等，而最多者則爲黃牛，凡犁耙，駝運，殺吃，無不惟黃牛是賴；其次爲豬，因這裏蔬菜較少，除山居者略有種植外，孺居苗民，完全不種，其食物于稻米之外專賴牛肉與豬肉，猛新街平山每街幾殺黃牛與豬二十多頭之多。家禽類，有雞、鴨、鵝之類，養得比較少，沒有專養其事的。野鳥類，有瓦雀、燕子、孔雀、茶山鷄、長尾鵲、箐鷄、雉、鳩、鸚鵡、烏鴉、杜鵑、布谷、喜鵲、畫眉、雲鵲、鷹、啄木鳥、鷺、……。野獸類，有豹、狼、熊、虎、鹿、兔、狐、猴、野

貓，蝟，岩羊、穿山甲，……：最多者爲豹，狼二種。昆蟲魚介類，有蟬，蟋蟀，蚯蚓，蝗，蠅，蚊，蟻，蜂，蝶，魚，鱸，蛇，蛙等。

(三) 鑛物：鑛物，金，銀，鐵，煤，水晶：……：都有，但經開採的，僅有鐵鑛一種。廢地在東部潯河的，稱和興鐵廠，由四家人合辦，從前鍊鐵條，鑄鍋，盆等銷運外縣，極盛一時，近已停。在攪皮樹的，稱復興鐵廠，係一家人獨辦，近亦因匪亂停開。在大墳山的，稱得勝鐵廠，十家人共同經營，現雖繼續辦理，但只鑄鐵條而不鑄用具。三廠都係在清末光宣年間先後發現開辦，向政府立案納稅。

就全縣的物產分布而言，則西北爲產茶區，中部爲產米區，南部爲產棉區，東部則除了一個鐵廠外，僅有些雜糧之類，可說是物產較少的一區。

(12) 風景

雙江雖因開化較晚，少人工培植的名勝，但天然的美景，仍有許多是可供賞鑒的。現在把家祖父所擬的雙江八景增益一下，並把幾點勝蹟加入，概要的介紹如后：

(一) 三疊瀑布：地在北區公龍鄉右首，南餐河的下流。一股清流從石峽中瀉了下來；在平台上養精蓄銳以後，又奏着潺潺的音樂，奮勇向下游去，如濺珠寶，如疋白練，連疊了三台，

才越過大路，向陡箐中鑽下去了。

(二)七星拱斗：在北區公龍對面的橋頭後山，有七峯聯，而在其前突然聳起一山，頂圓而平，狀如斗形。

(三)雙峯插雲：山西面邦協及東面邦右而來的山脈，至大河灣，突然由平地掙起二峯，直冲霄漢，一在河東，側近狹庫，一在河西，側近猛猛，錯峙而立，鎖住兩端。其形甚大，愈上則愈尖，上呈玉案，玉筆，帽頂各狀，由天生橋南下，即顯然在目。

(四)虎踞雙石：在大河灣之上，兩岸懸岩，其上雙石突起，巍然雄峙，勢如對拜。據一般傳說，虎常往來其上，故俗稱曰虎踞石。

(五)龍潭印月：由猛庫進猛猛道中，將達大河灣的路傍，常邦章的斜對面，有塘一個，俗名小龍潭。潭水甚清，游魚可數，周環古樹，倒影紛披，夜靜更深時，皓月橫空，映澈水底，情景非常雅麗。

(六)仙人晚照：猛猛東南部壩尾南馬河的后山，高峯矗立，險峻難登。遠處看去，似覺尖銳異常，但實際則山頂平夷，可以悠遊遠眺，縱瞰滄江內外數百里波浪起伏的峯巒，觸動遺世獨立，飄飄欲仙的快感。夕陽無力地含着西山時，一抹輕淡的紅光射到仙人山頂，反照出虎女曲

終難能時臉窩上的紅艷。

(七) 雙峯積玉：斑馬後面大雪山，凌空而上，直插雲端，爲北區祖山，亦即全縣絕高峻嶺。四時有皚皚的白雪積于山頂，潔淨無疵，宛如純粹的玉石。

(八) 姊妹聯肩：猛猛城后七八里，有兩峯聳起，頭頂看齊，腰部聯生，中有溪流向相聯部分左右淋出，宛如孿生的兩姊妹，身着碧青旗袍，在比較身段的高低與衣服的尺寸，俗稱曰姊妹山。

(九) 自岩古洞：又稱白石岩，地在南區得勝街後山，岩洞由石片合成，近有人建觀音寺於其右，登臨其上，可飽瞰小黑江外層巒。下有多洞，曲屈通幽，可達數里。滿山佈有紅白茶花陽春二三月，求子還願的士女，來往如雲，與紅白茶花相映成趣。

(十) 溫泉湧珠：東區東乃山麓，蠻蚌斜對面，有溫泉七八股，中有冷水，可以調和。相互距離十餘步，多人分入其中，只聞人聲，不見人形，全家男女老幼一齊入浴，可以互相應招而不致感覺不便，可說是備極巧妙的。

最後還有幾點有關古蹟的東西應附帶提一下：西區祿那山後，有獸跡山，其上岩石壘壘，印滿馬、牛、犬、貓各種足跡；紅土寨旁掘出高一尺五的圓形銅鼓，徑約一尺二寸，中間綴有鳥

獸花紋與緬文；猛猛後城緬寺與官細寺的建築，塔座，佛像，均洋洋大觀，尤其是官細寺的木鼓，直徑在三尺五寸以上，完全是一箇圓木雕空了的。

補白(三) 星回節

清湖南武陵胡美門、名爵，按大理郡誌：漢元封間，葉榆婦阿南者，爲酋長曼阿娜之妻。娜爲郭世忠（名勝）所殺，欲妻南，南曰：能從三事，當許汝，一作幕，次祭故夫，一焚故夫衣，易君新衣，一令國人皆知我以禮嫁，忠如其言。明日聚國人，張松幕，祭其夫，下置火，南繳刀出，俟火熾，焚夫衣，即引刀自斷其頸，仆火中，時六月二十五日也。國人哀之，故歲以是日燃炬弔之，名爲星回節云，是又當爲二十五也。

——見南詔野史——

第三章 民族檢討

(一) 人口

縣屬人口，從來沒有精確的統計，這裏且先根據民國二十一年的調查表概談一下，最後再推測幾年來的生死略數，比較出近來的數目。

據那一次調查的結果，全縣戶數，共爲一一四六六戶，人口共五四三三二，男子數二七五四一人，女子數二六七九一人。未成年的，男子數爲一四一五二，女子爲一一八四三。成年的，男子爲一〇一四四，女子爲一〇七二〇。老年的，男人三〇七五人，女人四〇〇二人；廢疾的，男子一七〇人，女子二二六人。

若就各區的分佈情形比較，則最多的是南區，計三五八五戶，一七四七三人；次多的是東區，三四九四戶，一七六七四人；以下依次爲北區，一八二四戶，八二〇七人；再次爲西區，一五五一戶，七四七四人；最少爲中區，一〇一二戶，三五〇四人。

就教育程度比較，則未成年部分，男子識字者五七三人，不識字者六二五六人，女子識字者二九人，不識字者五八五二人，即識字者約占百分之五，不識字者約佔百分之九五。成年部分，男子識字者有八三人，女子則一個都沒有，不識字者男子有一一四七四人，女子有一〇〇三〇人。

，即識字者百人中不足一人，而文盲則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由這樣的數字比較下來，雙江文化之落後，人才之缺乏，實在令人驚異了。

再從職業方面比較，則業農者，男女共有九四四六人（其中自耕農為四二二二人，半自耕農為二九二九人，佃農為二三〇五人）；業工者，男女共有一〇三五五人（其中最多者為衣工，尤其是婦女）；業商者五四九人，業軍者二六人，業政者九六人，業學者八三人，全係男人；業家事者九八五九人，最多的是婦人；不正常職業者二八人，無業者三三四人，失業者六〇人。從這些數目中，有三點情形是極明顯地表現着：第一、各職業中最多的是農——西北山地種茶，兩端種稻，南部種棉——其次是工（尤其是女衣工），可知雙江從生產形態上說，是一個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小農社會。第二、經商者不多，而且大半是流寓的山居漢民，可見其餘各種族性極保守、鄉土色彩極濃，半多停滯於部落與封建社會的混合時代。第三、不識字的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而無業或失業的人數僅那麼少的幾個，以視京滬一帶，大學畢業還要作職業運動才能找得着生活者，可說是寧天獨厚，飯碗問題最易解決的地方。

中國為地廣人稀的國家，雲南為地廣人稀的省分，雙江全縣面積雖然只是三六〇〇方里左右，說不上廣大，但因人口僅有五四三三二人，所以人口密度的數字僅達一·五，就是每一方里

以內，只佈有一個多點人，于是地雖狹窄，仍成了地廣人稀的縣份去了。只要政府能積極推進，人民能徹底覺醒，一致起而建設，則前途是佈滿着儘足改善的餘地的。

以上是就民國二十一年調查的結果而記述，在這四年以來，假定每年每二戶生育一人，則四年共可增二萬人；又假定每年每四戶死一人，共可減一萬人。這樣，現在的人口應增加相當的數目，但因擺夷與傣黑等受不住近幾年來的負擔（因雙江各機關都無的款，一切公用款項全係派諸民間），逃往猛景棟一帶者連年都有，于是即使增加，也就不會是怎樣大的數目了。

(2) 種族

雲南種族的複雜為全國冠，單就雙江一縣而觀亦足証這話是確切的。這裏有漢人，有擺夷，有傣黑，有卡瓦，有濮蠻，有蒙化子，五花八門，各色俱備。他們的生活狀況，語文習俗，宗教信仰，簡單的，我在下面幾節裏就要談述，詳細的，我以後將另取「雙江縣人種研究」去磨爾，本節中，只想把這各種人的分布特點等分析比較一下。

(一) 漢人：約占全縣人數的二分之一，散布在較清涼的各山頭：東部的蠻糯、東笋、滾崗、章外、園控、怕札、南部的德勝街、岩羊寨、南直、蠻印、西南的邦陸、歪怕、邦歪、那賽、新寨、北部的邦丙、班馬、瑞糯。或雜處，或純居，有的長于計算經營，擁廣厝數間，置良田

百畝，成爲經濟上占有優勢的富家翁，有的長子應付拮据，任相當職司，作一方楷模，成爲政教實施的中堅分子。又因移民歷史的久暫，顯然的又有比較進化，足以成染苗民，及比較落後，反被苗民同化的兩種：前一種，進來的歷史僅有三四十年，傳嬖僅達兩三代，裹小脚，重禮教，生活較優，文化較高，一切風習都同於內地，可說是雙江的蓋面肉，如東乃、蠻驕、班馬、那賽一帶的居民是；後一種，進來的歷史已有一百餘年，傳嬖已在六七代左右，除了照樣說漢話，供天地，貼門聯而外，不分日夜，男女一出門去即大唱互相吸誘的山歌及竹筒戲，婦女包巾高繞，旱烟袋斜插項背，滿身鑲滾花衣，且多頸袋等等，已大部被夷人同化，故有鑲鑲之稱，如邦歪、歪怕、新寨、老那賽，邦丙弄等處漢人都是。至於漢民的來源，一部分是迭次征服卡傑叛亂時隨征兵士解甲落籍，一部分是回亂時遷進來躲避的難民，其餘也有因犯事逃移的，也有故意遷徙進來的，尤以緬寧的客籍爲多。

(二) 擺夷：占雙江人數最多的，除漢人很黑面外要數擺夷，約爲各苗民總數的三分之一上下，耐熱耐瘴，聚居在猛猛猛，庫兩壩、甸頭、蠻東、圈海、土鍋村、景充、蠻宵、細昂、縣城、猛庫城、戶東、蠻東、蠻鈴、蠻波、蠻別各村鎮；散居的則東部的蠻蚌、蠻竜、南卡、圈哈、圈控、北部的扁倒等處都有。他們是全縣谷米食糧的生產者，在漢人沒有遷來以前，他們是占

有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各方面的絕大優勢的。原爲揮族，大致是由暹緬北來，征服各土著民族後，遂成爲當地的撐天柱。身材較矮小，內面較各民族白細，鬚筋聰俊，生性和平，自耕而食，自織而衣，田地公有，婚姻自由，惟階級制度最嚴，佛教信仰極堅，懶惰保守，不知進取，並因原有的土司領袖失去，漢家的各種制度又未把他們扶植起來，故大有日就其落，走跟無路之概。平生不吹烟，不賭錢，不爭鬥，可說是沿邊西南分布最廣，文化最高的民族，也即是雙江最安分，最溫柔的順民。

(三) 傣黑：爲原有土著民族之一，數量約占各苗民的三分之一以上。散布區域最廣，幾乎各方面都有他們的蹤跡；東部居紅土寨、邦右、阿瓦寨、伯札、章外、既公、南部居田結寨，莽烈土寨北部居大戶寨，那駝，西部居邦陸、邦改。嘉慶光緒年間先後鬧事，就是這種人倡始的。髮略黃而皮黑，軀體偉壯，刻苦耐勞，種山田山地外好打獵，在六月火把節前後，常逐日抬槍帶弩，遍山追射，至有小餘不休者。性忌蕪而直率，相傳光緒年間叛亂自頭三寨黑被漢軍收服後，解任和釋止法，其全家老小首級，亦全數斬下跟隨運出，而二寨黑坐在囚牢上抬着，遇見新奇的東西時，輒疑願左右說：「這個好，你們記着！二天拿回給我少爺們玩去！」其蠢愚蕪笨，可見一斑。但以來美教士水偉里父子到此傳教後，已全數改入了耶穌魔力以內，有些在猛猛看守教

堂及仕伯結案宣教的，男子則華髮塗裝，女子則秀眉長裙。見回還曾行操手續，說「*God - bless*」！已經一變而成大學教授，摩登女郎模樣去了。

(四) 卡瓦：卡瓦爲野人之一種，屬韃靼族，有純野之分，在本縣者概爲純卡瓦，住居歷史很久，幾次倡亂，亦爲配角之一，數目約占裸、卡、濮、蒙中六分之二以下。散布地，在北部者爲邦丙、公龍小寨，在南部者爲南黑弄，在西部者爲歪怕，那賽，大猛峨，小猛峨，賀金等處。所居地多係深山幽室，以牧畜與遊獵爲主。軀體矮小而強悍，性行橫蠻，且最易記仇。膚色最黑，極骯髒不講衛生，故普通父母見小兒女不洗臉，常說：「你儂的同卡瓦一樣！」在雙江各種苗民中，生活最爲最苦的也就數這一種，所以各種錢糧，對猛峨、賀金一帶的卡瓦，有時也原諒他們免其繳納。

(五) 濮蠻：雲南古爲百濮所居，則濮蠻或即爲北後裔，亦有統稱之爲野人者。居住于本縣的，在北部公龍大寨，南部邦丙弄，邦丙乃、南直、蠻甲、西部邦協，數目次于卡瓦而多於蒙化子。文字，信仰，服飾，居室等都同提夷，惟肉色更黑，更不講清潔，不耐瘴毒，不能居卑濕地而已。

(六) 蒙化子：在各種苗民中，這種人最少，僅東部的蒙化寨，北部的昆峨鄉二處，約共

二三百家。究竟確係何種何支，由何處移來，都無從確知，但由其男人穿大擺短褲與裸黑同，女人穿長裙與擺夷同，清潔勤苦與漢人同諸點看來，居住的歷史是總後於裸黑，擺夷的。或者係大理，蒙化一帶的明家（又稱民家），因此極久，原來的風習失去，復被裸黑與擺夷所同化，故成一種不夷不漢的混合型民族，亦未可知。膚色較雜蠻為白，軀幹強壯與裸黑不相上下，而其刻苦耐勞，團結互助的精神，則遠在其他任何苗民或漢民以上。天才黎明，他們已做舉了香米之類的工作而佈滿田地裏，日暮方歸。村中有蓋屋的，各家即各携吃米，一齊動員力助，或衝方，或割草，或墾社，或掛泥，一天以內，就把新屋建蓋了起來。而且非常清潔，近村道路亦修得很寬齊完整。據說攤派款項，只消數目分定，完全無庸催促，到相當時期，現管用羅或簾蓋去通知，他們就自己拿來丟上。可說是富有朝氣，最能埋頭苦幹的一種民族。

專就後五種苗族而論：數目最多的是裸黑，次擺夷，次卡瓦，次漢蠻，最少為蒙化子；最講清潔的，首是蒙化子，次裸黑，次擺夷，次漢蠻，最講卡瓦；生活較優裕的，第一是擺夷，次蒙化子，次漢蠻，次裸黑，最苦卡瓦；歷史最久的，第一為裸黑，其次為卡瓦，次為漢蠻，次擺夷，最後為蒙化子；優點最多的，首擺夷，次蒙化子，次裸黑，次漢蠻，最劣伍為卡瓦；文化程度最高的，首擺夷，次漢蠻，次蒙化子，裸黑，最低卡瓦。故擺夷可說是俊秀健遊，萎靡不振，

蒙化子可說是堅苦卓絕，大有作爲，保黑可說是愚蠢淺陋，迷入陷阱，漢蠻可說是隨波浮沉，可與可敗，卡瓦可說是蠻悍殘忍，劣敗堪虞。

社會進化的大輪，已走到六族一家，天下大同的分水嶺，漢民族在這樣的場合上，不該懷嫉視的心理，不該存占有的野意。研究他們，幫助他們，使他們洗去一切劣點，發揚各種美德，漸漸走向融合治化的境地，這是我們應有的責任。由于無意識的感染，卡瓦，保黑等的住居，已漸模擬漢民，而且當他們互交通情意時，常以漢語爲公共媒介，這是我們的成功，也是我們工作的基點。今後拿准社會進化原則，瞭解特殊環境，從設救施政上作腳踏實地的工夫，已是不該緩置的事。

(3) 語文

語言文字，同爲達意表情的工具，雙江因人種複雜，各族由其地理環境與生活習俗之各殊，因而表達情意的工具亦各式各樣。各種族的區別，在其他方面固有相當的特徵足資依據，而語言文字的差異，便是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分二點談述如下：

一、語言：六種居民：一種不同一種：漢民的語言盡屬普通官話，惟居住已久者，語音已漸變動，而且不時夾入夷語；譬如「我同你坐你同我閑」，他們係謂「俄去泥根，泥去俄根」。

又如擬夷稱水牛爲「解」、他們有時說及水牛，也會照樣以擬夷的「老解」稱之、擬夷的言語，抑揚委婉，清利軟和，在各夷語中是最溫柔而耐聽的，並且開始常有嘆詞，助詞常放在正中，譬如他們說的漢話：「噫！你咯漢家這個太過分囉，幫人家的一點酸醃菜都摺吃完！」中間的「咯」字是沒甚意思的。俚語話，短促而粗俗，常帶「兒」字的喉音，賓詞常放在動詞之前；譬如他們稱飯爲「鴉」，吃爲「滌」。而連起來說，不曰「雞鴉」而曰「鴉雞」，又如用漢語問：「你要去哪裏？」常說「你要哪裏去？」。蒙化子話，多用古音，順序略同漢語，而土俗則一如俚黑。卡瓦的，係鼓起舌頭，掙起逼了出來，低急而急促，且少頓挫，常常連綴單去。漢蠻話，土俗如俚黑，急促如卡瓦，出語也極迅速。

因爲作者與他們打堆不久，深入而詳盡的介紹，只好等到將來。這裏，且先簡單寫出點語彙來，俾讀者先見一斑。

(甲) 單字音

漢	擺	蒙	黑	卡	濮
爹	波	卵	阿巴	卡	翁溫(玩)
媽	也	麼	阿衣	罵	奶
祖父	肩寨	阿播	阿不	打	奶滾
祖母	肩休	阿皮	阿辰	亞	鴉凹
哥	辰寨	阿孺	阿瓦	布拉	欲
嫂	辰囊	阿羅	阿謀麻	肩	乃如
阿公	寨歹	阿播	阿不	打	榻霧

火	水	兒子	姑娘	刀子	辣子	布	盜	米
瓦	南	陸寨	布騷	扒	罵撇	Van	華	Kò 散
阿讀	恩滴	若甫	濯沒池	阿託	扎尻	滅	扎不	若課
阿蜜	玉憂	日阿 _也 拔	日阿 _也 滅	阿託	罵拍	Pa	阿列	扎卡
餓	熟木	哥訥滅	滾本	瓦	暮格拉木	梨欲	乾	稿
傲	翁	放彗	困布盆	空	馬 _{hà}	木馬	空布落	哭

你 我 他 多 少 賣 買 死 囉 拿

拳 高 螞 以 二 楷 司 呆 嚙 嗽

魚 禍 科 磨 莫 那 物 夜 黑 惡 霧

諾 啊 若 別 馬 馬 黑 以 死 入

滅 滅 四二 乳 滅 門 丁 亞 脂 墨 墨 脂 剝 脂 戎 機 業

咪 脣 咪 脣 認 脣 列 列 坐 以 牙 裂

二	一	來	去	殺	借	是	睡
送	冷	馬	憂	hīn	英	兵	暖
愕	提	訥	孺	qā	角	俄	達
你	底	蜡	街	射	起	若	日
日阿(切)	敵	hā hā	胡勒墨	迭外給	兀阿墨	墨阿墨	你
阿	不	喝奪	賀迭滅	迭	哈	蠅不蠅穢	幽

(乙)
數字音: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百

傘 細 哈 胡 厥 別 高 吸 吧冷

梭 哩 薯 哭 黑 hā 格 跌 底禍

寫 肩 那 渴 死 黑 果 底氣 得哈

雷 本 棒 勒 阿裂 夕迭 夕頂 稿 的里呀

歪 烹 殺 木拖 木烹 榻 啼 濯 木擦

一千

lin 冷

結稿

得 lin

得令

木興昂

兩挑

送哈

兒北

你打

啞籠

吊腊

五斗

哈元

鵝斗

啊斗

捧斗

沙磋罵

八个

吧角

渴慕

黑麻

吸迭

榻玉

九兩

高烘

給羅

果羅

西頂不能

提荒

十塊

吸文

迭經

得去癩

高問

磋文

(丙) 短句音：

去哪點

婁的撈

呢街義

諾卡博街

胡勒墨

胡朶墨

來吃飯

馬君噯

做着

鵝雜啦

黑順

拿措

在中間

又黨干

擋達

鵝歌啣

爾得奇那

哦庫鐵

你上前

摹婁黨

泥酒北

諾霧夕

胡革奶

胡德腊

趕街去

憂搞憂

記哥二

資戶街

呼革憂來

力得拉

水不有

南各蒼來

呢居麻榨

玉憂馬着

啊勒母給

孔喻不Ka

你殺牛麼

摹哼V。

呢啊呢送

諾弩肘

墨白賣

迷你賣

啊落

格

唉問公死

哦寨歹

啊播恩

唉阿播

戎打

榻五呀不

了麼

搖

哦

死啣

啣

把你的米

豪散摹

着課

借給我

因地高

詞祿

一點

一能

諾Va扎

若暮高

連庫

卡訥榻

聊

爹哈

鴉既起

腊

啊裂

(二)文字：除漢民有文字外，其餘有些有而有些沒有。根據以前的戶口調查，識字程度那麼微少，就算漢民中，鄉間長識字的百不待一，任更重職務者提不起筆的也很多，其餘各民族，更與文字不發生多大關係了。故打緊識字運動，推動各族識字用字，實為今後重要工作之一。

各苗族中，有文字的為擺夷及濮蠻，而實則係擺夷文，濮蠻因受擺夷影響最深，故文字與宗教與擺夷通用。精通此文字者，為坐食階級的大佛爺，次二佛爺，再次小和尚，至于民間，不過由回俗的二佛爺與小和尚略有點散佈而已。此種文字，可說是僧侶專有，而且是多用以記述經典的文字，社會上通訊記賬等日常應用，是沒有什麼效力的。文字係拼音，由十九個字母與若干符號拚配而成。其來源有謂與暹細文相似者，我問過猛後城神寺的大佛爺，他又說即係緬文。究竟係由暹文或緬文而來，尙待以後進一步研討才敢決定，不過雖然相近，也是經過演變改創的作用的，決不即是暹文或緬文，此可斷言者，且讀音與寫法，各地都有差異，茲把這裏的十九個字母錄出，並批註讀音，以資比較。

	xa	w	w	u	n	ɲ	n	正
								寫俗
	ɤ	ɥ	ɯ	ɔ	ɲ	ɲ	ɲ	寫注音符號讀音
	ㄉㄚ	ㄩ	ㄨ	ㄨ	ㄋ	ㄋ	ㄋ	英文讀音
	ʃa	ʒa	sa	ʒa	nga	ka	ʒa	

a	~	7	△	∩	∨	∩	oo
口	∩	7	口	∩	口	∩	口
× Y	夕 Y	广 Y	一 Y	文 Y	夕 Y	3 Y	云 Y
wa	la	nei	ma	pa	ba	na	ta

ㄗ	ㄘ	ㄑ	ㄒ
ㄙ	ㄜ	ㄝ	ㄞ
ㄚ	ㄛ	ㄜ	ㄝ
a	ha	ha	la

用上列字母再加相當附號，即可拼配成各種文字以代
表一切意思，現摘錄數短句如后：

A) 吃飯（照擺夷原音，讀為「君豪」）

(B) 彭老師 (照中文原音)

(c) 猛猛有四個緬寺

(照中文原音)

(照擺夷原音，讀若猛猛米細路機)

ᠮᠤᠯᠠᠭᠤᠨᠲᠤᠨᠠᠨᠢᠨᠠᠨᠢ

① 猛庫每年產茶一萬担

(照中文原音)

ᠮᠤᠯᠠᠭᠤᠨᠲᠤᠨᠠᠨᠢᠨᠠᠨᠢ

(照擺夷原音，讀若猛庫曰及米孟弄殺)

ᠮᠤᠯᠠᠭᠤᠨᠲᠤᠨᠠᠨᠢᠨᠠᠨᠢ

倮黑，卡瓦，蒙化子等族都沒有文字，只是用木刻作字據契約以代文字的用途。縣府裏存有一個，是猛戥卡瓦送來的。長約五寸左右，厚度約二寸，方形，由松樹板上隨便截斷下來，上面用火烙有圓圈紋二個，即在烙印處直剖為二，他們留一半，交來一半。他們說：「如果縣府有什麼危急去調兵時，用公文去，則調幾個來幾個，如果用木刻去，配合確實即全體前來救護了。」是則一木刻的信用與力量，還遠在「合行令仰，切勿延誤，致干重處」的五令三申之上，所以縣府保存這個木刻非常認真，用手巾包裹，與銅質縣印共鎖存在箱子裏。民間重要銀物交涉，也有使用的。

自永偉里父子到此誘惑傳教後，倮黑，卡瓦，蒙化子，多已入圈套，尤其是倮黑，因此，永氏即以英文字母製成若干字母，拆成倮黑的原音，把新舊耶教聖經譯了來教授他們，大致是音義同一，語文一致且又教導待法的原故吧，所以愚蠢無知的倮黑，多數已能嫻熟的用此種文字表情達意了。現在就他們識字倮黑的介紹，把他們這種字母和句語寫點出來看一看：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永偉里新製倮黑文字母三十八個

W	Y	N	SH	K	正楷
w	y	n	sh	k	草體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讀音
h	R	P	NY	HK	正楷
h	ㄹ	ㄹ	ny	hk	草體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讀音
C	L	HP	T	NS	正楷
c	l	hp	t	ng	草體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讀音
ch	V	M	Ht	S	正楷
ch	v	m	ht	s	草體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讀音

短句對譯

du	d	i	g	b
av	ar	i	g ^h	j
么	γ	一	儿 γ	卅 γ
AWeh	u	e	γ	D
aweh	u	e	γ	d
ㄨ 音頭	ㄨ 音頭	ㄛ	ㄛ γ	ㄛ γ
<p>附法：此字母係讀過三年餘經書的 保黑羅正綱開給。</p>	□	ch	hu	F
	o	eh	ts	f
	ㄛ 音頭	ㄛ	ㄛ γ	ㄛ γ
	di	Au	ht	g
	ai	aw	hs	g
	ㄨ 一	ㄛ	ㄛ γ	ㄛ γ

(A) 中文：我讀書三年了，知道好幾百字。

(B) 黑文中音：Nau' tu sho bar neh shau',

Cuk tau' au' kar au' ci' juu' Cuk.

(C) 黑文或音：ngar(四) shu(三) juu(四) so(三)

ye(四) ta(四) nyi(三) shau(三) go(x),

shu(三) ta(四) nyi(三) kar(四) meh(四)

shu(三) juu(三)

(4) 生活

(一) 衣：漢人服裝，多同綉紉，質料多土布，亦有服毛、緞、泥等外貨者。顏色則黑、青、白俱有。男子多包黑白巾，戴小帽者亦多，衣服則農耕者多穿滿襟衣，經商或辦事人，則着對襟普通裝。女子包褶包巾，穿過膝長衣，圍短圍腰，紮褲腳，間亦有涼頭短衣，露出肥臀部紋的新女子，與纒掛包頭，穿鑲邊長衣與圍腰，散褲腳的山女子。擺夷，除佛爺和尚披蛋黃色袈裟外，餘多穿墨黑土布，女子亦有穿白衣者，但當插花時，則又多着綾羅，綢緞，鬥紫爭紅。其式樣：男子戴包巾，穿無領短衣，長褲；女子盤髮，包頭巾，上着短衣，下穿桶裙，裙最長，上部繫于乳胸，腰部復用最講究的彩色帶勒住，不論男女，隨時都打着綁腿。傣黑，服用質料顏色，均為本地黑布，男子上身所着與擺夷無大差異，惟褲腳最寬而最短，稱為擺單褲。女子衣極長，彷彿旗袍模樣，衣襟部順扭扣鑲滿紅白色牙條，也有用銀泡兩三行地釘滿了的；腳趾每裹有竹筒式的鑲條紋套褲一對，稱曰蓆褲。蒙化子，男人服裝似傣黑，女人服裝像擺夷，只是裙子較短，上衣插入裙口，且少白色上衣。漢蠻服裝像擺夷，卡瓦則像蒙化子，惟不有擺夷和蒙化子來得清秀了。又凡寄裙子的婦女，下身是不穿褲子的。同時除漢人外，其餘多半少穿鞋子。

(二) 飾：蒙化子因女人不穿耳，少裝飾，其餘則卡瓦，傣黑與漢蠻都喜墜銀質耳圈，

大如手鐲，裸黑髮還蓄在脖子上套草圈或銀圈，有套至十多個之多的。最好裝飾的為擺夷婦女。她們頭髮上每插有好幾股銀鍊，手臂上也整部帶滿，如果把一個擺夷婆身上的銀質飾物借來秤一下，怕有一二十兩之重吧？當她們插花大會到來，你還可以看見她們那白玉似的手指上，插滿了容納不下的金銀琥珀戒指。四排山一帶的婦女也是對她們眼花而學着來的，在她們那大頭巾後，突起胸前，也墜滿了不少的銀鍊。此外還有各苗族男人外出時，多佩一刀一袋，雄氣凌人。卡瓦的佩刀，又長又大，手粗的硬骨都可一刀兩段，上路時，常使牠脫出鞘來一段，炫耀奪目。

(三)食：漢人飲食，有鍋灶，懂烹調，一如內地。擺夷則就堂屋火塘寫炊，以挖空了的圓木傾置糯米，就土鍋蒸熟，不用剷，以木勺代，不用特製菜刀，以身佩小長刀切割，少用碗，多以竹飯盒裝置。因多吃糯米，故除了一碗酸醃菜與牛、豬、魚肉而外就沒有其他菜蔬，且每吃都很延綿；早上蒸熟以後，晚上即多冷食，不再另煮。漢蠻大體相同。蒙化子多吃米及包谷，自種自舂，廚室裏不設灶，就火塘置大三脚，以大土鍋烘煮。會食時若坐位不夠，即雙膝跪地，若羔羊跪而吮乳狀。裸黑雖如漢人設有鍋灶，但生活較苦，所吃多係雜糧。卡瓦更刻苦，且以不衛生，居近漢民如公龍小寨，那賽等村的，倒還相當清潔，至僻居邊壤的，放手抓吃喜吃臭肉一類習性還沒有澈底改除呢！又擺夷婦女喜嚼檳榔，雙唇隨時血紅；裸黑，卡瓦等不論男女都愛吃早

烟，甚至漢民中較富裕的婦女也習染成風，隨時把尺長的銀皮烟袋斜插在背項裏；而嗜酒若命，更爲卡保二種人的特性，每遇假期，逼路都有醉倒在泥塘上的。

(四)住：居民的住屋，自然的可以區分爲二種：一種是以漢人的爲主，附帶同化了傣族與蒙化子的，一種是以擺夷的爲主，附帶同化了漢蠻與卡瓦的。前一種，少數漢人的以瓦蓋，大多數則係以木、草竹、建蓋，大多一間正房，兩廂合成人字形中隔作爲食飯，工作閒坐處所，進門的左手一隔爲灶房，右手一隔爲睡室。此外又在側面或對面建樓房一間，上設物，下關牲畜。漢人的多請匠人代蓋，其他則純係全村人義助，並且在一天以內就可以進新房。後一種，除佛爺的趙寺備極宏大輝煌，土司，官爺，看邸等上層階級得蓋漢人式的瓦房或片房外，都係竹草等建出的雞籠。全屋爲四厚構台，兩廂極寬大，房簷幾觸地面，另在山墻部位伸出兩小廈，後面欄阻不通，作爲睡室，前面即開門。中隔寬大，有火塘坐位，作炊爨會食休憇之用。漢人與蒙子，較重清潔衛生，擺夷即比較骯髒，神聖如緬寺，掃地時條帚都不行運到擱置什物的地方，任其穢積自若；瘴蠻更進一層，卡瓦則人畜伴處，簷前漢人捧杯向月處，彼則聽山雞、猪、牛、羊來作稀爛污濁的糞塘，可說是最不講究住所的原人了。

(五)睡：漢民，蒙化子的睡室，多在堂屏右隔；擺夷等則在後廂小矮屋內，惟婦人生產

以後即移出火塘邊歇宿，直至滿月始移回原處。漢民、擺夷、蒙子等較爲闊綽，有被有褥，最低限度亦有氈毯草蓆之類，棵黑、卡瓦等則僅有被單草蓆，甚至滑無一物睡在木板以竹笆頭上者，故他們每座都靠近火塘，燒火助暖。蒙子所用的床，多用木製成固定的，其他則係活動現搭，且擺夷的床非常低矮，這大概由于穿桶裙，解卸坐下，須低矮才方便，同時因土司時代，階級跟嗣太嚴，衣服不得穿他色，房屋不得高樓大廈，于其連座處也就不准尚床大舖了。此外，受漢人習俗感染較深的，父母子女夫妻叔嫂都分開睡眠，區別甚嚴，而比較不開化的，則僅用蚊帳或竹笆隨便隔開，甚有疊不分別，同床共被，雜然混睡者。

(六)用：日常用具，以土、竹爲多，故若以使用器具來定他們進化的地位，可稱之爲陶、竹、木器時代。留儲衣服，沒有皮箱木櫃，只有竹籠竹籬，挑水煮飯沒有木桶銅鍋，僅有土鍋瓦罐，除了隨身的一把鐵質長刀，一身銀質首飾，一套犁耙鐵頭之類外，若要找什麼銅盆瓷杯，鐵勺玻璃杯，除非緬寺，宣爺或特殊漢人家裏。

(5) 風習

一、婚姻：漢人及一部分夷民，仍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辦婚姻，與內地同；至大部夷民則爲自由選擇，父母只立于旁觀的參贊地位，其中也有先行交易始擇吉開張的。他們互相接近

的機會，或在娛樂的會期，閒暇的夜裏，或在光天化日之下，山涯田裏工作的時候。譬如罷夷，陽春三月，插花期近，他們和她們便粉紅黛綠，大打整其「子弟」，人叢中，草地上，男女成羣，各人擇定對象，或唱曲，或澆水，或丟包，在肩來眼去之中，已築起纏綿綽綽的熱戀；又或明月之夜，一年少男人手彈牛腿弦開柳尋花，走進「二秀」家中，父母兄嫂即知何避，讓一對春光少年情話嗚嗚，互吐其我我卿卿；經了這樣詳慎周密的選擇吸戀，自然築成一對愛侶了。又如蒙化子與保黑，有時在烈日當空的如茵草地勞作而巧通意中人，即互流其心中閃電，有時在虫聲清脆的籬下相約聚會，即暢叙其款款深情；見面的機會既多，傾慕的深情自然也就湧起了。男女相愛既定，一面央人向女家父母說明，一面即由男子遞交女子首飾一二件，或銀錢數元，保黑則由女婿挑一二塊明子燒柴到女家，即為聘禮。漢人的走束，發八字，合婚，等等，彼等只以一句無形的話就代替了，實在簡單而明瞭得多。結婚期近，男家備酒、肉、把把、芭蕉之類送往女家，即雙方辦席，邀親友喜宴。迎娶時，擺夷到女家向岳父父母磕頭後先回，再由女伴送新娘步行隨後。保黑則進女家時高吹簫笙，媒人則口唱板錚錚的曲調，女家亦有人陪唱。蒙化子較特別，迎娶多在夜間，女子先在堂中紡線或舂米，靜以等待，父母則伴睡不起，迎娶者到，拉起女子就走，父母始起來故意東走而西追之；到男家後，須隔一二年生有子女，由女子親手牽得婿婿，才邀請

親友，無方歡宴。擺夷若木商請父母即私相配合，則劫娶時父母雖心許亦有伴爲發怒，作羹東鄰西之舉者。當成婚時，擺夷漢蠻則有請佛爺唸經以爲祝福的，保黑蒙化子卡瓦有徹夜跳舞以爲慶祝的。發生夫妻關係相當時日後，也有赴女家認親者。同姓同宗的堂姊妹結婚視爲常事，是他們的缺點，但始終保持一夫一妻制不納妾多妾（土司及宣爺等則不遵此例），是他們的美點。因爲他們結合絕對自由，故脫離也絕對自由，只要不能相愛共處，或大吵一會各散西東，或割斷腰布各持一節，以後即可另尋愛侶，互不干涉。並且因女子在經濟上，採茶種稻挖山與男子同樣有生產能力，社會地位不似漢人女子之低落，故不堪辱虐時，即可提出離異。至擺夷官家可納民婦，人民不得上妾官女，則由階級限制嚴厲之故耳。

（二）喪葬：漢民，人一死即挖氣厥蘇，披麻戴孝，訃告唁吊，擇吉發引，棺葬守孝，完全與內地同，這裏單就特種民族的特點略述一二。

人一死下，親戚多有携米，錢來哀悼的，各族皆同；蒙化子則定例敲牛一條，以爲給死人來去作耕種之助。卡瓦即死即抬，保黑亦不出死日即須抬出。蒙化子、擺夷、濮蠻、有停柩至次日者，但都不擇期，全看人事的便利而定。裝殮有用棺的，有用麻布包裹的。擺夷、濮蠻在出殯前後都請佛爺來家唸經，餘族則沒甚舉動。墳地，擺夷常有一定，餘則現時尋覓，只要平坦，即爲

好地；而裸黑復有用生鷄蛋丟下，看其爛於何處即認何處爲好穴的習俗。多數都用火葬，連身埋入土者，須遇產亡的孕婦或肚痛而死認爲死得不好的始行之。近來受漢習感染，有連棺埋下者，有連棺燒去者，有將人倒出燒化把棺木棄置荒郊者。擺夷燒後灰骨，只是隨便將土堆上一點，或插竹片圍繞之；蒙化子和裸黑，仍照漢人挖埋較深，壘成墳堆。除死日誌哀外，也不帶孝，更不守孝。

(三)娛樂：除漢民有過年過節一類娛樂外，裸黑、卡瓦、有火把節，跳歌，蒙化子有賽歌，過年，擺夷，漢蠻有堆沙，插花，澆水，丟包，對唱等，都各有一番熱鬧。

火把節，在舊曆六月廿四夜。用松柴剖細，紮在竹竿上，燃着後直立于庭院中，遠隔數里，都明白如晝。他們于大吃其肉外，復各執火把，用香麵蒜酒，先在堂門洒出酒馮，依次洒給家人，用物，樹木等，認爲口舌是非災害病痛，經此一洒一燒，即可烟消火化，而榮華富貴妻財子祿，經此一洒一燒，即能從天外飛來；同時看火把的明亮程度，以覘莊稼是否豐收。一方面含有娛樂，生產諸意味，一方面也夾有迷信色彩。火把節後，他們便登山游獵，數日不休。遇婚嫁喜慶，便在院心裏拉起棹子，上置白酒或水酒，長効成羣，圍棹子而唱歌，一邊吹笛簫，一邊唱曲調。卡瓦子月明之夜，常男女成羣，拉手成環，口唱山歌，脚踏節拍，作有規律的愛美舞蹈，樂陶

陶也。

舊新多在新谷出時，盛備飯肉，大吃大喝，在人吃以前，還須先敬「阿花阿黑」。過年與漢人同時，在農曆正月一至十六。在這期間，他們停止百業，各着新衣，或打「得樂」，或吃把把，連牛也不放，大穿大吃大鬧大開，比漢人還隆重而認真得多。

然而在各種族的娛樂中，最熱鬧的還要算擺夷的堆沙插花。每年清明後十日，插花盛典便按時開轟。將到的前幾天，她們忙做「豪繡」——「米花」，忙製服裝。繡寺裏，先用用人將沙運來堆積一處。午飯前後，鏗或之聲大作，震耳欲聾。他們先集會到郊外去，各採集了連枝帶葉的鮮花，然後小和尚在前，婦女隨後，男人壓伍，向繡寺而來。小和尚帽子亦紅，披被納黃；婦女手執扇來洋傘及鮮花，身穿綉麗細軟衣裙，身戴雪亮金銀手飾，腳踏尖鈎花鞋，若每月初娥。如出水西施，娉娜婷婷，紛花拂柳而來；男人則頭戴兇惡面具，赤身裸紋，手執各種矛戟，一面跳擺，一面打拳，大鏗大鼓一齊擂動，響徹雲霄。進繡寺後，各將手執鮮花插入沙堆，並將所帶米花，糖食，芭蕉，花枕等物，攜送佛爺。解散後，男男女女，聚集一處，各出製好花包，互丟互接，如美女穿梭，又像流雲飛舞；又或手搖小扇，對唱情歌，柔喉婉轉，令人沉醉；互相讚水，以相嬉愛，亦在此時。個別的風流韻事完畢，又復集合隊空伍，在場走種種陣勢，腳手高妙

的男人，也有在此時獨演或對打，以博萬衆喝采。在幸裏盤鹿竟日，始原隊該出，備打跳擲着回去。這是他們的全年大會，也是情男情女互尋對手的絕好時機，一直要熱鬧好幾天才行休歇。

各雜族常玩弄的樂器，樸黑，蒙化子，卡瓦等有牛角，作軍用喇叭，于遇警須召集各村人民時用之；有蘆笙，用葫蘆製造，喉有多簧，能發複音；有橫笛，由圓竹烙洞而成；有響篴，用竹片雕簧，就口呵氣彈動，如奏口琴狀。擺夷、濮蠻有牛腿弦，長尺餘，聲尖銳，有銅鉗，聲轟欵里；有象脚鼓，狀似有脚玻璃杯，長三四尺，用大樹筒雕成；有短笛長五寸餘，牧童吹奏。

(四) 酬酢：婚喪往來，多送米、茶、糖、果等物；擺夷宴客菜蔬種類不多，但數量則豐，吃不完就添了米。生客人卡羣，不易得歡迎，須向頭人說通，才能暢行無阻。擺夷較死板，若不與他認識，想就他家裏煮一頓午飯都不易做到，但若處世了，則又十分和藹可親。蒙化子等對人極親怡和氣。

(五) 沐浴：蒙化子婦人有洗早頭的習慣，絕早出外挑水，每帶有篋梳，就水洗其美麗的長髮。擺夷因居天氣酷熱的場子，隨時都泡在河裏作冷水浴，雖婦人在稠人廣衆中，亦常不穿上衣，乳部以上全赤露在外，仍泰然自若，不覺羞恥。茲節錄李竹村先生描寫擺夷婦女作冷水浴的短文如後，以代說明。『……：：：：：每到午初烈熱之際，擺夷婦女，身圍長裙，肩担兩瓦罐，繡上

常設應洗之衣服蔬菜；向水邊嫵嫵而來。至近于河岸，置其衣物蔬菜于水濱石上，獨袒為纏至急流處汲水。繼洗衣物，晒之沙灘在上。然後置其高髻，以木梳將其修美之髮理伸，毋就水邊洗，洗訖，乃梳成高髻，插梳髻上，則深入水中，先洗頭面，繼及胸臂。于是鬆其乳前之裙結，兩手伸入裙中，裙漸高而身漸屈于水中，繼則繞其裙于頭上，沐浴全身。事畢，裙漸下面身漸起，裙連水面，而身已直立，其曲線美，始終在裙中水中，會不容易給人窺賞。既而復將其髻上之梳插入裙結之內，登岸取其衣物，加于水担之上，蹣跚而歸。」（到普思沿邊去 p. 97-1-98）。

（六）陋習：漢人婦女愛纏足，文化程度較高的地方如蠻樞、東乃、那賽等處，其足愈小。除蒙化子一種天耳外，其餘各種人的婦女，耳壳上都受有肉刑，帶了枷鎖，尤以濮蠻、卡瓦、裸黑婦人的耳環，簡直大如手鐲。留長髮亦為通狀，擇夷出嫁後的婦人，更喜添假髮；並好漆齒，使天然的時齒成爲墨樣的黑齒。卡瓦男子，多有通體刺滿花紋的。

（6）宗教

此地居民所信仰的宗教，正式的原只有佛耶兩種，但漢民的祭祖與卡裸的迷信，也極富有宗教的意味，故在詳述擺夷，漢懺念佛與裸黑、卡瓦崇耶之前，先來把漢人、擺夷的追遠與卡瓦、裸黑的迷信略述一下。

(一) 追遠：漢人每遇年節，常嘗饌定祭，以獻祖先，並移獻門外，以酬親族外鬼，稱為節祭。春冬二季，則盛備餽饌，到坟前展獻，稱為掃墓或獻坟。至陰曆七月間，由一日至十五日止的半月內，復就家堂右方擺香案，貼祖公單，一日三次，虔獻花果菜飯，至十四日晚或十五日早，移設門外，大燒錢紙包封以送之，稱曰接祖。卡瓦則于一定的開歇期內，就附近的大樹林群集於祭，名曰祭竜，由村人輪流當任辦理，這一方面是祭神，同時也就是家祭的意思，因為他們有些死人是就竜樹林燒，就近掩埋的。獻墳，則蒙化子也同樣舉行。

擺夷與漢蠻平日祭祖，都係到紉寺裏舉行。富有的備豐盛的菜飯，貧困者單合齋飯一碗，在大佛前跪下，佛座前燃蠟條，請大佛爺來念念有詞，謂之湧水。法事做完後，把所帶餽饌全送給大佛爺享用，以為經過大佛爺這樣的居間介紹，自己要致敬的祖先就已享受着了，若不這樣的做，只在家旁祭獻，則任是多麼虔敬，祖先都接受不着。此外，他們也與漢人樣的有接祖之舉。時間由陰六月十五日起，叫做「關門」，至九月十五日止，叫做「開門」。在這當中停止了經商出行嫁娶等事，把所有積蓄，拿出來大吃大用大開消，盡量揮霍。年老点的，則各帶行李，相率入緬寺，在涼爽的佛門裏心曠神怡，弛然而臥，除吃飯時間外，全不歸家，也不管家裏的大事小物，這叫做「納佛」。並且輪流負責辦會，于一定間隔時間內殺豬宰牛，請佛爺唸經，表示超度。

祖先。每年「開門」「開門」「採花」，爲他們三大隆重的會典；有時還官就此期間蒸無數饅頭米飯，煮無數塊牛肉到街上來遍施所有街人借以奠薦亡人的。

(二)迷信：俚黑喜游獵，故崇奉獵神，或供于家堂，或認爲附于神聖的老樹上，常殺牲致祭。他們中有會放咒驗的，常紮神人，以代表所嫉恨者，指手畫腳的唸了咒語，對準神人的心窩或頭部射上幾箭後，即埋話水邊，以爲這麼一做，對方即害暴病，決不會治愈。又俚黑與卡瓦每遇特殊事故或將舉行一種新的事件，都要殺一公雞，祭獻于所奉的神祇之前，剝開雞頭骨及腿骨來覘卦，以下禍福吉兇，也有直接剝生鷄卦的。

擺夷的迷信更多。一種稱撲死鬼，多半由婦女在夜間所變。據說當她要變化出去時，連她本人也不知不覺的，只突然在灰地上打了一個滾，原身便臉青神昏，在半眠狀態中倒睡在家裏，一直要她的神魂窈窕來附在體上時，才會甦醒起來。她的神魂飄飄蕩蕩跑出去以後，或變成貓兒去吹人家的肉，使牠發臭不能入食；或變作人形去捏人家的小孩，使他遍身青一塊，綠一塊，一夜嘔哭，生出痲痛；又或變成大白馬，牛屎，盞谷籃之類，在黑夜的大路上唬嚇行人。但若被人發覺反手打牠或用法術把牠捆縛起來不放，則一過了半夜鷄叫以後，牠便會急噪哀求，再不敢回去，家裏的原身就會嗚呼哀哉了。一種是屁拍，據說也是婦女所有，如果取着有屁拍人家的東西，牠

便會跟着什物走去，爲害他們年長的任何人。經會審驗的人來詰問後，即由病人口中直接招認出來，于是患病之家便應當用酒肉等禮物送牠回去。很奇怪的是這時久臥病榻的人竟精神十足，站起來大踏步走向放屁拍的人家，等屁拍交還了原主，病人又恢復了病態，精神癡瘓的要抬着回來了。經這樣的送了以後，病榻便會一日日愈去。凡有屁拍的婦人，每每遺傳給她的姑娘，一案裏某家娶了一個屁拍女郎，大家就會羣起而逐之，于是有屁拍者只好會集起來，去單獨聚居；在猛猛瑞士鍋寨旁便有這麼集成的一寨叫做屁拍寨。一種是放歹：這是不分男女，只要學習過的都會，而且是聽意識的安排，有意地放給別人的，中又有牛皮脹，飛刀等之分：牛皮脹，是情婦放給情夫的，她用大張的牛皮縮很小的體積，混在食物中使她的情夫吞下，以後情夫若變心爽約，牛皮就在腹裏舒散開來，脹得要死；飛刀，是恨仇人的時候，念念有詞，使利刀撒空飛去插在仇人身上的一種法術。

這些迷信，據他們說地振振有詞，確實不虛的，但真的如何，却難遽下斷語，寫在這裏無非借以表出夷民們的愚昧虛玄罷了。此外漢人之崇信風水，算命，運氣，保黑，卡瓦，蒙化子等有病只知送鬼，與放咒驗、撲死鬼，屁拍，放歹等等，可說是八兩半斤，一鼻孔出氣。

(三)佛教：在耶教沒有侵人之前，保黑，卡瓦也信佛，從前山大理雞足山進來作叛亂軍

師的銅巾和尚即是他們的教主，上改心小黑江內外現尚有四大佛房之稱。但他們供奉的不是釋迦牟尼而是玉皇大帝，所謂掛羊頭而賣狗肉者也。實際虔信印度佛教的，惟有擺夷與漢蠻，而尤以擺夷爲誠懇貼切。

他們的禮拜所叫做細寺，是他們的信仰中心，也是他們的政治，教育，禮法等最高級機關。民間住屋只是點茅草蓬，雞籠單，就是宣爺頭人等，也不過瓦屋平房，而細寺則宏大巍峨，富麗堂皇。或在土司官署以上。或一村一所，或數村一所，或一村數所，單就猛猛縣城而言，就有後曠細寺，官細寺，魚塘祠寺，下曠細寺等四處，合計全縣共有四十餘所；而且不論材材工力，都是「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看細寺的大小，即可知該村人民經濟力的枯榮。

凡細寺所在地，都是寬闊，高潔適中，得全村之秀。以佛殿爲中心，前後左右圍滿佛龕和僧居住的平房及亭榭，寶塔等建築。其佛殿多係兩層或三層之高房瓦屋，檐柱分內外兩層，內層直冲屋頂，外層抵廈口，周有走廊，可以通繞，省立簡師在官細寺裏的教室，就是把走廊的一方拚隔起來使用的。由山牆開門，殿內空闊涼爽，上有彩畫天花板，下鋪竹席，散綴有坐拜蒲團。光綫從兩層檐的間隙中射入，非常明亮。在另一山牆之前，大度雍容，靜穆渾厚的大佛像，面貼泥金，身披黃色袈裟，高坐于寶座之上，令人望而俗念全消，頓然生皈依之想。佛座上平而方，

如後城與下城緬寺，則全以五彩玻璃鑲成，燦然發萬道毫光，周壁滿掛彩色神畫，屏聯。佛板山塔仍有門通外面。

住在緬寺裏的僧侶，分大佛爺，二佛爺，小和尚三種，均戴紅帽紅巾，披黃被，圍黃裙。大佛爺每寺一人，不得還俗，二佛爺每寺二三四五人不等，可以還俗娶親，小和尚則極多，中座以上人家的子弟，在五六歲後都要送進寺去做兩三年的和尚。猛猛以後城緬寺最興旺，長老年七十餘，仍鶴髮童顏，二佛爺小和尚等，共有三十餘人之多。其生活，完全坐食民間供給，不積私產。其工作，大佛爺傳經講道，代人祈禱，析疑問難，代人釋惑，排難解紛，代人除禍，卜休算咎，代人指路，是智識之寶庫，萬姓之師表，民衆之救主；二佛爺代大佛爺應付社會，教導和尚，爲社會之中堅；小和尚則除朝夕學習經外，即以嬉以遊。

因人民死心踏地，崇信我佛，而大佛爺乃我佛之化身，二佛爺及小和尚又爲大佛爺之候補者，故形成一種特殊階級，備受人民瞻仰，尤以大佛爺爲甚。人民每有資財，糖果肴饌，必爭先恐後，分出大半以措佛。以得佛爺接受爲莫大榮幸，必俟佛爺享用過，自身才敢吃敢穿敢用，于心才覺安舒。蓋以爲佛即佛爺，佛爺接受了我的貢獻，即我對佛已經做到最大的崇敬矣。而佛爺發會虛優，亦習成自然，泰然宴然受人民的尊奉不自以爲過。人民每進寺見佛爺，在門外即脫去鞋

子，很遠即摘下巾帽，雙膝跪下，叩頭為禮後，蹲在一旁俯首低聲陳說，事畢復叩頭輕徐而退，生怕喘了一口不恭敬的氣，冒犯佛威般的；即佛爺的父母見佛爺亦必如此，蓋只知佛為唯一至尊，不知有他也。

人民既以全部身心性命浸淫于佛教信仰之中，故表現于性格方面的，也無一不佛教化；從好的方面說來，固然淘成了和平，忍耐，溫柔，禮讓，互助，樂觀諸美德，但從壞的方面說，聽天安命，不思進取，完全成了稊氣十足的順奴，全無奮發有為的精神，也就絕非暴風雨時代的二十世紀所需要的民族了。

(四) 耶教：宗教為社會的上部構造（即意識形態）之一，牠的發生發展死滅都是緊隨着社會的經濟基礎的，有怎樣的經濟制度，就反映出怎樣的宗教形態來；有漁獵牧畜的原始社會，便有崇拜動植山川的拜物教；有公侯伯子男一系列的上層階級統治一切的農耕封建時代，便有多頭並列的多神教；現在是資產階級獨佔一切財富的資本主義社會，自然便有「耶穌是天上的救主」，「基督為唯一的真神」的一神教出來表演牠時代的戲劇了。

尤其是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資本帝國主義的經濟恐慌是按着時間週期性的表現了出來，牠們要解決原料不足，商品過剩，失業增多諸致今傷以苟延其垂死的末運，不能不向產業落後的弱

小民族身上來想方，于是御用階級的僧侶牧師，便背了十字架播散到我們的國土裏來了。

在初來的時期，原是鑽進我們繁盛的內地盤旋的，但幾經下手而無效，乃改變方針把對象取準了萬里蠻荒的邊地。他們一經到，設醫院，施小惠，立教堂，講聖經，編文字，辦學堂，常多管齊下；邊民多愚無知，惟利是圖，于是先而殘廢罪犯首先皈依，繼而男婦老幼均相率入教。外國政府對牧師們的任用既堅，待遇也厚，他們自然夫倡婦隨，父作子述地竭舉生之力以經營，因而成效也就非常神速，一日萬里了。深入內地一久，對當地的物產資源要隘自澈底瞭知，外國政府無異派遣無數考查專員分赴各地，可以坐關報告，對一切即明如觀火；而教民薰陶既久，思想言行性格都被同化，數十萬人心，無異裝出賣給他們。至此，傳教者夾其力量，進而干預民刑，使教民與非教民糾紛叢出，偶有交涉，飛機重炮即應「保護僑胞」之聲從天飛至，而秋海棠葉式的中國，便有變成外國國色的危險了！

X X X X X X X

耶教流入雙江，今已三十年以上，在光緒三十一年（西歷一九〇五年，民國前七年），正是雙江土著氏族保黑，卡瓦第二次叛亂擄平，銅巾和尚遺下來的假佛教從他們腦筋中崩潰而正感徬徨歧途，身心無所寄託的時候，美國加里佛尼亞省人永偉里，浸信會牧師，恰從海外飄來，向上

改心一帶的僕黑乘機竄入，開始活動。但種子雖然種下，而力量尙未膨脹即被駐防營帶彭錕燧逐出境。

永氏離雙後專赴濶滄經營，以精佛爲根基，默化潛移，設施周全，教民數萬，連滄源一帶等處野卡都已入其圈套，于是又于民國十年，從精佛總會惹來雙江組織支部。先到蒙化寨，邦右，細些三處進行，繼推廣至上改心各村各寨，由十四年起，就猛猛建蓋教堂後復遍播全縣。在此以前，係永偉里夫婦經營，可稱爲植基時代；自十四年至民十九年的數年間，係永偉里，普光讓，交替進行，他們住雙的時間較多，會務也很發達，可稱爲繁榮時代；民二十年以後，純由永文生（永偉里次子，現住精佛）負責，教堂多交三五僕黑看守，他們只一每年到來二次，有暫時放棄模樣，可稱爲衰落時代。

全縣計有教堂四十九個，教民一千五百餘戶，共約四千餘人，入教的計僕黑全部，蒙化子及卡瓦大部，漢蠻小部，惟漢人與擺夷則全無。教堂房居多係方式，草蓋，內置坐凳與講台，每所可容三四十人至七八十人不等。茲錄民國十七年縣長劉臣堯的調查表（見雙江縣府猛猛教堂交涉卷宗）於後，以見分布情形一斑。

雲南雙江縣教堂一覽表：

猛猛城	區	教堂地點
	分部	
猛猛城外		教民戶數
		二十八戶

上			
邦	園	岳	也
烘	山	河	別
二十	十八	十四	十九
戶	戶	戶	戶

南	伯	戶	瑞	背	半	大	伯	掌
角	迫	那	卡	陰	坡	必	扎	南
三十戶	二十四戶	三十七戶	四十二戶	三十六戶	二十六戶	十九戶	三十六戶	三十八戶

改

雙江一營

回	伯	康	小	田	小	札	明	璦
蚌	結	泰	忙	璦	璦	朶	子	頭
十 八 戶	三 十 八 戶	二 十 七 戶	三 十 五 戶	三 十 六 戶	二 十 五 戶	三 十 五 戶	四 十 九 戶	三 十 七 戶

七八

銀	糶	忙	南	小	嘉	下	上	替
廠	窖	近	領	忙	烈	邦	邦	背
十	三	二	三	三	二	三	三	二
二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戶	三	五	九	八	七	戶	六	三
	戶	戶	戶	戶	戶		戶	戶

改

雙江一啓

璫	紅	邦	南	蒙	細	怕	下	賀
楊	士	右	亢	化	些	謝	黃 草 林	六
三 十 二 戶	三 十 三 戶	三 十 二 戶	四 十 一 戶	六 十 六 戶	四 十 戶	二 十 五 戶	三 十 八 戶	二 十 七 戶

八十

山 拂 四			心				
大	扁	邦	扎	壩	南	既	細
戶							
賽	倒	改	六	野	寬	公	臘
十	三	三	四	三	二	二	三
二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戶	二	六	二	七	九	七	七
	戶	戶	戶	戶	戶	戶	戶

以上是那教勢力在雙江形式上的表現，至其精神上的收穫，尙有如下幾點：第一、破除夷民迷信；保黑、卡瓦、自來崇信竟極殲滅死鬼，隨時有隆重的祭典，卡瓦復崇拜諸葛孔明，但自「耶蘇」跑來以後，向日的迷信已崩潰漸盡，只知「耶蘇」是最高真神。第二、轉變夷民生活；保黑卡瓦嗜烟酒如命，男女嬉嬉，自小即以此爲日常作業，乃入教以來竟多數戒除，比我們漢人的「禁烟要政」還厲行得澈底些；從來骯髒惡陋的容貌服飾，亦知清潔修整，日漸洋化。第三、提高夷民智識；永氏用英文就保黑原音折成字母，譯出聖經來教導他們，連十多歲的小姑娘都有能讀書識字通儒者，有一部份男子且兼通漢、英、黑三種文字，儼然成爲漢洋間的「外交家」，遇有交涉時即出席充當教育的代表或翻譯員。第四、扭轉夷民傾向；入教者專知皈依上帝，崇奉洋人，渾渾噩噩，悠悠遊焉，自視爲別外一種天地的別外一種人物，大有「不知有漢，無輪魏晉」之勢。總觀以上，其潛力之大，實在令人不寒慄；每年召開一次「全教大會」時，只消永氏一紙公文，無不應聲而至，整齊迅速，以視吾人每召集一種會議，總要拖後一兩點鐘才冷蜂子樣摸來的，真令人爲人心已去而痛哭流涕之太息也！

他們的工作，以傳教爲主，以低價售賣文具、藥品、簡易治療，附帶教學等爲副；照其原來計劃，尙擬辦正式學校，與醫院各一所，因猛猛教堂租地交涉未解決，尙未果行，傳教多就禮拜

日，教師多採巡迴制，程序首則合唱讚歌，默禱，繼則由教民輪流報告教義，最後由教師批評指導補充，宛如學校開演講習形式。教民中有優秀的子女，即公費送往精佛學校入學，畢業歸回，派充傳教職務，月給薪金一二十元不等；現刻看守教堂的張老六，住怕結傳教的何其珍，就是得到較厚待遇而名譽較響的「留洋學生」。

X X X X X X X

在最初到來的時期，他們建教堂，引教民，都有些失常的行為，引起了官民的恐懼，我們且看當時的記載罷：

「……正月初間，有外國人到上改心廟之蒙化寨傳教，估拉夷民洗澡，並要在蒙化寨起蓋教堂。並言，此次來蓋教堂，係有瀾滄縣公文，不與上改心官長相干。……」

！見雙江縣政府歷任猛猛教堂卷宗民國十一年二月十四日上改心縣佐李光藩呈報瀾滄縣長趙公文。

「……：目前與邊地治亂有密切關係者，厥惟蒙化寨建教堂一事。該寨傳教之人，時而附英國人，時而稱美國人，自來自去，並不知冒地方官。匪類游民，紛往投教；投教者恃教為護符，謀叛謀亂，無所不為，安分者見投教之人行為不正，恐受禍害，時切驚惶。現該教堂估伐於

沐·佔地地盤，皆二和尚等一力主持，該二和尚等所以急急從事創設者，以教堂成立，護身有所，更可爲所欲爲，並非照約章辦理，合于教人爲善之旨也。……」

——同上卷宗，民國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縣佐李光蕃呈。

「……：東南兩區教堂，已達四十餘所，雖建築簡單，然所用地均係自由擇用，從未向該管頭人先事租賃。……」

——見同上卷宗民國二十年八月十五日教育副局長張正楷上黃縣長呈。

教士方面，除傳教外，在相當時機，對民刑事件也常參加一些意見，茲錄永氏父子致漢官的幾封信件如後：

「縣長大人明鑒：蓋爲政者，乃法律之所出，使民遵之守之。今公使教民盡趨，此非法律之章，條約之制，以強教民而犯教規，是欲教民而犯天律也。請公勿爲斯舉，以免萬國交涉，速息此洪波，是幸！願頌公安。」

主曆一千九百二十七年一月十四日，美國牧師永偉里謹上。 再者：去歲教士所建張羅二姓爭田之事，迄今公尙未覆函。公可將斯田判還田主張姓否？若欲斷還，請速判決；倘再延綿，士聞張姓將上控於總研矣！函呈請公深思之！仰覆函爲盼。主曆一

千九百三十七年二月十四日牧師永偉親自拍結卷具。」

——見同上卷宗。

「丁縣長百鑒：前三月內，本牧師的一個先生，名孔祺，被某士人誣害為賊匪，認教士的褲子為証據。此人素是奸人的，並無為非情事，褲子乃是他的親母親縫的褲，若有虛事，請貴縣長清查！教士當中並沒有行盜的規矩，天日教人警戒偷賭，而令士人橫行霸道，亂出亂打本教中的教士。如果教士有錯過，可來報告教堂中的人，現在士人不分黑白，把教士誣害為盜匪，本牧師心實難忍！希望貴局長速速施行調查的虛實，和匪的根由，而後士人誣害，處罰士人，若有教士行罪案，處罰教士也可。特此函達，日後希望再會。敬請公教。」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牧師永文生。」

——見同上卷宗。

因此，教民與非教民中，時有阻撓。中經潤瑜殖邊總辦繆屏綽的幾次勸慰引導，調合各方，才算漸漸相安；然而教民得了明令保障，教務也就進行得很順序，以致那教在綢雙兩縣，著了很好的成績。繆總辦的告令摘錄於下：

「……查信教自由，本約法之專條，服從法律，乃國民之正軌；法律為國家約束人民之大權，宗教乃為社團感化羣衆之善事，其途雖殊，其欲使人回歸於善之旨則一。法律有國籍之分，宗教無國籍之別，凡為教徒，不得誤認入教為入籍，遂假為護符，凡屬人民不得誤認異教為異類，動輒借故尋隙。查本縣民教，不知上通各種理由，每每入主出奴，互相擾害。……」

——見同上卷宗民國十五年六月十九日濶滄殖務總理繆致改心縣佐段秉毅訓令。

「照得信教自由，是載在民國約法的，自由的道理，是要由各人自己意思，不准別人干涉。現在世界的宗教很多，如同教耶教，都是從外國轉到中國，要說起這宗教的本源來，回教佛教，都是外教，不但耶穌教是外教。佛教回教，是教人為善，耶穌教還是教人為善，永靠里耳傳的教，就是耶穌教了。他來我們濶滄傳取政府合他訂過條約的，他只要不違背條約，地方官是要保護他的。他們入教的人，按照教規，是不喝酒，不吸煙，這都是他們講衛生上的好處；他們不迎神，不賽會，不供偶像，不供牌位，這都是他們不迷信的好處。若是不入教的人，有妨害他們這些好處的行爲，便是妨害他們自由了，還是不可妨害別人奉的教！至於入教的人，別人供偶像合牌位，也是別人的自由，對於國家的止稅

，合地方的公徒捐，凡衙門頭有案，不與宗教衝突的，還是一樣的照料，若有違抗，准你們頭人告發，本總辦會跟究他。若是把着訴訟的事，承審的人員，只講理之是非，並不管他人教不入教；業經判決以後，無論那方不服，可以到第二審衙門上訴，不要因人教與不入教的分別，便生些意見，說些流言。永偉里君在潮滄，只管他傳教的事，若是訴訟案件，他並管不着，他如果爲訴訟說情，承審官照例不理的。本總辦對於潮滄的百姓，不問他入教不入教，都認爲國家的公民，不分什麼界限。你們入教不入教的人，同在一個地方，或是鄰居，或是親族，自今示諭之後，都要相親相愛的，以安生業，勿再發生誤會，切切此佈！」

——見同上卷民十五年六月十九日繆佈告。

○

○

x

○

○

以上將那教的來歷，經過，現狀約略記出。茲再把猛猛教堂情形及交涉原委介紹國人。

猛猛總教堂，地在猛猛城南三里許，是一個較高闊平整的小山嶺，稱曰象山，爲世中東南幹山的支脈，在天仙山之前側。前後左右各山脈盤旋顧盼，如帶的大河，縈迴前方，舉目則萬山星拱，近則四野蒼翠，空氣流通，眼界開闊，風景宜人。省立備師自民二十五年三月成立以來，

天天在尋覓一個建造宏大校舍的地址，還沒找得第二塊如像耶穌總教堂所在地這樣適宜可用的地方呢！

永偉里選定這塊地址，係在民國十四年一月蔣大興縣佐任內。開始建造房屋，即於是年春夏間，最初只蓋有教堂二間，馬房一間，以後陸續增置，至民國十八年普牧師光謙時又在最上方新建最精緻而宏大的一間，於是共有十一間之多，經了這三四年的處置，極好的尙有三大間，餘則剝落而去。全部共占面積約五百多方丈。

場周挖有深溝，以除濕毒。場面原有的樹木，多斬除了另行蓄植，地面剝皮很光，讓溼人地裏的雜質水分容易蒸發。中央有球場，幾條幽徑橫斜錯綜地把房舍聯通着。四周沒有垣墻，房舍係疏散地很天然地洒佈着，有如西洋山水畫。上面的一間，爲牧師住室，中央的連近兩間，一儲藥物，一爲牧師住處。右下側有禮拜室，最下面的一間爲教室，其上連花園；以上五間是較大的。其餘牧民住所，側所等等均較小而星羅在各方。房舍的建築，有草有瓦，略如擺夷的雞籠單而空闊清淨，且多係樓居，下部不甚高，用以置柴物。柱樑板椽等穿鑿極少，多用粗笨洋釘釘穩。布置安排均精緻小巧，幽美異常；即如普牧師手內所建的最上方的一間，高僅丈餘，方僅四丈，而裏面竟有廚室，沐浴室，臥室，閱書室，醫藥室，會客室，儲藏室，無一不全。其經濟得法，

安舒妥善，實爲處災方最適宜的建築，而漢人房舍中絕無者，難怪保黑處之，有如置身天上
了。

此教堂雖建築至而今十六年，而其地面並沒有交涉清楚的，故近七八年來雙方常有爭執，現在尙成未解決的懸案。這於教會方面固然難於展佈，而於本國則損失尤多，應在不久的時間內本
平等的友誼給以合法的決定才對。現將雙江縣府，浸信會牧師，外交部駐雲南特派員，駐澳美國
領事對此案互相往還的公文擇摘錄于此，然後再加以簡要的歸納，以明此案交涉的詳情。

「雙江縣政府公函 第 號

逕啟者：案准

貴牧師到府面稱：「敎會前牧師永偉理，在十年前向猛猛土司罕富文價買得地面一段，作
建築教堂之用，歷來皆無異議。後因普牧師光謙越出界外建築房子一間，遂與土人間發生
糾紛。經前任方縣長親臨勘驗，議定自十五年至十九年，由敎會備出租金肆百伍拾元，交
給猛猛地方首人作教育經費，此案暫告一段落。近日土人中又有到此區域內濫伐樹林或縱
放野火情事，是此項界外地段，非澈底解決，不能安心以謀增築需要屋宇，推廣敎務。擬

請作主，議定相當價值，將此界外一段一並永遠租借與教堂使用。」等由；准此，查事關租借土地，本府亦未便單獨主持。當經召集本屬紳耆等到府研議，會謂：此項土地係雙江縣全體民衆所公有，已革土司罕富文實無處分此項土地之權。所有罕富文與貴教會所立契約應請縣府撤銷廢除，另由地方自治團體及縣政府與貴教會當事人會商，另立租借契約。其契約內，應載明借用土地之面積，租期之年限，每年應納租金額數，至年限屆滿時，仍得由雙方同意，另定新約展長之，其年限一度契約至長不得過二十年。至永遠租借，在事實上等於杜賣，格於中國國法，碍難辦理，應請政府轉達該教會知照，等語。前承面商，相應將本地紳耆等之主張函達貴牧師查照。希即斟酌辦理見覆爲荷！

此致美國浸信會牧師永偉時。

黃源靜

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呈爲呈覆情形，請鑒核示遵事：十月十五日案奉

鈞處訓令第二二五號，開：「爲令遵事：案准駐滇美國領事尚德君函開：「茲將猛卯（雙江）地方關於教會地址所發生之情節縷述如後。本署迭據美國浸信教會稟稱：教會於一千

九百二十五年向猛猛土司罕窩文購得地面一段，歷來皆無異議。惟近日猛猛有人爭議，謂此項地段必須重新訂立契約等語。教會欲於原日地段之外接壤之地另加租賃地面一段，作教會及會內學校之用。地方對於租賃此界外地段及重新租賃原日地段二層，似不甚反對，惟猛猛有人聲稱，此項租賃時期，至長不得過二十年等情。……：應請貴處調查此事之真象，如果屬實，令飭雙江知事承認教會團體承租土地之權利。統帶費神辦理，並覓見覆爲荷！附英文原文一份，雙江縣長本年五月十五日致浸信會永偉時函二件。〔等由；准此，查民國十七年中央頒布實施外國教會來內地傳教租用房屋土地暫行章程，只有租用之規定，並無准許杜買之明文；即舊日教會已經佔用之土地，亦須補報地方官署立案，如係杜買者，以永租權論。此案據述情節，不甚詳晰，且詞出一面，未可遽信，必須考查確切，方能照章秉公辦理。准函前山，除函復外，合行仰該縣長即便遵照，將本案前後情形及一切契約文件調查詳確，照抄呈報本處以憑考核飭遵。切切此令。〕等因；奉此，遵查此案，前據猛猛保董宋子清等報稱：於民國十四年，有美國教士永偉里者，來猛向前土司罕窩文租借城南空地一段作建築教堂之用。當即劃定界綫，受洋四百元（作者按：僅交過二百五十元），立契租與永偉里使用，不定年限，於需用時隨時得備價取回。至十四年

永偉里回國，另派來一教士名普光讓者代管教務。（作者按：係十五年以後）普氏竟自出越界增建住室一所，侵佔民地數十方丈，遂與土民發生糾紛，因言語隔閡，久爭不決。至十九年普氏又將瓜代回國，起身時民衆羣阻擋，務請將侵地問題解決，乃由普氏出洋陸百元（作者按：銀數僅係肆百元），作為自十四年至十九年侵佔地面之租金。（作者按：恐係作十八年至九年租金，因普氏建屋於民十八，回國於民十九。）嗣後認將此住室拆卸，回復土地原狀，事乃告一段落。後來接替普氏者即永偉時，仍未拆至歸地，經民衆請求，方前縣長向永氏交涉，言定每年出租金貳百元，與猛猛人民作該區開辦小學一校之經費，歷至二十一年，此議仍未履行。又加土人不時至附近採樵，常與教徒輩發生口角，因此人民又迭次請求縣長，向永氏交涉，改訂契約，釐定界址，以便遵行。惟永氏多住瀾滄，惟於擬平期間來雙巡視一轉。本年二月間，聞永偉時父子已到猛，縣長乃率教育局長及地方紳首往訪永君父子，藉商解決辦法。據永偉里稱：此坊地段，係本會向罕富文永遠杜買了，已無何等商量必要，惟普氏界外侵佔一段，若肯永遠杜賣，可以再補價洋數百元。在人民方面的意旨，擬改訂契約，訂明年限租金，期限至長勿過二十年，惟期滿可以更新。以為罕富文係巴革土司，無處分土地之權，而永氏父子不肯接受此議，繼請將罕富文所立

契約借出二閱，亦稱遺失了，因其態度過強，無結果而返。查此段土地租借，教會並未和
地方官著立案，故無案可稽，而罕富文又因案逃亡，無從查詢。五月間永偉時到城，據到
彼已呈本國領事，復函謂：中美條約載有准許美國教會在中國各處永遠租借或杜買土地房
屋作傳教上使用之權之明文，因要求縣長作主，將此項土地永遠杜賣與該會作建設學校醫
院之用。縣長答復云：條約雖許貴國教會有租賃之權，但不能強人民必租必賣，此事非得
人民同意並呈請敝國上級機關核示不可等語，彼亦不言而去，此即該會侵佔民地糾紛之大
概情形也。究應如何處分之處，請祈致核示遵！謹呈外交特派員王。

雙江縣長黃源靜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日

「外交部駐雲南特派員辦事處指令第三七六號

令雙江縣長黃源靜

呈一件：據報浸信會歷在猛猛地方杜買及侵佔土地建屋情形……：懇予核示由。

呈悉。……：惟民國十七年中央頒布內地外國教士租用土地房屋暫行章程，規定房屋准
予購買，土地只能租用。又在章程頒布以前教會佔用之土地，如係杜買者，應以永租權論

。：：：：：至杜買一府。決不准行！：：：：：
此令。

特派員王百祺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七日

「快郵代電

外交部駐滇特派員王均鑒：奉令查辦縣屬猛夷民與美國浸信教牧師租賃佔猛城南空地一案。遵查此案，官經兩任，案懸莫結，實由該牧師未將當年已革土司罕富文立與契約檢出查驗，僅憑口頭辯論，難昭確實所致。除由臧厥備現任永牧師文生，迅將契約送驗，然後定期召集地方紳耆親詣該處履勘，遵照中美所訂條約磋商辦理，一俟得有雙方同意，再行呈請核示，以重外交。所有奉令遵辦情形，合先摘要電呈，祈釋懷念，雙江縣縣長丁保琛叩，東印。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一日

「外交部駐雲南特派員辦事處訓令第五八七號

令雙江縣縣長

為令飭遵照事：案准駐滇美國領事函開：

「接准本月六日大統，關於美國浸信會在猛猛地方租賃地基一事，……本領事一面緘知美國教士，囑其與該管縣長合作，將所有證據繳驗，一面尙請貴特派員令飭該管縣長協助美國浸信會，俾得和平了結此事，不致久爲耽延，是所盼禱！」

等由；准此，查此案前經令飭該縣長迅速查明辦理在案，日久未據呈復。准函前由，合函令仰該縣長即便仍遵前令，迅速辦理，尅日具報來處，勿稍延宕，切切！此令。

特派員王占祺

民國 二 十 三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美國浸信會禱爾教會公函 第 號

逕啟者：准 貴縣長五月一日函開，關於敝會猛猛租賃地段案，敝牧師早欲尅日解決，俾得建蓋教堂，奈黃前縣長任內多次商榷，僅允許三十年之租期，倘欲永租土地，須呈請上級機關核准方可。是以敝牧師萬不得已，乃函請敝國駐滇領事兩德君請示辦法。繼獲兩德君函，以敝國敝會永租土地，依據條約所規定之權利問題，業經貴國中央政府確認。……現在既奉明令催辦，敝牧師不勝之喜！本應躬來商榷，只以邇來雨水淋漓，且地方騷動，未能立刻就道，滙至冬季，方克動身。……其土司罕罕文立與之契，亦於彼

時送驗。……所佔土地，係向土司租借，以五年爲期，予租銀壹百伍拾圓。……所有關於敵會猛猛案各緣由，相應先行函復貴縣長查照，希本中對之隨隨，合決之方法，決之爲盼！此致

雲南雙江縣長丁

橋福浸信會牧師永文生 M. Vincent Young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一橋福浸信會公函 第一號

逕啓者：查敵會猛猛承租土地案，業經數載，俱未蒙解決，是以稟請上峯核示，繼奉明令，准予承租，乃于一月遺李揚名前來商榷，蒙示各點……故此期敵牧師擬以上方新建之屋歸還，貴縣其下方地段，請即立與承租契約，一應手續各費，概由敵會完納。……如何之處，請即見復爲荷！此致
雙江縣政府縣長丁

橋福浸信會牧師永文生 M. Vincent Young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一日

(註)：以上均見雙江縣府歷任猛猛教堂交涉卷宗；標點均係作者所加，以便閱覽。

根據以上有關各方重要文卷的記載，猛猛總教堂案件的情形可歸納之如下：第一、起因由於民國十四年永牧師未經合法手續，與已革土司罕窩文租借縣屬公地，與民國十八年，普牧師在界外侵地建屋二事。第二、交涉前後三次：第一次係民十九年方縣長與普牧師，結果普牧師賠出相當租金並允拆屋歸地，第二次係民二十一年黃縣長與永氏父子，結果雙方各持意見而散；第三次、民國二十四年丁縣長與永牧師派來代表李揚名，結果稍有頭緒但又未決定具體辦法。第三、焦點在地方欲原租新占，均另商辦法，明定期租租金租約，而教會則欲一并永租。第四、經過雙方會商未決，均各呈請上級機關外交部與領事署核示，但教會既不交驗租約，又誤認上峯指示「查辦」為業已「准行」。於是遂延懸數年，仍成爲擱置未決案件。

最後，我要根據中美所訂條約，中國頒行法規，最初租賃文卷，提供一點資料，以備將來作解決本案的參攷。

永偉里擇地建屋，在民國十四年間，是年一月四排山縣佐將大興呈緬寧縣府文，中記接洽情形云：

「呈爲呈報事：民國十四年一月八日，據那蘇教士美國人永偉里教徒唐善卿及不進語言之卡瓦一人共二人到署面稱：教士永偉理，此次率帶教徒多人，欲來猛城建設教堂，永偉里定期九日親到猛城踏勘地點，即行修建等語。縣佐乃以猛城地點雖已劃歸，然土司他出未歸，似覺未便交涉等語答覆。：：：：」

查土司罕富文，由民國十一年後已因案革職，當然無處分全縣所有公地的權限。是時猛城已劃歸四排山縣佐管轄，永氏最好商請漢官准許才能勘地，今縣佐以「土司他出未歸，似覺未便交涉等語」答覆，是當時並未商得主管官著同意，永氏即自行勘地，手續實太欠周。

同上文卷內又云：

「：：：：該教士永偉理，於九日到猛，隨即勘定距猛城半里許之荒山一區，縱橫約計五六十丈，此地當中有路壹條，該教士意欲路上路完全占據，該土司代辦罕華業僅許路下，二比尚在遊步之間，該教士即安送約。代辦答以土司不在，未便遽著送約，如欲建屋，亦只可暫蓋火房數間，教堂請暫緩，俟土司回家，再爲商酌等語，在該教士急欲修建，各執意見尙未解決。：：：：該教士已於十五日經回上改心境去訖，勘地地點，並未起蓋房屋，亦無言語知會。：：：：」

永氏未得主管漢官同意，遽向革職土司接洽，手續已覺不周，而民國十四年土司罕富文又因案在省，永氏乃係與罕富文之叔交議，更屬間接，而商議又未得「二比心甘情願」即強迫從事，更似有失常軌。

教堂所在地內，有墳墓二尊，係清乾隆年間即埋葬的，其碑文是：

景東府國學生王瑞奇贈

佳 生於康熙乙亥年十月初二日亥時

皇清待誥享年張公諱柳翁老大人之墓

城 卒於乾隆乙丑年二月十七日酉時

侄張弘緒

鮮

倫 昌

祀男張弘 孫應 立

仕 科

瑞

雙江一瞥

雙江一瞥

景東府國學生王瑞奇題贈

十〇〇

佳 生於康熙己巳

皇清侍贈慈惠張母朱氏老儒人之慕

城 卒於乾隆庚午

任張弘緒

祥

昌

肥男張弘 孫應

仕 科立

瑞

當作公地而論，須主管總官與全縣民衆才爲業主，可以支配此項土地。革了職的土司是沒有權限的。若當作私地而論，則清乾隆年間即成了張姓墳地，取得了所有權，現在竟拿來任意處置，是接受雙方都爲法禮所不許。

英領事，外交部迭次訓示，都叫根據中美條約辦理，教會亦根據此項條約力爭，茲將中美續
續通行商船條約中之第十四款照抄于此（訂立于 一九〇三年十月八日）

「耶穌天主兩等基督教宗旨，原為勸人行善，凡欲人施賄已者，亦必如是施於人。所
以安分習教傳教人等，均不得因奉教致受欺侮凌虐，凡有違照教規，無論華美人民，安分
守教傳教者，毋得因此相被騷擾。華民自願奉基督教，毫無制止，惟入教與未入教之華民
，均係中國子民，自應一體遵守中國律例，敬重官長，和翁相處，凡入教者，於夫入教以
前或入教後，如有犯法，不得因身已入教，逕免追究。凡華民應納各項例定捐稅，入教者
亦不得免納，惟抽捐為酬神賽會等舉起見而與基督教相違背者，不得向入教之民抽取。教
士應不得干預中國官員治理華民之權，中國官員，亦不得歧視入教不入教者，須照律例公
辦理，使兩等人民相安度日。美國教會，准在中國各處租賃及承租房屋地基，作為教會公
產，以備傳教之用，俟地方官查明地契，妥當蓋印後，該教士方能自行建造合宜房屋，以
行善事。」

是知「美國教會，」雖然「准在中國各處租賃及承租房屋地基，」而是要「俟地方官查明地
契，妥當蓋印後，該教士方能自行建造合宜房屋，以行善事」的！并且民國十七年六月十一日內

政外交兩部公布同日施行的內地外國教會租用土地房屋暫行章程第三條也規定：

「外國教會在內地租用土地建造或租賃房屋，須由業主與教會會同呈報該管官署核准，其契約方爲有效。」然而猛猛教會未經「查明地契」他們就「自行建造」起「房屋」來，而且并未「會同呈報該管官署核示」，「其契約」是難認爲「有效」的！不僅如此，他們恐怕連「已革土司」的真「契約」都沒有，因爲有當時的文卷作証，有他們送經兩達達不露出契約可疑；民國十四年一月蔣縣傳的是文載他們所受的情形是這樣：

「……嗣十二月十六日又由猛猛城正團長王才報稱：現在耶蘇教士勘定之地，縱橫約七十餘丈，面積四百九十餘方丈，已向土司代辦交涉妥協。該永收師勘獲之地係屬荒山，非無民產田園墳墓（作者按：墳墓共有兩條的）等項，土司代辦情願將基督教會，以便美國永收師開辦教堂學堂醫院之用。該教士贈與土司地銀二百五十元，現交一百五十元，俟土司回署，銀約交換時，再交一百元。等情；據此，復查屬實。……」

可知共地銀「二百五十元」，先交「一百五十元」，「似土司回署銀約交換時再交銀一百元」，則當時並未立契。而民國二十三年八月永文生致了保環縣長函中有云「……所占地，係向土司租借，以五年爲期，予租銀一百五十元。……」則其餘的「一百元」直至民國二十

三年尙未交與土司，即「銀約」並未會「交換」之明證，于是才有民國二十四年五月永文生致丁縣長函中「……………故此刻敝牧師擬以上方新建之屋歸還 貴縣，其下方地段，請即立與永租契約，一應手續各費，概由敝會完納……………」的請求呢。

內地外國教會租用土地房屋暫行章程的重要條目曾這樣的規定：

「第一條 凡外國教會在內地設立教會醫院或學校，而為該國與中國條約所許者，得以教會名譽，租用土地建造或租買房屋。

第一條 外國教會在內地租用土地建造或租買房屋，應服從中國現行及將來制定之法令及課稅。

第四條 外國教會在內地租用土地，建造或租買房屋其面積超過必要之範圍者，該管官署，不得核准。

X X X X X X X

第六條 本暫行章程施行前，外國教會在內地已占用之土地及房屋，應向該管官署補行呈報，倘其土地係屬絕買者，以永租權論。」

現猛猛教堂所佔用的土地，永氏建築者既手續未週，且並非絕買，自不得以「永租權論」；普氏建築者又越出原商範圍，不符規約，更可設法收回。總之，本案從種種方面說來，都是大有商量解決的餘地的。作者願雙方本着平等的原則，站在友誼的態度，根據各種的條約文卷，依着合法的手續，於不久的將來給以合宜的解決吧！

○ ○ ○ × ○ ○ ○

補白(四) 天才的遭遇

……天才是生前民衆不給他飯喫，死後才替他立紀念碑的人。(蕭伯納)豈但如此，民衆大約是急于想替他立紀念碑，所以往往不等他死就先把他活埋。(契士脫

登)

第四章 社會設施

(1) 區劃

雙江全縣區劃，在分立時代，分爲猛猛，四排山，上改心三大區；民國十六年合併設縣，另劃爲中東南西北五區；民國二十年推行自治以來，又另分劃成一、二、三、四、五共五區，內含四十鄉鎮（鎮三鄉三十七）。在前階段時期，完全是團保區，後一段時期才成了自治區劃。

猛猛原分壩頭、壩尾、壩中三段，又稱三屯，四排山則分爲那賽，猛峨，邦協，猛庫，因角，公龍六屯，上改心分爲東西南北四門地。設縣後，劃猛猛壩爲中區，劃邦協以南各山村爲西區，猛庫以上爲北區，東北二門地爲東區，西南二門地爲南區。新劃成的自治區，即以原日中區爲一區，東區爲二區，南區爲三區，西區爲四區，北區爲五區。

一區以猛猛爲區公所所在地，內含猛猛鎮，允甸鄉，蠻孝鄉，景九鄉，邦橫鄉，罔海鄉，雙開鄉，那樂鄉。二區以蠻壩爲區公所所在地，內含罔控鄉，蒙化鄉，蠻冒鄉，油塘鄉，紅土鄉，章外鄉，東來鄉，滾齒鄉。三區以得勝街爲中心，分蠻糯鄉，南陽鄉，邦丙鄉，戶那鄉，南黑鄉，得勝鄉，南宋鄉，戶東鄉。四區以那賽爲中心，分那賽鎮，邦歪鄉，歪怕鄉，邦陸鄉，邦協鄉。

，猛驍鄉，那改鄉，布京鄉。五區以猛驍爲中心，分猛庫鎮，近城，公龍，班馬，崑峨，壩橋，釐邁，梭靖等鄉。

每鄉鎮包含五間，每區八鄉鎮，共四十間，全縣計二百間。區公所經費不在內，單就鄉鎮間長而論，鄉鎮長全縣四十人，每人年支津貼現金六十元，副鄉長四十人，每人年支津貼現金肆拾元，間長二百人，每人年支津貼現金貳拾元，總計年支現金共在捌千元之多，以烟戶壹萬戶計，每年每戶單爲鄉鎮間長現現金都在捌角左右，故近來各區都爲減款計，有縮編爲四鄉鎮的趨勢，其中第五區已縮爲一鎮三鄉，第一區也改成了一鎮五鄉，同時二三兩區因界址交叉，近已略有更動；二區以閩控，雙管二鄉與三區蠻橋，戶東二鄉對換。

(2) 縣城

在併設縣治以前，猛猛，排山，改心，各自獨立，故各就其原地爲「縣城」，民十六改縣，仍以排山原設縣佐所在地那賽爲縣府所在地。民二十二年以後，以那賽僻處，復於猛猛城建新縣府，但工程未竣，且瘴毒利害，故仍分就兩處辦公：冬春就猛猛，夏秋移那賽。

猛猛土城官署，先建於河西允句右側，後被焚毀，遷建河東，稱前者爲舊署，後者爲后城。壩頂純係棘茨，衙署瓦屋塌地，雖大半塌圮，而規模宏壯，層層升高，可以想見昔日土司幽避深

宮，君雄一切的氣概。那賽縣府有土城環繞有正廳二，耳二，廂三，過廳二，大門二，監獄三，都係民十二至十四之間先後建築的，近已大部倒傾破漏。改心則建立於忙橋，係光緒十四年修築，廳房、耳房，廂房，過廳，監獄，倉儲共十餘間，近來半歸傾圮，半已改用。

民國二十二年，廣南丁保琛署理修政，認為雙江雖設治六七年，而諸事備陋，一切落伍，其激結所在，即由現設縣城偏處於無糧缺水的那賽山頭，不易推動全縣。欲推進雙江庶政，必先取定適中地址，建築宏大堂皇的城垣，衙署、局所、監獄、學校、商場，奠定行政中心。於是乃施展其「雄才大略」，集中全部力量以對付此唯一「要政」。而全縣交通、墾殖、飲料、食物的重必乃係猛猛，因而召集縣署紳首，就猛猛勘查合於建設縣城的地址。

首先勘定在城南三里許的象山，係劉有榮、楊垣美等倡議，大家認為平整可用，曾繪圖加說呈請核准。繼因其地仍屬烟瘴之區，由彭肇綱等提議，復議擬就河西土鍋村後邦麻山腳建立；此次會議因在旁村「納樂」緬寺，到會人數百餘名，會期延續十餘日，用款四百餘元，稱為建縣歷史中有名的「納樂會議」。但最後又由楊華廷等提出，仍移回河東猛猛土城內就土司署修建，而終於在暨上標的前一二日決定在魚塘緬寺下右側的民房旁。使用的工，每戶派兩個，共二萬個；使用的款，原向民間分六等捐派，由二角起至五十元止，共二萬元；後只收得了二千餘元即過

丘七丘八等匪四處竄擾，乃改呈請動用救國捐餘數及二十三年常年派款餘數，總計至現時止，約共用現金萬餘元。修建共分三時期：第一期二十三年春至二十四年春，先蓋官署，二十四至二十五元蓋局所，廿五至二十六完成各處建築及城垣。到現在為止，計豎工上瓦築牆的共九大間，但二處都還沒有裝修，僅有幾座空骨架立在那兒，而且係連進三層一長條地縱列起來，宛如一座關帝大廟形式。以官時間，已過了原定的第二期，以官工程，則不僅原擬「以碎石、石條、磚塊、土基合築」的一丈二高的城垣沒有絲毫痕迹，連縣府房屋也僅去了二分之一的工程呢！不過在二十四年的春三月，花去了兩三千元的開工大會上，印發了些「建設縣城」的宣傳品，提了一夜的燈，開了一天的運動會，請了糾察的「玩友」唱了六七晝夜的戲，換得了各方好事者的幾張「金城湯池，永固邊疆」的所謂「祝詞」而已，實際的雙江「縣城」仍在無何有之鄉也！

一個縣治應有一個行政樞紐的縣城，雙江縣城應以猛猛為中心，這都是無疑義的。但我們覺得猛猛的急迫工作乃在全體動原於衛生清潔消除瘴毒運動，修治河道，便利交通農田等民衆建設事業，若聽憑桐城雨永久橫行，則蓋起了「衙門」只敢在冬臘正二等四個月暫住即須棄而避暑，仍是太不合算的。就退一步照原意單獨建設縣城而言，以三年的時間，二萬的民力，萬餘的金錢，若倡導者能真心誠意，地方能協力同心，築一點够用的官署，建一座尼守的雕堡城垣，排一條

整潔的街道，也很可以早觀樂成，決不致像現在的半途而廢了。

(3) 政治

雙江雖設縣不久，而檢閱起過去現在的政治設施痕迹，實非簡短的篇幅所能容納；這裏我只把屬於一般性質者客觀的來分別給以寫照。

(一) 縣府組織：雙江爲三等縣，且因創設僅達十年，總務、行政、司法、理財諸科都沒有設置完備，縣長以下，僅有秘書一員，科長兼承審員一員，收發一員，科員二員，管獄一員。科長兼承審員審理民刑案件並撰擬教育、建設、民政、實業、團保等上下例行文件，由科員混同抄繕；秘書除核驗稿件外並負一部分理財（一部分則由財局經理）及總務之責。

現行政區心地點那裏，原來偏處西陲，而且缺水缺糧，故近兩來均集中民財力於猛猛縣城的建創，但一則工程未半，二則烟瘴彌漫，要想永久定居不再像現在的按季或遷移避著，是需要地方人士加大實力來繼續經營才可能的。

(二) 局所狀況：現有局所機關，計團保局，教育局，財政局，建設局，文獻館，衛生事務所等六處。設置歷史最久者爲團保局，餘除教育局設於民十八較久外，都係近二三年內才次第增設起來的。其中法定局所，有公安局尙屬虛懸。各局所人員，此因減輕人民担負，各處都裁員

減薪，較從前稍有減少；團練局，計總團部有總副團長一，文書主任一，事務員一，局丁二，民團指揮一，常備隊有中隊長一，分隊長二，班長六，兵夫五一；教育局有局長兼督學一，書記一，局丁二；財政局有局長兼教育經費管理員一，收支員一，局丁二，建設局長由區長兼，下未設人；文獻館有區長一，辦事員一；衛生事務所有主任一，司約一，局丁二。辦公地點，在那賽，則單保衛團有有固定房舍，此外財局附於縣府，教育局附於第四公區所，衛生事務所附於觀音閣，文館不另設公所；移猛後，則分設於各緬寺中。論內部組織與規模，各局所多僅略備雛形，不免渙散簡陋，極待各當事人的充實整頓。

區公所人員設置，各區皆同，於區長之下，設助理員一，區丁二。第一區設于猛公，第二區設於蠻橋，第三區設於得勝街，第四區設於那賽，第五區設於猛庫；蠻橋係就原日縣佐公署改用，其餘各區都係買用民房，而最宏大者，要推第五區；一五兩區在烟瘴期內，且須移上那賽與公龍。至自治工作，除劃定區域，設立機關，清查戶口業已理有頭緒外，只有催收款項與辦理團務二事為較有表現的工作，蓋鄉閭十分之九都不識字，而編制又僅遶鄉閭，鄰的編制多付缺如故也！然而這現象是不獨雙江一縣為然的，我們可以說雲南全省甚至中國全國大半都是如此；雖然「訓政時期」將完，「自治」呼聲極高，然而今日之區長，仍無異於昔日之團首，今日之鄉閭

長，仍無異於昔日之保董甲長伙頭，多數只知催收款項與辦理團務爲惟一職責，說到「自治」的基本事業如提倡教育，改革風尚，興修道路，促進生活等等，「干涉」「漠視」則有之，「倡導」「力行」是不十分多的！

民國二十三年，奉令以立縣參議會，選定罕華棟、浦光林、趙文海、張正楷、劉有榮、李品廷、李德麟、楊華廷、張有紀、邱玉桂、羅爲美、彭肇綱、王發榮、李英士、刀品金等十五人爲參議員，同時並選彭肇綱爲正議長，楊華廷爲副議長。初成立時，曾集過幾次會，對建設新縣城等事有過相當的建議，但近來一部分議員已經死去（罕華棟、李英士等）一部分議員已改就他職（劉有榮、張正楷、張有紀等）議會已中寢不開，縣府奉轉於本年重五日縣政會議上當衆咨交正副議長的那類上峯頒發的對質大印，也原封樣的寄存在財政局裏面。

（三）司法概要：負司法直接責任人員，有審判案件的承審員，看守監獄的管獄員，法警四，又有守衛的政務警察七八人。在押囚犯，共二十餘名，都是因偷盜搶劫由地方間公務人員或有聲望者解送來的刑犯，有拘押一年兩年三四年不等，其中有四名是已詳審招有供詞早報過案的，其餘則爲嫌疑犯。當年春間新舊任交代時，並沒有供詞或審判記錄之類，近來始經一審查，真犯者呈報定案，誤曲者准保開釋，給以相當的結束。

本屬山土最多的是——區猛猛，但他們的土地尚保持原始時代的公有制度，素不買賣；各苗民——尤其走擺夷，男女結婚離婚都絕對自由；房屋多以土草木建築，需要時隨便建築住居，移徙時即棄擲之；而人民之間買賣債務關係又甚簡，故一年到底，因田土婚姻等故而生的糾紛甚少。即偶爾發生，只消到大佛爺或頭人處一番話就排解了，告到縣府裏來的時候極少。因此，強取豪奪的刑事案每年雖有一二十件，而民事訟訴則僅有三五案之數，每年的訟費收入也只有二十元。內地賣價在「一元」或「八角」的粘有印花法院頒發的民刑狀紙，只好一大捆地棄置在箱裏擱頭給鼠咬蟲蝕，而如內地樣因民刑訴訟而起的種種奇形怪狀也少有發生。這是邊疆較好的一種現象。

(四) 歷任措施：

自改土歸流，上改心將滿五十年，四排山已滿三十餘年，而併合成縣亦已十載于茲，經過官吏，計共三十人：上改心巡檢，有貴州吳頌甫，四川劉玉崑，貴州王質之，安徽李大松四川范蔭山，北平景封，湖南歐陽椿，貴州董紹文，四川余德濤，四川蘇文桐等十員，縣佐，有劍川李洪鑿，永昌杜錫九，劍川段奇賢，寧洱李光藩，江西吳南園，貴州劉樞，嫩江段純仁等七員；四排山縣佐，有騰越李樹臣，蒙化范寶善，彌勒段秋農，四川方汝霖，昆明葛應清，寧洱張家麒，順寧蔣大興，大理沈興賢等八員；合縣後縣長，民十六冬至民十七冬，為四

川劉臣堯，民十八春至民十九冬，爲昆明方際熙，民十九冬至民二十二春，爲彌勒賈源靜，民二十二春至民二十五春，爲廣南丁保琛，由民二十五年起，爲嵩明李文林。

因各人的任期有長短，學識有高低，能力有強弱，經驗有深淺，志趣有大小，故各人有各人的花樣，各人留給民衆以各種的印痕。現在根據各種文卷的記載與一般民衆的公評，撮開合縣以前的不說，單把民十六年以至於今歷任縣長的工作與長短如實記錄如下○

劉，是一個富有道學意味的清末遺老，任期年餘，曾剔除土司時代「打街」的苛擾與各頭目之派的陋習，並親到民間撫慰，於錢糧課稅，丁口數目，教堂教民，教育設施諸端均作過細請定稟的工作，並與緬甸潯澗劃定區界，略植縣治雛基；操守與措施，至今猶留有「不差」的遺念。方，是本省優級濶科畢業生，前曾服務省校；在任二年，繼續劉理清設治應備庶政，故養生息，以蓄民力；籌辦過一班三月爲期的節訓所，增設盤稿那峯兩高小，成立教育局，並選送赴省自治訓練學員。清廉與設施，民衆均認爲平常——不太過分也說不上好。

黃，係日本留學生，性極疏懶，然而有專識，富胆略，不畏權豪。在職二載，舉辦事務，擇其大者而言，有設立郵政，調查戶口，劃分自治區域，委任自治人員，交涉猛猛教堂諸端。其長處，在善維治安，每打匪必親身出馬，其短處，在每遇民刑訴訟，動輒給以苛罰。

丁，爲前清附生，歷任縣缺，最富於「做官」經驗，在任三年，清廉之稱，遠在前三任之上，而實則名利雙收，滿意而回。因其看清雙江種族複雜，人民不會說話，只要上級政府信任，官紳相安，即可政通人和。於是對上則「救國基金」長解在四千餘元之多，「四大要政」三年實施方案」的「公事」（公文），在紙上辦得迅速詳明；對各局所則提高待遇，使便利均沾，互不相形；對人民則加重攤派，大興土木，以「地方民力財力，辦地方公益，歸地方人經手」，使他們無從責難積怨；對已則以創建縣城爲延緩瓜期門徑；且居處衣服，十分的平民化，親手工作，十分的勞動化，易博得一般人的欽仰。結果，地方間弄得盜匪愈亂，人民愈苦，負擔愈重，局所待遇益高，行政效率益減，土木工程日益加大，而縣長則背起「勤政清廉」的美名揚長而去。此外，任內設施亦較前三任爲多。好的方面：曾增設建設局，衛生事務所……；等法定機關；曾統一了改心與排山自來各自爲政的團款與教育經費；曾開辦了一班二十名的鄉村師範學校；曾於上改必原儲倉谷五百六十二石之外添儲了三千餘石；曾以二年餘的時間修出二萬餘畝的文獻故集資料二冊。壞的方面：曾因辦理各要政每年加重民間攤款三萬九千餘元；曾因疏於防範被查士良，楊發，丘七，丘八等匪首橫燒東南三區精華東鳳、崇化寨、怕結寨、猛麻、蠻橋等五六村；曾因團隊訓練欠周致在小那寨被匪擄殺喪失公館十餘支，死亡團兵十餘人。此外還先後組設籌議會，

創建「縣城」，挽救國捐一萬六千餘元。總之，劉、方、黃、丁四任之中，任期以丁爲最長，工作以丁爲最多，文卷亦以丁爲最富。

最後說到現任縣長李。他從前曾主教家鄉，督學兩處，去歲奉令來雙壽設省立簡師，政府欲學校維持長久，進行順利以固邊防，因委其兼長雙政。他原生于緬寧，以雙緬爲故里，決心糾正過去偏畸，建立相當規模。且認定身負職責一方面雖在爲政府執行法令，而一方面實應爲人民擔當艱苦；爲有益民生的建設事業而忍痛推行固可竭力以赴，而取人民的脂膏來建蓋少數人住居的「衙門」「局所」實大不應該；要謀庶政的進前，必先拿準地方環境癥結，再補上時代需要；應該做分內之事，不應該要分外之錢；要於維持原狀，培養元氣之中，逐步走向發展之路；其一切措置設施，均抱定此中心原則。同時看清雙江名目上雖然稱爲一縣，事實上常一縣三分，以致貨棄於地，煙瘴橫行；今欲謀庶政建設，必須處人以人才爲本，不咎既往，不分新舊，不問畛域，先求羣策羣力達「人和」；進而修路、澆河、墾田、促庫猛兩壩茶米豐盛，以盡「地利」；最後再清潔飲料，力圖衛生，設法驅瘴，以轉變「天時」。至實施步驟，重五第一次會議決定了大體的輪廓，首先即着手於剷掘盜匪，以維治安；近集第二次會議，又將歷年歸縣府的漏稅二千餘元提給了地方，各局所亦裁員減薪，將民衆負擔減輕至一半左右（從前每戶派四元六角常年經

費，現減爲二元），地方財政，得到一番初步的整理；今後將致力於各部分的業務，把教育、建設、衛生諸端促上峻像樣的路途。總計四月以來，成減了兩項常設的保衛隊，催辦起各區鄉的編聯保甲，其餘修築調備，人事登記，修倉積谷，大選，驅疫等事務亦在籌辦中。

（五）特殊情形：改土歸流，至今回已三四十年，而蒙顧統籌地推動，則是合縣後近十年的事，故一切建樹，正在百廢待興；以盲機關，則警衛尙屬虛懸，原有局所亦完全寄生在不穩固的民衆選派之上；以言財政，則一、四、五諸區田糧尙未升科，乃以戶捐抵作糧款；以言建設，則行政中心的縣城仍沒有奠定，猛犸城下的大河連橋也沒有；以盲組織，則縣府的法定稅數也沒有設足，閭鄰的編制，更異槩地鬆懈；以盲武備，則公館只有二十餘支，常備隊不敢走出大河灣；以言教育，普小僅三十餘校，短小與社教民教，更是一張白紙。下縣長謂雙江爲「最低最劣，不倫不類，貽笑世界」的縣分，未免過大其詞，然而一個縣治應具備的最低條件，雙江總是有其缺的；這自然不單雙江一縣是如此，乃是邊縣通有的現象！

近年來推行「新政」「要政」，中央、省府率多不分先進後進，一紙公文洒下，即嚴厲一體通行。雙江雖然情形特殊，也不能不亂手慌腳，諸管齊下，於是首先感到的困難，就是人才缺乏，因此地漢夷參半，一般民衆，多半繳款以外不問他事，求其能文而知事的人才，實屬鳳毛麟角。

！這樣，「不得兼任其他有給職」的議員不能不兼任他職，而由局長區長起以至事務員書記止，一身兼數任的，也就成了家常便飯了。而且地方人不够用，不得不向外取材；取着有些愛鄉心弱的外縣人，每有不正心誠意替地方服務者。過去既百政廢弛，全無規例，當前又人才缺乏，少人臂助，於是地方官也就很可大展經綸，各顯身手；遇有以民衆利益爲出發點的，自然「各行其是」，使萬姓生春；遇着以個人利益爲出發點的，自然「各行其非」使萬民塗炭。但因此而致好官勢單力薄，推行棘手，壞官無所顧忌，逞性孤行，結果終非人民之福也！

因雙江距省二十七站，政府聲威，鞭長莫及，而種族成分，又多由部落時代推演而來，流風遺俗，滌除未盡，加以山坡險峻，消息阻隔，村民散居，見聞鋼閉，於是豐衣足食取得領導權的人中，除大部分具有時代眼光，認清民衆痛苦，能站定合理的脚跟說話做事而外，其餘一小部分，竟充滿部落思想，染透封建色彩，身不任公職尙敢魚肉鄉愚，武斷鄉曲，再辦了「公事」，更是神氣十足，肆行無忌，不擇手段，逞意橫行。有時到別地去吊打磕索，有時又被別人來施與同等待遇，利則歸己，禍則遺人。幾年以來，盜匪橫行，變異滋生，無不由此而產出；當局者把握偶有失當，即可禍起蕭牆。丁縣長每上各廳局署的呈文常說：「縣屬土劣橫行，居常通匪、窩匪、縱匪、遣匪，干涉區務，阻撓縣政，所謂政權消權，無一不操諸土劣手中。」這雖是憤極之談

，然而也足以供雙江有爲的正人君子省惕的。

紳首方面權力過重，他方面即表襯出官府方面的威信不立。政府本來是一種「統治」機關，他是必以軍警爲輔翼的，但此地警既空無，軍力也異常薄弱，有了非常事變，那簡直是束手待斃。在內地，人民密居，爲田土、婚姻、銀物等交涉，一個縣府單以一訴訟事務而說也就非常擁擠，而在邊疆，案件非常稀少，田糧又多未升科，人民因事到縣府來的，真是微乎其微，一座縣府，幾等於空山古廟，官吏就像在裏面苦修苦煉的高僧長老，表面上是清淨無爲，內心裏則時時爲非常的動亂而煞費躊躇。人民與官府的關係既如此的淡漠，又加以智識簡陋，於是只知有頭人紳首，不知有政府官吏，只知權豪的三言兩語是天經地義，不知道政治法律是什麼東西。官吏的威信是這樣脆弱，發號施令自然就異常的無力了。

(4) 財政

本節分國家款與地方款兩項敘述，每項中又分爲收支兩方面。爲使人一目了然起見，特多用簡表，遇有必須解釋處，再用文字註明之。

(一) 國家款

項目	收					入
名稱	田賦	江稅	烟畝	印花	茶稅	烟酒牲畜
全年數目	二五二三	六四〇	六〇〇	二四〇	二一〇〇	七二〇〇
註	<p>全縣定糧八百一十九石餘，每石納款四元角。</p> <p>大蚌打環兩渡，每畝三角五。</p> <p>全縣計二百畝，每畝三元。</p> <p>照數解。</p> <p>每擔三元。</p> <p>黃牛一頭三元，豬一元二角，羊六角。酒以牌照與公賣兩名目徵收，烟則抽十之一。</p>					

支	縣府坐支 四五六〇	薪公各費月三百二十元，建設事務費月六十元。
出	解繳財賦 九三〇〇	茶稅與牲屠，由包稅人直解。

田賦，壯稅，烟畝，印花等四項，年共入銀四〇三元，統由縣府報解，除扣縣府坐支外，年尚不敷五百五十七元。

田賦一項，上改心為二百六十京石，于光緒十三年設巡檢時釐定，發有田照，按契載數自完納。猛猛與四排山共五百五十九京石，未經升科，亦未發田照，無契可憑，係以原日人民口担戶捐抵充。

江稅一項，未合縣前即已歸雙江收解，近年來景谷縣籌辦縣中，力來爭取。原額為一千四百四十元，由商人包解。除作國家稅款繳解外，餘數現經縣府提交地方辦理公益。

烟畝一項，為禁種地畝罰金，由民十九年起認解。縣屬烟畝以二、三、五區較多。

印花一項，由民十八年奉令推銷，惟縣屬買賣關係甚少，多置置無所用。所解款項，多係分

派喇繳：二、三區隨糧照，一、四、五區按戶捐。

茶稅一項，於民國十四年由緬寧總局前來分設，初為包辦，繼改委辦，現仍由緬寧消費稅局包來。要口設於那賽與斑馬兩處，以徵運入馱馬及臘戍一帶的茶稅。

烟酒屠稅一項，初設時由民國十七年至十九年均為官督紳辦，歸入地方，由民國二十年起，乃改為省委專辦，現又改為商包解省。

(二) 地方款：

(一) 第一表：由民二十四年九月起至二十五年八月止。(在此時以前的二三年內均與此同；再前因未辦新政，除縣府政費外僅有教育與團保等項開支。)

項目	名稱	全年數目	註
收	街 馱 捐	二二五〇	馱捐每馱二角，街捐包含升斗捐與秤捐，升斗捐每石二角，秤捐每百斤二角。
	和庫	一三五〇	

支	總計	入				
		義	務	勞	力	金
		一區	二區	三區	四區	五區
教育局	八一六	三六九二、八	一一五〇〇	一一五〇〇	五七二二、四	六六八三、八
建設局	八一六					
	四一七〇〇	每戶撥派常年經費四元六角，全縣以 八千一百餘室戶按等級分派。				
局長月薪四十元						
局長月薪四十元						
局長月薪四十元						

財政局	一七六四	局長月薪四十元
衛生局	一四四〇	局長月薪四十元
文獻館	一四四〇	館長月薪一百二十元
常備隊	六六七二	隊長月薪七十元
保衛隊	六四八〇	二三區一隊，一四五區一隊，每隊三十名。
參議會	二七〇〇	因參議會未正式開會，移修縣府。
區公所	五七六〇	共五區，每區一十零八十元。
鄉公所	二七六〇	二三區鄉長十六名，每名年九十元，一四五區二十二名，每名年六十元。

出	<p>小學 七八〇〇</p> <p>學款保管 二四〇</p> <p>活支費 二二七二</p>	<p>高小五，每校六百，初小四十，每校一百三。</p> <p>設二人，每人年薪一百二十元，團隊服裝彈藥及各機關臨時活支</p>
總計	四一七〇〇	

(2) 第二表：山民二十六年九月起至二十七年八月止。

項目	名稱	全年元數	註解
----	----	------	----

入	收
常年經費	庫猛街
一七〇〇〇	二六〇〇
鹽秤捐	馱捐
三四〇	學谷銀
江 稅	二六八一
八〇〇	查驗費
一二四五	每牛九角，每猪三角，由縣府提歸。
大蚌渡二百四十元，打環渡一百元，縣府提歸。	除解國稅外之餘數，由縣府提歸。
每戶攤派二元，以八千五百戶分担。	共四百餘石，每石五元至七元。
每百斤二角。	

支		總計
民團指揮部	九二四	二四六六六
常備隊	八四七二	
教育局	八六四	
高小學校	二二二〇	
財政局	九二四	
衛生局	八六四	
區公所	四三三〇	
<p>總團長月薪五元，副團長月薪三十元。 指揮月薪三十元。</p> <p>隊長月薪三十元，薪响共六千五百五十二餘為活支。</p> <p>局長月薪三十元，督學月薪十元。</p> <p>其四校每校五百元，外有經費管理月薪十元。</p> <p>正局長月薪五元，副局長月薪三十元。</p> <p>主任月薪三十元。</p> <p>區長月薪三十元，計五區。</p>		

出									
總計	<table border="1" style="width: 100%;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tr> <td style="text-align: center;">建設局</td> <td style="text-align: center;">一二〇</td> </tr> <tr> <td style="text-align: center;">政警團糧費</td> <td style="text-align: center;">一五六〇</td> </tr> <tr> <td style="text-align: center;">活支費</td> <td style="text-align: center;">四一三七・六</td> </tr> <tr> <td style="text-align: center;">總計</td> <td style="text-align: center;">二四六六五・五</td> </tr> </table>	建設局	一二〇	政警團糧費	一五六〇	活支費	四一三七・六	總計	二四六六五・五
建設局	一二〇								
政警團糧費	一五六〇								
活支費	四一三七・六								
總計	二四六六五・五								
	<table border="1" style="width: 100%;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tr> <td style="text-align: center;">局長山區長敘，月津十元。</td> </tr> <tr> <td style="text-align: center;">團糧月五十元，政警月八十元。</td> </tr> <tr> <td style="text-align: center;">各機關活支。</td> </tr> </table>	局長山區長敘，月津十元。	團糧月五十元，政警月八十元。	各機關活支。					
局長山區長敘，月津十元。									
團糧月五十元，政警月八十元。									
各機關活支。									

× × × × × × × ×

猛庫猛猛的街捐，內含升斗捐與稱捐二者，均起於土司時代，當時尚有官凶，設縣佐後，取消官肉，撥此兩捐作團費。馱捐于設縣時，亦因奎頓團務而設此。

學谷分三部分：一部分為上改心時，額為二百零一京石六斗，多提自清光緒年間被歲；一部

分爲猛庫四紅田租，數爲一百一十中石；一部分爲一、四百畝伏頭蠶業田，共二百二十四元（每二元約爲一京石）。從前原係各自開支，由民國二十三年起，因開辦鄉村師範，遂統一而組會保管。歸鄉師開用二年，二十五年鄉師結束，新設省師，乃提一千元補助省校，餘數儲作資助留外學生獎金。教育行政機關與各小學經費均由地方派款內支用，不支動此款。

民衆攤派款項，原起於初設縣佐辦理團務時，但爲數不多。歷經好些年代，都不過年派一二千元而已。至設縣以後，政務日繁，而負擔亦日以加重；然而由幾千躍爲數萬，實自丁氏長縣政以後始。因這時，「要政」增多，機關林立，有些漏規如江稅餘款與查驗費等又爲縣府獨占，作縣長應得之彌補，于是地方款項除庫猛街款捐外，分文都要從老百姓頭上打主意，乃成爲「肆塊陸的常年經費」的定案。而且分派時，有力量有資財的局區鄉長等都以服務公家爲理由，有些多不負擔，因而大半都派到窮苦者的身上，再加以「救國捐」，「縣城修建費」，「普軍招待費」，「勸匪子彈費」！……花樣翻新，層出不窮，雖說雙江民衆沒有遭大募兵，修汽車路，元氣未曾虧損，但以他們生產力的幼稚，那得不壓得皮塌嘴歪，叫苦連天呢！

再這樣沿襲下去，說不定許多良民會因負擔太重而逼出不測來的，所以現任縣長乃毅然把歷年歸縣長專享的漏規——各町村查驗費，江稅餘款、鹽秤捐等共二千多元提交地方，以作減輕

民衆負擔的提倡，而局所機關各公務員亦深明大體，全體動員，裁員減薪，將出款節縮了將近二萬元，使民衆得免強養一口氣。若再能於不久的將來把庫猛田款清理有緒，把全縣公產勘定出來，使一切地方款項都隨田地與資財附加，各個局所都籌定了相當的款，那就是雙江一萬多戶人民的幸福了。

最後，再把國家與地方常年擔負以外的各種雜派補記一下：民國十七年奉普海道募兵五十名之令，收解過兵價銀一千元；民國二十二年奉省府令，收繳過救國金一萬六千零二十四元；近幾年內，因地方間創建縣府，勦撫土匪，招待剿匪外軍，也出了不少的脂膏。一般困苦民衆都說：現在的負擔，較之改流以前還要重好幾倍，這並不是無根據的胡說亂講的！

附錄：土司時代，民間的負擔如何，因文獻無徵，不易得真確的數字。但光緒三十二年對六屯歸編時，湖有石碑一塊（置那春關廟中）透有些須消息，爲雙江財政史中可珍貴的資料。茲照抄於此，作本節的尾巴。

欽加同知衙 奏署通寧撫彝府前先即補縣正堂記大功十次再爲

出示曉諭事：案查猛猛地方，於上年九月始行奉文撥隸臨治，所有該土司團寨感行

徵解錢糧山

雙江一瞥

▲永 水公費數目章程，業經

前任廳分別抄單行知在案。惟該土司各屯寨地方，從前苛派太重，積弊太深，現既稟奉定章，亟應由廳抄發，俾衆周知。除地畝各大憲暨札該土巡檢遵辦外，合行示諭。爲此示仰該屯長屯戶土民人等，一體遵照後開各條，認真辦理，務將所訂章程，由各屯長等勒石示禁，以垂永久。自示之後，如再有從前種種苛擾派，一經查實，或據各屯寨告發，定即從嚴懲究不貸。本署府官出法隨，勿謂言之不預也，凜之慎之！切切特示。

計開

(一) 猛猛所屬之困角、堵卡、扁倒、曼告、困倒、功弄、邦章、邦協、四排山、猛鵝直達小黑江邊各圈山地，向屬公庄，前面毗連卡瓦，實爲猛猛上改心屏蔽，兵衛不可不備，應請改設屯練。又困干、困倒、蠻波、猛庫、四寨夷民，向不畏服土司，官民時相水火，自願歸附屯練以後，應令編定屯冊，除年在十五歲以下五十歲以上不挑外，其餘壯丁，每戶三丁以上則挑練一人，五丁以上則挑練二人，於農暇之時，責令輪流上班，由屯長屯止督率操練，以收實效。

(一) 猛猛土司所習，除征收錢糧正供之外，凡土司一切冠婚喪祭經營修理，無不攤派於民，以致民怨沸騰，動輒滋事。以後各圈屯地方，除應納錢糧以及土司山水公費銀兩各有定額外，不准絲毫派累！又居民上納新鮮食物以及柴薪等項，亦應禁革。猛猛瑣夷民，遇有口角細故，有願赴土司控訴者，仍准就近傳訊，惟不得仍前苛罰。遇有命盜重件，一經具報，即一面嚴緝凶盜，一面具報緝拿。

▲垂

馳詣勘驗緝究，土司不得擅操斬殺之權，違則嚴行革究！

(一) 猛猛所屬錢糧，除猛猛壩內之後城等寨仍歸土司經征外，其餘改屯之困角一圍，年征銀二十三兩，猛庫一圍，年征銀七十五兩，功弄一圍，年征

▲不

銀十八兩，困于一寨，年征銀八兩，困倒、蠻渡爲半圍，年征銀十二兩，妥告、董過年征銀八兩四錢，扁倒半圍，年征銀八兩四錢，邦章半圍，年征銀八兩四錢，邦協一圍，年征銀十八兩，四排山一圍，年征銀三十兩，猛鵝一圍，年征銀三十兩。以上通共年征本地色銀二百三十九兩二錢，應由各村寨圍目屯長征收解繳緬密廳衙門。除攤解三成永折差發等款銀兩外，餘均提作操屯經費，由緬密廳終年造報。

(一) 土司公費，向於所屬之地每年按戶征收，名曰山水銀。以後仍准土司於設屯之困角

一團，收銀四十兩，猛軍二團，收銀捌拾伍兩，團干壹案，收銀貳拾兩，團倒、蠻波兩寨，收銀十六兩，憂告、董過、收銀十兩，扁倒半團，收銀十八兩，功弄一團，收銀二十四兩，邦章半團，收銀十兩，邦協一團，收銀二十五兩，四排山二團，收銀五十二兩，猛鷄一團，收銀三十兩。以上每年共收本地色銀三百三十兩。通計屯民約共二千三百餘戶，其征收之法，每上戶不得過銀二錢，下戶不得過銀一錢，貧民及鰥寡孤獨，概免抽收。

(一) 猛猛土司地方，向設夷目，除土目之外，又有郎猛、掌猛、郎家、管事、百找、火頭等役，一切工食，莫不取資於民，役繁賦重，民力不支。以後每團只准改設團目一人，設屯之地，只准改設正副屯長一人，如係半團地面，則設屯正一人，實令經收錢糧山水以及操屯諸事；每村寨只准設伙頭一人，分任其事。遇有地方口角爭端小事，則由屯長屯正團目伙頭或地方耆老爲之排解，大事則逕稟廳員究辦，不准土司妄行虐治！其屯長公費，准於該管村寨每上戶收銀二錢，下戶一錢；伙頭每上戶收銀一錢，下戶五分。

(一) 土司猛犛官田，名曰私庄，由土司自行雇人耕種，不得派役民力。以後管理衙署，不得借分違例，亦不得絲毫派民，違則革職。

(一) 四排山舊有伙頭田二分，坐落那金、邦歪，年可收租谷一十八石，約值銀四十餘兩，即提作蒙養學堂學費，如有不敷，由學生家略為幫貼。

(二) 貧民借貸，利息不得過五分，如年久積利已多者，只准登本登利，不准利上加利，如有重利

▲朽

盤剝者，隨時查提究辦。

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初七日示

——標點係作者所加——

(5) 武備

(一) 過去的：由民國二十四年倒溯至光緒十三年間的雙江武備概況，約簡在這節內來檢閱。

先看外來的正式軍隊：光緒十三年，大提督蔡標奉令討平上改心保亂張登發等，乃留從征督帶禹光廷，馬維祺，侯顯廷，王天長，管帶高仲山，張紹模，楊發貴，楊廷相等八員率兵分駐小黑江內外要口，以攝餘黨，鎮人心。光緒三十及三十一兩年，卡保張朝文等第二次大叛亂削平，調順雲協謝有功緬寧團紳彭銀等駐防那養改心一帶，至今營壘遺跡如廣東營盤先鋒營盤等尙歷歷在目。其中尤以彭銀爲有勇知方，聲威顯著，第二次卡亂之平定，實賴實多；先管帶普定

左營駐那賽，後兼帶前營移鎮邊南欄，並併爲普防第二營，嚴得卡瓦之仰戴，從軍帶甲者嚴爲村莊，爲雙江開發史中不可磨滅之人物。民國九年至十二年之間，耶教傳入，入教之保黑等又蠢然思動，同時並值縮寧癡亂，南防統領馬文仲奉派率隊長桂良斌駐防上改心。民國二十二年粵匪縣長兼順、雲、緬、耿、鎮剿匪指揮彭立銓率隊到二區池塘攻打楊再興、查士良等，戰死雲、緬、雙官兵二三十名，尤以雲縣損失爲極大。民國二十三年二、三兩區被楊發等燒殺過巨，普汛殲滅第四營李毓芳率隊前來緝撫，惟到時匪已遠颺。

接着再來回顧本地的團保組織：改土之前，四排山爲猛猛土司轄地，設六團，有團官一，下曰郎，曰伙頭，曰百長；上改心屬緬寧，爲保黑所布，酋長曰太爺，次宰爺，再下曰里長，曰百找。改流設巡檢縣佐以後，改心方面，劃爲四門地，門設鄉管一人，下仍用里長，伙頭，百找等；排山方面，初改團爲屯，設屯長，繼改屯爲團，設正副團長，下有團正，伙頭，並設縣團二十名於縣佐公署地。合縣以來，全縣設正副團總，執掌團務全權，改四門地爲東南二區，改鄉管爲分團首，計四人，里長改爲保董，百找改爲甲長，刺庫、猛、排山爲中西北三區，改正副團長爲正副團首；同時並組織保衛隊二隊，一駐蠻糯，一駐那賽，每隊二十名；所用團款年共四五千元，于服猛街賦捐之外，由良商分攤。最近數年間，土匪滋擾，十室九空，計民國二十二年九月

間，查士良、楊發、丘七、丘八等百餘名匪橫燒二三區農化，怕結，猛麻、鑽橋、東丹、紅土寨等村，致四五百般室人家，化爲一片焦土；民國二十四年春團隊十餘人又在小那寨被丘七，丘八，大勇敢等圍困，演出連人帶鎗，全部覆沒的痛史，與「兵着匪搶」的絕大笑談！

(二) 現在的： 近數年來，政府對團務的編制與從前不同，常備隊的性質也由「打匪」而改爲「訓練」，故雙江團務，較前已有些更張。

組織上，全縣有總團部，由縣長兼總團長，聘地方人士任副團長；區有區團部，區長兼區團長，負責團務的規劃，推助、進行等全責。編制上，有常備隊一隊，官兵共六十名，中隊長一，小隊長二，現已馮役了三期，正訓練至第四期，惟火力極薄弱，僅有公鎗二十四支，子三百發，且徵來的士兵，仍有出錢請替者，致每名月發正餉八元外，每鄉尚須月出募餉五元。此外，各區尚設有保衛隊二隊，一四五區的整猛庫，二三兩區的駐蠻精，每隊二十名，所用鎗枝，全數借諸民間，薪餉亦與常備隊一樣，由全縣民衆攤款中支發，近以未合規定，且担負過重，業已裁撤，改由各區照章組織民團，編聯保甲，無管各營生業，有弊聯合禦侮，並設民團指揮一人領導之。

本省迤西迤南，歷年爲張赫巴吳學顯等悍匪騷擾，雲、緬、景、耿、雙、鎮僻處西南角，宛

如世外桃源，然而在迤西滇南悍匪已勘平的近數年內，此桃源世界也盜賊蜂起，使人民流離失所，坐臥不安。雙江內通緝景，外接渝黔，鄰封流匪，時有竄入，內地盜賊，根株未盡，以常備隊武器之單薄，兵力的脆弱，是風吹草動即危難堪虞的！願雙江官紳民衆一致興起，通力合作，積極的發展農工商生產事業，使民食不生問題，掃除盜匪根源，消極的緊密聯絡，充實武備，撲滅盜匪氛雲。治安無慮，幸福自然可期了。

(6) 教育

(一) 擺夷的宗教教育：擺夷全部生活都建築於宗教信仰之中，故雖無特殊的任何教育活動，而在其宗教生活內實已具有教育的作用。中產以上的人家，有年滿五六歲的「及齡」兒童，即鄭重其事的送入緬寺去做和尚。在那裏，有家庭供應着他們衣食，有二佛爺教給他們拈香，寫字，讀經，有大鐸大鼓供他們嬉戲遊樂。年滿十五六歲，升爲二佛爺，由大佛爺授與更高深的經典，教與極優美的神畫，智識能力，相與並進；有願回俗者回俗娶妻生子，辦妥祖事願繼續尹學而學養有加者即高升爲大佛爺，爲一寺的長老，社會的中堅，養尊處優，見廣識博。和尚爲學生，佛爺爲教師，空闊廣大的緬寺爲學校，博大精深的經典爲課程，嬉戲遊樂爲體育，拈讀寫畫爲作業，三級（小和尚初等教育級，二佛爺中等教育級，大佛爺高等教育級）爲其學校制度。

五戒（戒殺生，戒妄取，戒發越人婦，戒誑語，戒酒）爲其教育宗旨。凡新教育中所有設施，彼無一不具而有之。只可惜面白唇紅，體態輕盈的婦女竟沒有進緇寺做「女和尚」的資格，而因首垢面飢寒交迫的貧家兒亦沒有受教育的權利，是其「男女教育機會不均等」，「貧富教育機會不均等」，仍與漢人新中國的新教育如出一轍也！

（二）卡黑的洋化教育：卡瓦俾黑，是雙江極愚劣的民族，除了子女跟着父母漁獵耕種採拾受自然感染的原人教育而外，根本談不上什麼教育與不教育！然而自從美國浸信會牧師永氏（教民）數千人，使他們能唱聖詩，讀聖經，做禮拜，變氣質，連小姑娘也有些會寫信，男青年更有些會代替教主，轉轉講經說法；表面上，他們的教育活動似乎若有若無，骨子裏，實已蒂固根深！這自然並不是永氏父子如何的三頭六臂，神妙莫測，根本原因，仍在於自己放棄，不能經營！因爲許多官吏只知用叢妙計奇謀，專在自身的窮通利達上打算，那管什麼啓發民智，建樹地方！而人民更屬庸庸碌碌，不能自覺自動。在這荒涼的瘴鄉裏，突來天外洋人，諄諄教導，和講可親，愚劣的卡黑，當然就陷入迷途，認賊作父，受人「洋化」了。

（三）漢人的地方教育：雙江設縣雖僅十年，而經漢人開發經營却已近五十載，從教育

的設施與影響上看，可以說是失敗的！因為對擺夷的生活習慣沒有給與多少感化，對卡保的教育更拱手敬送給外國人，而且半數的漢民反深深為夷族所同化，這是值得吾人警惕的事！以下分四小節來縷述雙江教育概況。

(1) 教育行政： 改土歸流之初，教育多由軍政負責人給以提倡輔導，無專門教育行政的組織。合縣前後，始立勸學所，先後委王發榮，王發良，張正楷等為勸學員，清欸設學，教育行政始由此萌芽。民國十八年，改勸學所為教育局，以王發良楊燦廷等先後為教育正局長，主持四排山方面以張正楷為副局長，負責改心方面。民國二十三年以後，任黃天祐為局長，取消副局長之設而增置縣督學，教育行政的規模，于茲才漸像點樣子；但各學校學董教員，都只能依樣畫葫，很少革新與改進，于是教育局除委任人員外即少事可做，教育行政尚待努力始足以云效率也。全縣分為五學區，即猛猛學區，蒙化學區，得勝學區，那賽學區，公龍學區；區設教育委員一人，山區長兼，校設學董一人。

(2) 教育經費： 就現在論，教育局，各區高初小，管理處等開支，年在現金八千餘元，純係由民間捐派。全年收入，除此派款不計外，尚有常年的欸二千五百餘元，來源一部分係改心方面撥產，從前收解瀾滄於設縣後撥回者，一部分係庫猛排山的四紅田伏頭田經濟理而出者；

此款前二年全數支辦鄉師，現則儲作留學獎費。保管方法，以前係改心排山，各別收支，近則全由財局統一保管，歸教育事業獨立使用。又民初辦士民識字學校時，每年會得六七百兩的庫款補助，但民五即停發；近以推行短小，教廳發給補助費四千元，不久當可領到。

(3) 師資來源：改流設學時，師資大半爲外籍人，河西人李復珍，大理人楊彩卿，爲到改心任教最早者，緬甯附生彭應聰，蘇以才，爲啓迪排山文化貢獻最大者。設縣前後，外籍教師約占二分之一，即現在仍占三分之一左右，其中十分之八九均爲緬甯人。就地自行培養師資，計先後二次：第一次在民國十九年，期限三月，地點猛猛，名稱爲師資訓練所，主辦人魏學信，畢業學生三十人；第二次起於民國二十三年九月，期一年半，地點那賽，名稱爲鄉村師範學校，主辦人羅潤，畢業學生二十人；但成績都不大好，師資訓練所畢業尙有復甄入高小者，而鄉師畢業考入省立簡師初級班者，亦多屬落後分子。民國二十五年，教廳爲推進邊教，創設省立簡師於雙江，從此雙江師資，將用之不竭了。

(4) 小學教育：雙江小學教育，播種子初改流時之蒙童小學，孕育于宣統年間的沿邊士民識字學校，萌芽於設縣以前的公學私塾，發苗於合縣至今的初高學校，至成長開花結實，則尙待雙江人士今後的推行促進。

光緒十三年，第一次卡傑亂平，設私塾於蠻糯圈控等處。光緒三十一年，第二次卡傑亂平，彭錕倡辦蒙童小學於那賽、歪怕、邦協、瑞糯、猛庫、馬鹿林。蘇文炯倡辦義學於蠻糯。這時所教的書盡是三字經、百家姓、四書五經之類，故雖名為公學，實則純係私塾性質。

宣統元年，李曰垓奉命籌辦沿邊土民識字學校，曾親身到此督設，計有那賽、邦協、猛庫、斑馬、困角、橫糯，圈控等校，科書圖具，全由公發，待遇豐優，薪支庫款；惜乎民智閉塞，讀書的每係出錢奉請，而且辦至民國五年護國事起，即因軍用浩繁而停辦。現在猛庫擺夷中有識字知理的如刀自昌、刀維藩等，皆土民學塾之學生也。

自土民學塾停頓，公學私塾，自由并行，自民國十六年設縣時，加以相當整理，僅達十三校之數。以後行政機關成立，經費日臻鞏固，截至二十二年，有高小二校，初小二十五校。三年以來，地方民衆負擔加多，各種設置亦增加不少，小學數量，原計劃每區設足高小一校，每鄉設立初小一校，也差不多要達到預期的數目了。

至現在為止，高小除猛猛學區因烟瘴太大尙無法設立外，其餘四區均已先後開班授課，校長由區長兼，每校年共用款五百元；那賽學區設於那賽，成立於民國十九年春，已辦至第三班；蒙化學區設於蠻糯，成立時期與班次均與上區同；公龍學區設於公龍，本年春季開始；得勝學區設

於得勝街，本年夏季開始。初小三十四校，每校年用款一百三十元，配置上，凡有高小者各附一班不計外，猛猛區計有猛猛一校；那賽區計有那歪，陸那，威怕，邦陵，邦改，邦協，猛驪，新寨等八校；蒙化區計有蒙化寨，章外，東弄，榔皮樹，蠻冒，圈空，滾崗，富王等八校；公龍區計有大戶寨，壩糯，崑峨，班馬，邦丙，董過，綏靖等七校；得勝區計戶那，南湯，康寨，邦丙弄，坡脚，南黑等六校。每班以二十餘名平均計算，全縣共有高初小在校學生三十八班，八百至一千人。

（四）國家的邊師教育：

九一八事變起，東北四省，相繼淪陷，不久而班洪聲響，又震耳欲聾，從來荒涼萬里的邊疆，驟形嚴重緊張。國人以為欲固邊圍鞏國防，各種建設須多管齊下，而文化建設，更屬迫不容緩，於是邊地教育的呼聲，乃隨邊地問題之嚴重而起，高唱入雲。

雲南為中國西南邊省，夾處英法兩帝大之間，為國防之門戶，且西南西北兩地段，與英葡尚未定界，其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而其邊地問題與邊地教育的嚴重迫切，亦遠超乎他省。但一言開辦，則人力財力，以本省歷年整理內地各項教育事業之餘，實汲深絀短，心裕力薄。恰二十四年春，蔣委員長督師追共，由川飛滇，視查之下，慨允撥庚子賠款銀幣十七萬元，以為本省新辦教育事業之補助。教廳得此專款，乃一析為三，一以補助內縣義教短小，一以開辦邊疆省小，

一以創設邊師。又以梁尹等委員正在班洪與英緬勘界，雙江復接近班洪，乃先籌設省立簡師於雙江，繼增設於騰衝、車里。本校現校長李文林，遂在此需要之下，於二十四年秋奉命，就省民教館成立籌備處，約人請款購物，於二十五年春馳到猛猛，從事籌設。

經了一月餘的艱辛努力，宣傳計劃，兩次籌委會議後，即布告招生。因每生給予伙食津貼四元，每年給衣二套，書籍全發，待遇優厚，故投考學生尙踴躍。經正考補考各一次，取定訓練班生五十名，簡師級生六十名，預備班生三十名；其中雲、緬、耿、景、雙各縣俱有，訓練班以緬甸學生爲多，簡師級以雙江學生爲多；簡師級中，有女生二名，有苗民子弟二名。校舍因氣候關係，在固定校舍未修建之前，分設二處：夏秋溫熱移那賽，冬春涼爽遷猛猛；那賽租區立兩小校舍修用，猛猛則修繕官緬寺，權宜設立。三月十八日，簡師級先就官緬寺校舍開學上課；四月十七日移那賽山頭，五月四日訓練班上課，六月二十三日預備班上課。教職員於校長下，有何士林、李英、彭桂粵等共十二人。書籍於小學生文庫，萬有文庫等外，有五百餘冊。收音機，理化儀器藥品等，已由應購發，不久可到。每年經常臨時等用費，約在現金二萬元左右。

校內作業：

有農作園，以勞動身手；有各種球術，以鍛鍊體魄；有演講會，以交換智識；有音樂會，以愉悅精神；近更發行校刊，舉辦徵文，以打緊閱讀寫作空氣。因教師均住校，學

生也寄宿寄食，天天在一塊兒生活，融洽親切，教學先有預算，師生一體合作，曠課，剩課，糾紛等壞現象，全未發生。下學期擬添招附小二班，一辦在那裏，招純卡，一辦在猛猛，招小和尚，作學生實習之用。以後並計劃隨時保持三班簡師班額，盡力推行下去。

感受的困難，最大者有二：一因固定的校址，不鄰近縣府，則治安無保障，要鄰近縣府，在猛猛則烟瘴太大，非短期可以消除，在那裏又窄狹偏僻，難於容納；按季候而搬上搬下，則吃力太甚，不是常法。二因距省太遠，交通不便，不惟郵路遲滯，耳目時常閉塞，領款購物，亦每轉換不靈，時遭棘手。省立雙師欲健全發展，必此兩難有善處之方始有辦法也。

（7） 經濟

（一）農業：中國以農立國，雙江更以農立縣，其生活所需，終歲精力，無不建築交付於農業生產之上。雖有牧畜漁獵，亦只於附帶或農隙爲之，雖有經商營賈，亦由交換農產品而起。因地近熱帶，土質肥沃，易於培植，且峻嶺重山，交通阻滯，環境所趨，尋此無更好的謀生方法之故。

由農耕立場來劃分全縣土地，可分爲墾田，山田，山地，林地，荒田，荒山六種：墾田，荒

田分佈於庫猛田壩，山田，山地，林地，荒山，分佈於排山改心兩山。墾田與山田較，前者占三分之二，最多爲猛猛，次爲猛庫；後者佔三分之一，最多爲二區，次爲三四五區。以水田與山田較，前者佔五分之二，後者佔五分之三。以水田熟地與荒山較，二者各佔半數。林地分佈於排山與改心高嶺，約佔山地五分之二，荒田多在猛猛壩中，約佔水田三分之一。猛庫墾田與各處山田，多屬私有，可以自由買賣租佃，猛猛墾田則多係公有，居民按戶授田，年出戶捐若干以抵糧，由頭人收解，尙存田土公有時代的遺風。總之，雙江土地荒蕪者多，利用者少，公有者多，私有者少，若能盡力墾發，使地盡其利，則「入口之家，可以無飢」，決不是紙上的古話。

農田物主要者有五，卽茶，稻，棉，蔗，雜糧是。茶，盛產於正北，東北，西北各部，產量年在萬担左右，分春季的春茶，夏季的三水茶，秋季的谷花茶三次，爲雙江最大出產，民生命脈所繫賴。產地多在半山斜坡中，經鋤割，採摘，採製三手續，卽由生貨變爲熟貨。採製手續甚簡便：先將採來的嫩葉倒入熱鍋中炒拌，待其蒸汽大起，生氣素退，卽移到竹筐上用手團揉，待葉子捲成條狀，乃洒開曝晒，半乾後再揉一次，晒乾卽成。稻，盛產於庫猛而散及各山，其量足供全縣食用。田於山者因土較瘠，溝底培壅，均較認真，一如內地；田於墾者因土質最肥，做壅極隨便；內地墾田用水牛，入土須及七八寸，而此間則盡用黃牛，犂鋤之大，不及內地之半，入土

僅三寸；內地犁板田後，須抄發子，始把田栽種，此間則臨栽才放水泡鬆，隨便把稀即行插秧，並不經抄發子手續；內地植苗的秧田非常認真，且須長至四五寸始移栽於板田內，而此地則三寸即拔移，且秧田與板田不分，剛田一坵田的一端拔出，即栽入本坵田的他一端裏；田埂也不下細繞割，有時坍塌，亦聽其自然。其種植之草率，一至於此，而其收成不僅不荒歉，且可收穫二次者。棉，產於小黑江邊猛峨南黑弄等處，係草棉，年出子花五六十担。蔗，係近來才開始種植的，李之生在阿瓦寨試種者，數量較少，已製搾成糖，黃潤金就猛猛塔北部試種者，下苗百餘畝，正在成長中，來春可搾糖三四十萬，以雙江的氣候，蔗糖是最適宜種植的。雜糧，主要的爲苞谷、蕎、大麥、豆、馬鈴薯等，遍產於兩山，爲棵黑卡瓦等山居民主要食物，有時尚得銷運景谷一帶。

雙江這樣地肥物博，但人民的經濟力仍然非常薄弱。因人民安於享天獨厚，易於謀食，遂怠惰成風，不能勤勞奮起；而又財富集中於少數人之手，許多佃農終歲艱辛，僅得到四五成的餘潤，這是關心民食者所當注意也。

牧畜與漁獵，亦爲雙江農民的副業。豬，雞，牛，馬，不論哪種人都畜養，而大量畜養者則爲卡瓦，日升而出，趕入山涯草原中，逼處遊牧，日暮而回，任其與人雜處，污穢異常。佃獵則棵黑於農隙行之，舉子，野豹，常有所獲。擺夷好漁魚，因居處近水，性喜冷浴，常男婦老幼，

於耕作之暇，來復於水濱田畔，蔣取魚蝦。

(二)工業 日用工業，各樣俱有，也技術粗拙，且少專營其事者。木石泥鐵竹等工中，以木工為較缺，凡建築大規模的房屋，均預取才鄰封；新近開辦省師於此，縫衣工人亦應需要移來數起，帶有機器，於手工業中頓開新的氣象。

較特殊的工藝品，有如下數種：棉織物有庫猛擺夷的藍花繭與猛峨卡瓦的雙織縐，均寬大厚實耐用，可以披，可以墊睡；有怕結察傑製的麻花袋，成為各苗民出行時必佩的口袋，用以儲藏零碎什物；有蒙化子與擺夷製織的自己穿用的棉布。刺繡有庫猛擺夷女子做的靠枕，兩端有絲線織成的濃淡花草，周邊圍以紅黃綫羅，一如漢家新嫁娘的鴛鴦枕頂而相短。編竹器有那章的騰籠鼓凳，形圓多脚，軟而好坐；有那協漢蠻的竹籠，竹籬，精緻好用；有陸那，歪怕的細篾紙帽，名高三帽，頂尖別緻，狀如雞棕；有瑣糯的紙撐，較兩傘甚實而耐雨。陶器有關海，土錫村擺夷的土鍋，供夷人煮飯挑水儲食物之用，且遠銷緬甸；有那陸彭薩倡辦的土鉢，每窯可出大小鉢千多扎，辦理已近三年，足供雙江全縣備用。

(三)商業： 縣屬遠出營商者僅有少數漢民，多數苗民不過為交換其互有的農產品而略。有買賣需要，故可說是十足的農業社會，但因產茶甚多，遠道前來經營者絡繹不絕，遂造成了相

警不盛的商場。

街市共十一處，最繁盛的是猛庫與猛猛兩市，尤其是在春季，高商雲集，遠數千人，前者為洋貨輸入與茶葉輸出的中心，後者為米鹽肉食的交易所。其次為蠻結、得勝、閣空、那祥四市，最小為灣河，大蚌、南陽、邦賸、綬靖五市，均為當地居民交換農產物的小村街，外客到者不多，集者只數百人。街期依手指頭計算，每五日一集，日中為市，過後即各自蜂散，儼然初民風味。街容鋪面，備極慌疏陋劣，繁盛如猛庫兩街，亦只有彎彎曲曲的幾排杆棧撐建的茅草蓬，遠望彷彿一條多脚的長毛蟲在那兒蠕動。趕街者男婦混雜，一個擠近一個的後尾，半天都不容易走過一轉；擺貨的又背籬籃筐，橫七豎八，連街心人路都分不出來。幸好多數是大脚粗手，心曠神怡的人，若使內地的小脚太太或看看手錶做事的走到這水洩不地的邊遠街市裏，怕連急都要急死了哩！

出口貨物，最大宗的是茶，銷運英緬臘戍，雲縣下關，施甸永昌三路，政府每担三元的消費稅，就是向這些肩挑馬駝的茶商收取的，全年出量萬担，以每担平均價二十元計，約共進款二十萬元。其次為紫梗與草棉，約各五六十担，前者銷臘戍下關，後者銷近鄰緬甸一帶。入口貨物，由臘戍來者，有洋油，洋紗，洋鹼，洋燭，洋泥，洋布……；由省城下關蒙化來者，

有細布，紙張，麥麵，化粧品……；藉則全仰給於雲縣，鹽則全仰給於景谷，土布則三分之二仰給於和寧；總計每年出款亦在十餘萬元之數，而以流入英緬釐戎者為較多；帝國主義的洪流一衝開了阿界，連寫那僻壤都不能倖免，真令人不寒而慄了！

日常必需品物價，米以葦猛兩屬較廉，東西兩區較貴，燕類以庫拉兩屬較貴，東西兩區較廉；茶、米、肉、菸因本地自產，故價較低，糖、鹽、布、紗因來自他方，故價較高。計猪牛肉每元四斤，茶每元六七斤，鹽每元四斤，點油每元二斤半，柴每元八挑，炭每元二挑，酒每元十四斤，土布每元七八尺，菸每元三斤半，藤每元二十餘斤，糖每元八十合，洋紗每捆十四元，煤油每桶十八元，谷每石七元，豆每石八元。學生伙食月約六元，生活程度較省垣與緬寧略低。

交易場中，要各符其平，則度量衡應該準確精密，但此地的度量衡，不惟不上新類的「一三」制，連內地普遍用的「尺升斤」都沒有普遍——其粗糙簡陋，活托出其文化程度的低劣。以首度，用裁尺工藝尺者尚少，多數係張開兩手，用掌計算；以量量，用升斗者甚少，多數係用竹筒，每筒約可容五斗至六斗，十筒為一籠，三籠為一元，每元約當半京石之數；以首衡，有用加一五秤者，有用洋斤者（英衡，即彈簧秤，每斤約二斤半），更有憑手翻試以定輕重者。初到生客，真是如墜五里霧中，莫知所之。

貨幣情形，亦很特殊，無制錢，更無紙幣，主幣爲滇道半開銀幣，但新出的旗子錢難於行使；輔幣有雙毫，銅元，鹽塊，米茶數種；雙毫，即龍銀毫，每一雙毫可抵二角五用，因他們認半塊錢即爲兩個雙毫；銅元，每枚當十制錢，每元銀幣可兌換百枚；鹽塊米茶，則夷人與夷人或漢人與夷人作小交易時用之，賣鹽者每破成小塊，專售給人，以代貨幣，此蓋貨幣未發生前原人的貨幣代用品，以物易物的古風沿習至今者，站在社會史眼光上固便於搜集研究古民族的活資料，但站在現代生活的交換關係上，就大感不便了。因貨幣以銀元爲主，每購物即以半元爲單位，故消耗甚大；雙江遠在滇僻，而生活程度竟較省垣緬寧等處低下不多，職是之故。

(8) 交通

縣屬交通，可分爲陸路，水路，郵路三部分，然皆崎嶇阻滯，令旅行者起「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之嘆！

(一) 陸路：雙江在緬寧、景谷、瀾滄、耿馬各縣局之中，如以緬寧爲中心，歷數通各縣局陸路，則北方由甸頭經大河灣、猛庫、里皮金、那養、邦木達天生橋，約一百里，通緬寧的博尚；東方由蠻江經賀六、怕扎、高田、蠻蚌達大蚌渡過滄江，約一百五十里，通景谷的香鹽井；南方由南馬河經南黑弄渡賽罕過小黑江，約一百里，通瀾滄的上允；西方由允甸經新寨

那賽達東瓜林，約七十里，通耿馬城。又由東北方經草外，三台坡，出打雀山，通緬寧的臨安，斗閣；西北方由猛庫經五台坡出鐮鐮等，通緬寧的猛托，又由猛庫上斑馬過大雪山，通耿馬的猛撒；東南方由猛歪，經雙河，邦扭，圈控達打環渡過滄江通景谷的猛曼，又由雙河，經椰皮樹，得勝街，宋烘連蠻招或雙江渡通瀾滄的桃子樹；西南方由南馬河達邦臘或邦老渡過小黑江抵賀，通滄源的岩帥。其中山猛猛至那賽與東來至猛庫兩段倒較爲平整寬大好走，餘均年久半修，倒塌泥濘，且有變爲夾溝者。坡坎既大，彎折復多，再加崎嶇阻塞，故騎馬坐滑竿的特殊階級均感不到安逸，騎兩脚馬的寫措大更勿論了。又由猛庫至那賽，乾天走壩路，瘴期則由邦媽過邦睦，改走山路。

(二) 水路：向東赴景谷，須過瀾滄江。有渡口二道，在東北者曰大蚌渡，在東南者曰打環渡，江水清大，寬十餘丈，設有堅固木船，並有專人司其事。向南赴瀾滄、滄源，須過小黑江，有渡口四，曰蠻招渡，曰賽罕渡，曰邦老渡，曰邦老渡，夏秋水寬六七丈，兼有臨時竹筏，冬春水落，可以徒步沙行。庫猛兩壩，爲大河繞貫，在猛庫有水橋二座，猛猛則雖建修一次，以沙礫填毀，現在夏秋略設竹筏，而冬春則一無設備，弄得「小布騷」也要着搶起桶裙過水，極不方便。其他小河有券橋者僅臘麻河與文渡河，有石橋者僅那賽河，壩糯河，邦那新寨河等處，夏

秋落雨，山洪暴發，每致路爲中隔，不能暢行。

(三) 郵路：縣屬雖設有郵務代辦所，而郵差僅一名，每九日始能一周轉于緬甸耿馬間，代辦月津亦僅一元五角，日數也只有個木質的。在郵件未到的七八日間，完全成一個夢古春秋的寂寞世界，不知人間出了些什麼事變。近正函請總局改善，並請先溝遺鎮、耿、(雙)滄、瀾間橫截郵路。又原線初走迤西，中曾改道迤南，今又復原路。

補白(六) 怎樣應付環境？

……：我們不能像綿羊一樣的一味只是對環境屈服，我們要奮鬥，要做一些能夠推進社會的事業，但我們又不可僅只知道理想，而不顧事實，應該研究環境中的種種條件，好好地利用這些條件去奮鬥，去求達到我們的目的。我們要尊重環境，同時也要能夠藉我們對於環境的認識，思想和理論的指導，去克服環境：……：

見讀書生活

補白 (七) 人生在世，究竟是爲什麼的？

……人生在世，爲的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奮鬥。你如果覺得「這樣養老婆，喂小孩子，」終日終夜受生活的壓迫，不「算是做了一世的人，」就起來幹，幹革命，是你，和你的全家，和整個被壓迫的民族或階級惟一的出路！……

——見辯証法還是實驗主義

第五章 地方展望

(1.) 猛猛

猛猛爲雙江產業中心。

地居全縣之中，爲一平衍無際的長壩，北起甸頭，南迄邦老，縱約七八十里，東接後山，西達沙河，橫約二十里。熟田一碧萬頃，荒田滿眼灰紅，仙人山雄聳東南，四排山高峙西北，大河曲折如帶，縱傍中央，旁近村落三三五五，散佈於山脚綠蔭間，緇寺的牆壁，點點白色從樹隙中露出，使人如入畫境。全壩居民約千餘戶。

城座於東山餘脉上，周圍以茨，其前爲市街，排滿茅草舖蓬。城內居民約三百戶，盡屬青一色的襍夷。後城，下城，魚塘，官緇寺等星羅其中，又有土司署，新建縣府獨立其間，愈顯出莊嚴宏麗。民房全爲草建雞窠房，宣箬等上層階級，則白房瓦屋爭放異彩。民性溫順曠曠，妙年男女，得自由戀愛，爲文學作家創造許多維曼賓克的故事。但不講清潔衛生，糞使狼藉，人畜雜處，致造成烟瘴之鄉，夷人固守自若，漢人不敢長年間津。

一切政教特權，全萃集於緇寺佛爺手中，普通民衆則渾渾噩噩，不識世界潮流，學問智識爲何事。漢人又僻於烟瘴，不收終年任此任教，是以初小僅有一校，而且簡陋粗劣，只好拱手讓

鄭教堂裏的耶穌牧師們大講聖經實傳，相形見拙。

這兒從前原來是罕氏土司的江山，一草一木都是土司所有的，經十餘傳至罕富文，乃為該家所併劃。刻下小土司罕富文尙在，妾有嫡妻二人，餘有產業半多賣用，其生活所需，一部分是人民眷念從前的關係，間或給以義助。

物產以谷米為大宗，數量之豐，自食外尙供給着全縣，且有特殊果實打鑼鍾，馬梅果，牛肚果，馬惡榨等，鮮甜適口。將來只要烟瘴有消除之日，則移民開墾，修路浚河，給以根本的各項建設，數十年後，一定是雙江惟一富源，綉綉河山，有如緬寧縣城今日一樣的。

(2) 猛庫

猛庫為雙江商業中心。

從高處俯瞰，宛如鐵錫的基底，下到原地來平眺，則又仍成一狹長平原。大雪山高聳東北，筆峯突起四南，西北東三面，均有層層高嶺封鎖着，因而造成與猛猛一樣的炎熱氣候，烟瘴區域。

土城富壩之中央，地略凸起，登臨其上，南北兩方均極目十數里，散羅着四五百烟戶，有的環圍在叢林中，有的明露在平野上。大河從北山麓中流出，在城後環鎖半週又向筆峯山麓馳去。

城內居民百餘家，盡係擺夷，其生活習性均與猛猛同，惟因與漢人打堆較多而較早，待人接物不像猛猛那樣的死板。正頂部爲緬寺，已冷落不及猛猛的熱鬧。

茶市在城外東面的一大斜坡上，立有茅蓬四五排，其間陋質不像做十數萬元買賣的市場，雖住有漢人十數家，但清明一過，即棄與飛赴山頭避著，不敢長住。茶地多在東西北三面半山中，採製妥善後，始移到街上市售。每年入春以後，滇西各縣茶商，均肩挑馬駝，各運土洋各貨到此消售，然後轉辦春茶，操奇而回。

雙江除猛猛谷米儘够全縣食用成爲大宗產物之一而外，出口產物之最大量者爲茶，年可因此入款約二十萬元左右，求之於鄰封雲緬各縣尙不可得。猛庫地當產茶區域之扼要，現在已成全縣的商業中心，將來再能從茶業本身改善，從市場交通各方面革新，則前途的發展是可成爲今日的雲縣的，牠將與猛猛同爲雙江將來的兩朵姊妹花呢！

(3) 那賽

那賽是雙江的軍政要隘。

位置在鄰近耿馬的西邊，由猛猛直上三十餘里的半山上。形勢的雄壯，就像一把虎皮大交椅。左方伸出的扶手爲廣東營盤，右邊伸出的扶手爲賀金諸山，露背的尖頂爲先鋒營，六十餘家漢

民恰聚集在坐位的陷溺部分，仙人山對峙在猛塌的後壁，就像是故意立在前面給坐在虎皮大交椅上的巨人賞玩的一塊圍屏。

這是光緒末年彭錕收復卡亂後因鎮紮營盤而奠定下來的地方，當日的戰壕營壘，尙歷歷給人憑吊。設縣佐以後，復置四排山縣佐公署於此，民十六合縣事成，仍就此立縣政府，現在雖在猛犛犛縣城，避暑地依然不得不就此地。有兩級小學，今又增設省立雙師，故居民智識較高，雙江的新文化空氣也將由這兒波散出去。

氣候非常涼爽，兩露也比較大，入夏以後，簡直天天被包裹在重重的烟霧裡，眼看白棉似的雲霧在面前的青山上追逐。然而缺陷的是既沒有糧食，又缺乏飲料，糧樣要仰賴別處來供給，所以牠除了地勢險要交通便利兩大特點外，發達的條件一樣也不含有。展望前途，與今日的天生橋難免要走入同一的命運，昔日是邊防的營壘，將來也不過是防邊的營壘，固守的要隘而已。

(4) 蠻橋

蠻橋是雙江的歷史先河。

光緒十三年，征服保卡叛亂，即置巡檢署於斯，五十年來的培養經營，有行政公署，有文武廳，有倉廩，有街道，學校蔚起，高初學生達百餘人。不論政治，教育，均得各處之先，堪稱

雙江歷史悠久的地方。惜近年遭匪，八九十戶人家，付於一炬，現雖重整旗鼓，僅得五六十戶，且多草葑茅舍，滿目荒涼。居民計漢人保無一種。

而積雖不什分寬闊，而異常平整，形勢更十分駁就。大扁石頭山為其後脈，綿延直下，終端擇起一山包，小山包下即村寨與街場，村寨東西向東，街場與村寨呈橫截式樣。小必的河從左抄來，池塘河從右抄去，聚會於村街前面，匯歸滄江。左右復有小山嶺重重環衛，鎖住了這裏面的一切隱秘，大黑寨，老魚寨，池塘，南圃，山背後，康泰，上下必的各小村莊，即隱伏於曲折環繞的山坳河畔，始終不露出頭角來。

產物相當够用，氣候也溫和可居，但山水過於偏促，太欠開展，據守險要不多，易於受敵，且偏於東側，亦非交通必經孔道，近來另劃自治區，此地已成鄰近三區的東南一角，非二區適中之地，其前途似十分繁榮發達是不可能的。牠終於只是過去歷史的先河。

(5) 得勝街

得勝街是雙江的後起之秀。

從前是一個不要不緊的鄉村山市，近因三區區公所兩級小學等政教機關均鑿立於此，頓形重要。北距蠻糯三十餘里，東距滄江四五十里，南距小黑江四五十里，西以萊華大箐與猛猛相隔，

後山白石岩，風景優美，村街坐西向東，有宋烘河與得勝廠河山左右包繞前來，匯於前方，地勢約略與蠻相同，但較為高聳空闊，吃水難，宋烘，陶一寨，蠻受，得勝廠，邦紐等，六七村一以在抱，雞犬相聞，在上改心全區域中，有此開展空闊的山嶺，是非常難得的。

全壩橫約七八里，直約十餘里，共居民二百餘戶，中心簇居漢民四五十家，人家直下即街市，市尾聳起小山一支，上立初級小學。山環水繞，田肥物豐，眼界空闊，壩面寬敞，且為打環渡必經要道，故牠青年少，在上述各地方中，在未來的發展程途上，猛猛猛庫而外，要數此地的。

(6) 其他

雙江重要地方，為上舉五處，此外較大的村寨，一區有蠻宵，百餘戶，盡屬撻夷；二區有蒙化寨，二百多戶，為蒙化子，有邦佑，百餘戶，為保黑；三區有南黑弄與邦丙弄，均住漢人、卡瓦、漢蠻，各二百餘戶；四區有邦睦，二百多戶，為漢人，有老猛峨，二百多戶，盡係卡瓦，有邦協，百多戶，盡屬漢蠻；五區有公龍，漢蠻，漢人，卡瓦雜處，百餘戶，有壩糯，盡住漢人，百餘戶，有那醇，盡係保黑，百餘戶。其他村寨，一區計有蠻肺，蠻東，蠻受，蠻宵，蠻粟，蠻開，蠻角，蠻梁，蠻凸，蠻受，南擺，南不，閣海，閣蚌，閣烘，那梁，那取，上朶火，下朶火。

，土錫村，屁拍寨，允甸，上回東，彎寧，景元，邦老，邦况，來冷，臘及，貨乾，早允等；二區計有油塘村，老魚寨，大營盤，黃草嶺，怕謝，小必的，戶怕，團山，大濫壩，猛麻，蒙化寨，南亢，細些，扎秋，邦佑，皮蒂果樹，紅土寨，箐門口，灣河，南彩虹，雀梨樹，和尚墳，山背後，大石頭寨，新寨，複寨，上章外，下章外，邦壳壳，根恆，中寨，坡脚，南米，壩野，記功，東弄，東萊，邦界，壩榜，蠻竜，漫興，阿瓦寨，圈哈，網臘，蠻蚌，控庫，小村，里皮金，白花樹，瘴氣塘，邦獨，邦睦，那賽，臘東，南卡，允思，吧哈，馬嶽山，大忙賽，小忙賽，滾崗，怕扎，膠罵河，召家，大梁子，邦包，賀王，蠻炭，南看箐，南看，上蠻蚌，下蠻蚌，蠻糯，康泰，南圃，小壩子，方成明，老樹寨，新寨，大必的，丙別，邦界，大荒田，速母，小蠻糯，田壩，下戶東，坡脚寨，彝列，怕結寨，戶東，新寨，大棚子，小棚子，雙河，替補寨，邦賣，猛歪，忙建，小忙干，南嶺，貨六，銀廠河，南岸，壩頭，糯亥等；三區計有大南宋，小南宋，上怕林，南馬河，大扁山，凹底河，南擺河，板橋，下怕林，多衣岩，那別寨，南黑弄，回曉，大林的，小林的，賽罕，小南黑，大機猛，小機猛，岔河寨，邦丙弄，邦丙乃，岩羊寨，岔箐，懶板堯，大南直，小南直，忙運，株梨林，南半破，老岔箐，化桃林，大邦歪，小邦歪，中邦歪，漆麻林，大蠻蚌，胖品，壩峨，大窩塘，邦悄，那乃，扎迭寨，大孤堆，扎案寨，南角乃

，怕迫，戶那，小蠻蚌，宋灶，新寨，背陰寨，壩卡，壩拉，半坡寨，核桃林，得勝坡，陶二寨，白花地，榔皮樹，掌兩寨，碾米，也別寨，邦紐，卡瓦寨，邦獨，岔河，大營盤，圈控，南美，罵料，窩拖，蠻拉，忙憂，蠻冒，小蠻乃南竹，汪家寨，南矮，折轉小寨，小土城，箐頭，邦烘等；四區有邦改，舊竜，滾崗，三家村，煙地寨，邦協，邦睦，小猛跳，董怕，梅子箐，舊寨，陸那，邦歪，邦右，老那賽，邦赦新寨，邦赦舊寨，那金，賀金，那賽，猛賊，布哀村，忙波，猛，龍塘寨，上巴哈，石頭寨，棚子山，菲菜壩，賀猛，細昂等；五區計有壩糯，那醜，崑峨，邦看，釐過，受告，滾崗，南等，糯扎，扁倒，壩卡，猛庫，忙東，引冒，忙那，南林，戶東，忙波，公龍，豆腐寨，壩奔，大戶賽，小戶賽等。全縣五區，合計共二百七十五村。

第六章 結語

本書寫作的目的，祇在把雙江的地理環境，民族概況，社會活動等如實地撮出一幅簡單明瞭的輪廓圖來，以供雙江人士的省察，以供關心雙江者的參考；現在不管怎麼的粗枝大葉，總算塗出了一點痕迹在這兒，以後要做什麼，要怎麼做，是雙江人士與關心雙江者的應有事，作者願用不着毒蛇添足再說什麼。但雙江是雲南的邊陲，是緬甸的鄰封，站在愛鄉的立場上，實不應除了「照相」之外即緘默無言。茲就管見所及；把雙江精神上，社會上，物質上應有的建樹提綱挈領地再說幾句話，以作我對雙江的見面禮，以作本書的結論。

(一) 行政須特定標準：

雙江雖設縣十年，而規模與基礎尚在過渡時期中，有迥異的環境。有特殊的需要，遠不能與先進腹縣相提並論。單以山嶺橫亘，交通修阻而言，有些急於星火，「限文到三日內辦理具報」的皇皇政令，等到遠負責人員的手程時，已經早過期限，成了史跡。若遽以墨絲相繩，辦公者豈不動輒得咎，那還有勇氣辦事呢？又如有些「要政」，在人稠地密的內縣原來緊要異常，而在地廣人稀的邊陲則全然無用，定要「照章」辦理，除了造些空頭表冊忙壞了文牘書記先生而外，究於人民有何裨益！就如新近雷厲風行的「戶籍登記」，在這人民安土重遷，每鄉有幾戶人，每戶有幾個人連閉起眼睛也可算得出來的地方，實在是等於多事！所以

省府對於縣府，縣府對於各區局，在不妨礙「通令」當中，應給以相當的通融，決不要死彈墨繩；而各區局對縣府，縣府對省府，更應切就地方特殊需要，擬定適合當前環境的施政方案，低頭多做些於民生實際有利益的工作，少拘泥在「合行令仰」「等因奉此」去下面表的工夫！

(二) 相處應精誠團結：

人民備受疾苦，敢怒而不敢言，官紳互結良緣，各享高俸，紳

紳當因地域之見，判若鴻溝；這恰雙江過去的實情。至於其他的縣分，官、紳、民當中的情形，從惡劣方面說，又每成如下的局勢：做官吏的，或則勾結地方紳士，共制良民；或則假借民意，收拾士紳。做紳士的或則結納官吏，欺壓人民；或則操縱民衆，攻毀官吏；或則神手遮天，欺上壓下。做人民的，或則胸無主宰，任官紳用作互斗的工具，或則孤僻成性，與官紳堅不合作。我希望雙江官、紳、民今後不要蹈過去的覆轍，也不要像其他縣分一樣陷入惡劣境地；要精誠團結，和衷共濟；做官的要正心誠意，抱定爲民衆謀福利的宗旨，接近民衆，勤求民隱，信任正紳，嚴懲劣紳；做紳士的要正大光明，替民衆改良痛苦，化除險域，助好官謀地方建設，聯人民除貪官污吏；做人民的，要監督貪污官紳，不爲所誘，要親近清正官紳，共圖上舉，漢夷之間更須平等互助，切勿因種族差異而歧視。能够這樣的羣策羣力，雙江庶政自然可以日臻上軌了。

(三) 促使局所健全：

局所爲地方庶政推行的樞紐，要地方百廢俱興，人民得安居樂業

，自須使此辦事樞紐完整健全！雙江局所雖漸林立，而的款毫無，增一機關，設一人員，分文都要派到老百姓頭上，於是辦公局所越增加，人民的負擔越加重，暫時雖沒有其他辦法。然當此以往實「殊屬非是！」故欲促局所健全，當自籌定的欸始！能將江稅，查驗費，特產捐街捐等整理增加，則建設公安等經常費即可有相當頭緒，再能清查田畝，清理公產，則國防教育等項亦可次第籌增。經費在不擾民的原則下有了相當解決，進即應對機關本身施以改革。查雙江因種種關係，一屋數局，一身數職，已成普遍的現象，公務人員，半雖就地取材，半仍借材異地，其中精明幹練者固多，然而也不能說就完全盡善盡美。其內容組織的鬆懈未臻完整，更是不可避免的通狀。應逐步努力，以圖完成：先使各種任務成爲專任，繼謀增多本地人材，精選合格幹員，充實內部設備。

(四)力謀武備充實：雙江位居雲南西南邊境，以對外言，去班洪不遠，爲國防的第二道防線，以對內言，漢夷參半，人心習浮。治安而無所倚畀，政教的設施即無由說起，邊疆萬里無開發希望，邊庭隱患更在堪虞。是充實軍備，俾平時有所鎮攝，變時堪以應付，自爲必要的事。然而雙江現時軍備，却異常薄弱；四五十個常備兵，力量竟難達三四十里之外，二十多枝公槍，更經不住什麼抗戰，其他軍事設備，亦屬空無所有。縣府威信之不立，各區土匪之時起，這

不能不說是一個要因！對內說不到自衛，對外更何能禦侮。今後欲使雙江成爲一個小可以安閭里大可以固邊防的縣分，則火力方面，至少應備置上槍一百枝，子彈一萬發，遇有警耗，再加入民間添借的一部份，始勉強足以防衛；兵額方面，雖僅設六十名，亦須精選精練，使一足以當十，不應以「只調練，不勦匪」爲名，專門吃些閒糧，更不應調些笨脚笨腦者來抵數，一聞槍聲，卽須請人佔胆；設備方面，應於那賽及沿江要隘，建設堡壘砲台營壘，以資鎮守，同時猛猛壩平原極多，不大費力卽可開闢飛機場，平時借以遊息，遇有國際戰爭亦可就便利用。此三事件，雙人士其急起圖之！

(五) 奠定省縣教育：雙江擺夷、傣黑、卡瓦、蒙化子等苗民，有的崇洵於佛教的迷信教育中，有的麻醉在耶教的侵略教育裏，需要漢民的新教育來扭轉風習，啟迪民智，促進生活，實在是異常的迫切。今幸有省立簡易師範設立於此，作一方的楷模，成一地的重心，縣屬教育，受賜其輝以道里計，雙江新教育，從今可說已開了新紀元。但目前的省師，校址就猛猛官緬寺與那賽區高分設，搬上搬下，實非常法！查猛猛城南象山耶穌教堂所在地，高曠開展，最適於建設固定校舍。教會租用手續欠周，應由政府交涉收回，將省立雙江簡師校舍奠定於斯。省教育的規模既定，縣教育再設法充實整頓推廣，義教民教，分道合作，必須辦到消極方面，把各苗民從迷

信的宗教教育與麻醉的侵略教育中奪了回來，施以中國化的現代化的新教育；積極方面，使各民族受了公民、健康、生產、科學等教育以後，能夠認清時代潮流，具有愛國觀念，能夠清潔衛生，驅瘴却疾，能夠開發富源，利用天然，能够廓清蕪雜混亂的思想習性，創出合理的新生活；那時雙江的教育才算有所貢獻，而雙江人士，也才可以稍息仔肩呢！

(六) 掃除庫猛瘴毒：

猛庫猛猛，一處產茶銷遍全省，一處產米供應全縣，爲雙江過去現在財富淵藪，亦爲將來唯一錦綉河山。惜乎瘴癘橫生，病疫大起，漢人竟無法插足，一任擺夷故步自封，怠惰成性；人工經營未到，遂致沃地未能盡其利，豈不可惜！考烟瘴的來歷，成於地近熱帶，氣候炎熱，山嶺太高，氣流不得暢者小半，而成於人畜雜居，污穢狼籍，死水滯積，腐菌滋生者實大半。如能全縣民衆，澈底認清其成因，下最大的決心，作掃除的總動員：清潔飲料，挖通溝渠，整頓浴室，填塞積水，斬除老生動植物，勤除附村腐草污物；再補以完善充實的醫藥，持以十年八載的時間，那有不曾克服烟瘴掃除疫癘的道理！昔日的河口，插窰，何嘗不是烟瘴彌漫的世界，然而現在何如呢？所以雙江官紳民衆，應視掃除庫猛瘴毒作最大工作之一，將來漢人可以下榻住居，改進生產，墾殖荒田，「民食」就「不可勝用」了！

(七) 開發天然富源：

中國地大物博，然而多數民衆仍饑饉號寒，流離顛沛，有人曾給

以譬喻，謂好似富有萬金的人，因找不着鑰匙，眼望着面前滿箱滿櫃的財帛無法拿出來用，結果只好長嘆一聲出去當乞丐；雙江的情形，正類是。灣河，榔皮樹等處的鐵廠，從前曾發達一時，供應鄰縣之需，嗣以薪缺匪亂，遂停測至今。應急繼續招商開辦，以充裕民間經濟；此外未經發現的鐵藏亦多，應加以提倡，設法開採。庫猛兩端的田畝，因擺夷墾農自安，因灌稍有困難，即棄置聽其荒蕪，致荒田滿野，無人種植；如能竭力將大河修濬，使不致泛濫沿岸田畝，更趁兩山踴夾出水溝，招引移民墾荒，使野無游民，地無餘閒，則每年所增谷米，實非少數！又四山皆木，自來不僅不加新植，反而任意斫伐，縱火燒毀，若能保護栽培，標本兼施，則滿山碧翠，谷壑清幽，風景借資培植，氣候賴以調和，水源得以保存，裨益縣民，曷可勝言；將來交通發達，於自己建屋充新之餘，尚可運輸他處。財源處處皆是，惟看吾人能否開發利用而已。

(八) 完成各地交通：

道路如人身的血管，郵路如人身的神經，血管健好而神經敏活則人身康泰，道路通達而郵政暢行，則地方繁榮，這是用不着「審核」「檢定」即可「立案」的道理；雙江陸路變成溝渠，水路沒有橋樑，郵路簡陋淤塞，勿怪乎一切落伍，被人認為是「最低最劣，不倫不類之縣」了。今後欲謀建樹，則交通的完成，實為急務之一！陸路方面，不論縣道鄉道，每年農隙總要大規模的興修一二次，狹者寬之，曲者直之，使用民力，多加督促與規劃，於

公無困難。於事有裨益；其中由猛庫越大河灣達猛猛，沿小黑江以轉歌馬的一股，更應認真修築，預立將來築汽車路的根基。水路方面，滄黑兩江的船筏應備置堅固，各地河溝間應建造石橋木橋，尤以猛猛大河爲急！因此地爲縣內交通要道，完全過水，婦孺總屬不便，即備竹筏划渡，亦每有爲水沖去，人物淹沒的危險，非速設計築橋不可！郵路則雙、耿、滄、鎮、瀾諸縣有增設橫截路線的建議，郵局亦有直穿孟定的計劃，或不久可以得到滿意的解決也。

(九)改進生產方法：猛庫的茶，猛猛的稻米蔗糖，兩山的雜糧，小黑江畔的草棉，都是雙江生活資源所繫而已次第著有成效的，但他們因氣熱土肥，易於得食，生產工具，每類簡陋劣，生產方法亦墨守成規，以致進步迂滯，最好由區公所建設局等予以指導倡率，陸續改進：茶業應知選種施肥，刈枝精製，使產量增多，香味雋永，式樣悅目；種山應學用水牛，精培秧田，掉換籽種，驅逐害蟲，使田土豐肥，出產旺盛，油水增多；其他農作，亦須深耕易耨，加意培壅，別再刀耕火種。將來再能利用科學方法，採用機械，則年豐歲稔，可以預期。「倉廩實而後知榮辱，衣食足然後禮義興」，到那時候，什麼敷政設教，什麼警衛建設，都不難迎刃而解了。

(十)革新生活式樣：生活要件，首在衣食住等物質生活資料之獲得，上列各事能一一

見諸實際，則人民的生活資料，可說亦都已有了相當着落了，茲再進而談如何衣食如何住等式樣問題。過分的在物質生活上講求奢靡，叫做衣架飯囊，原是不該的事；但在簡樸的標準下，應當力求素雅與舒適，這是無人反對的。雙江居民的生活，簡樸的條件固然具有，而整潔安適卻說不上，今後應抱定這樣的中心原則——給以革新：譬如衣飾的大鑊大滾，包巾的高聳扭繞，銀鍊的環髮散披，耳垂的大如手鐲，炊煮少固定廚房，烹調缺鍋刮菜刀，居常外冷食狂飲，以及住室之混雜污濁，臥房之界限雜亂，用具之粗陋簡拙，都於急待倡導改良的。此外禮俗習尚，亦各有特長，各有缺點，如傣黑卡死的刻苦耐勞，擺夷漢蠻的溫柔和平，蒙化子的合羣互助，漢人的清潔機警，最好能互相觀摩化合，去各族所短而取各族所長，熔為一爐，交勉勵進。至於擺夷的田土共有，婚姻自由，更值得各民族——尤其是懂法理，重禮教的漢民的仿效。

以上十點，僅略提綱目以示途徑而已。至於實行時要採取什麼方式，應根據那些步驟，這是雙江朝野人士的事，恕不再一一申說了。

本書由胚胎以至脫筆共經五、六、七三月，實際寫述經過時間恰恰三週；前一週在六月末，是上着課請了假來搖筆頭的，計寫出了二萬言左右；後二週在七月的暑假裏，繼續完成後面的五

萬餘言。中間插入了一場病痛，以致使牠誕生期延後了二十餘日。

資料的來源，除了我自己的實地考查及縣府的一二十捆陳文舊卷與族祖彭伯常先生編纂的兩冊雲南通志雙江徵集資料而外，口頭上供給最多的，有楊星輝李寄柏兩先生，應一併在此深誌謝意。

爲要表出雙江真面目，有些部份不免觸及雙江政教人文的缺點。但作者純出於客觀的學術研究與瑕瑜並舉的愛鄉立場，不夾絲毫成見。要是我諱疾不言而虛演出些來，那才對不起雙江呢！區區此心，實可見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明達的人們，當不致因此逆耳忠言而引起多心吧？

在大體的規劃上，在寫作的速率上，受竹村棧長激勵的教益實多，如無他在旁給以切磋鼓勵，那此書的脫稿是要延後好幾月的呢！尤其令我銘感的，是他使此書出世不久即變成鉛字的盛意。

本書原來的計劃，是寫來充校刊創刊號邊情欄的篇幅，茲因分量太多，校刊中容納不下，因特提出單行，而留目於校刊創刊號內，應在此補叙一筆。

八月十日，一九三六年，於那賽山頭，

補白 (八) 生命的流

……：碰釘子？……：就像一股溪水碰在巨石上不是嗎？那並不是沒有意思的爭。平常溪水平和的流，看不到白浪的激湧，那又有什麼趣味？但是等到溪水碰到巨石的時候，那就不同，有飛濺的白沫，有澎湃的音樂；同時也有強烈的奮鬥，假使一旦鑿穿那巨石的阻礙，前途就有了更大的開展，小溪————平凡的小溪也許立刻要變成了一條詭奇多波浪的大河。……：碰釘子我是不怕的！……：

——見神州讀書雜誌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初版

雙江一瞥

定價 新滇幣 角

著者 彭桂萼

校對 張浚川
彭耀秋

印刷

發行 雙江縣府
省立雙師

#6
421244

樹木年十層一
變江縣政府贈

421244